

天下第一当

第十章 美中美

哪管得她是男是女，双掌开攻，猛刮她脸颊，抓来碎木，往她臀部打去。王胖胖哪知会落得如此下场，疼痛上身，尖叫：“你敢打我，我杀了你——”

她想出煞招，岂知手一翻高，即被君小心抓住，反往后扭，抓来床巾捆得紧紧的。

王胖胖仍自破口大骂，君小心干脆将她上梁吊起，岂知方一上梁，梁就断了，幸好此屋建造坚固，还有三根主梁，否则必定屋塌墙倾。

王胖胖摔疼，更是叫骂，君小心卯了心，抓来布团，塞她嘴巴，斥喝道：“臭婆娘你还敢吼？减你肥，你还以为我整你？你想当猪是不是？好，你要当猪，我就当你是猪，把猪给杀了！”

抓出匕首，当真划向她臀部，王胖胖瞪大眼睛，眼看他一刀刀落下，屁股一刀刀疼痛，吓得哇哇大叫。

“你还叫？杀猪还由得你叫？你要叫，我就切断你喉咙，让你叫不出来。”

利刀往她咽喉划去，虽未刺穿，却也见血，殷红湿黏流向颈部，王胖胖尖叫一声已晕倒。

然而公孙炮此时却醒过来，嗔恨这肥婆暗算他，一时气头上，也不管她是否晕倒，见她受制，冲上来即敲即打。“他妈的，我老人家也容你暗算得了？”

几拳下来又将她打醒。

君小心又吼着：“叫你减肥你不听，我切下你的肉，看你还肥不肥？”

一刀往她腰部切去，当真切下两根手指长的肉片，腥红红，还渗着血浆，往她眼前晃去，鲜血掉落她脸颊，王胖胖尖叫一声，又自晕死过去。

公孙炮也傻了眼：“小心眼，你当真切下她的肉？！”君小心此时才露出笑容：“当然，否则如何替她减肥？”“这……太残忍了吧……”

“你被她揍，就不残忍？”

公孙炮憋着脸，不敢多说话。

君小心呵呵谑笑，已把那肉片晃向公孙炮。

“放心，我还没残忍到那种地步，只划下她一点儿皮而已。”

公孙炮住那肉片瞧去，虽是两指长，却薄如蝉翼。君小心自幼跟随天下第一绝医阴不救多年，切肉开膛的功夫自是不赖，公孙炮再瞧瞧王胖胖左腰伤口，有若磨破皮般，已凝起血疤，就连其他伤口亦是如此，这才有了笑容：“你可真会整人……”假动作地弄笑：“快看看，她是否被你吓死了？”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死了哪还有戏唱？”

公孙炮讪笑着：“你为何要吓她？”

“这种女人，若不一次让她刻骨铭心的害怕，她是不会甘心听话的，我可不想下次三更半夜被她给杀了。”

公孙炮亦有同感，若今夜制不住她，让她乖乖听话，说不定明晚她已拿刀来砍人头了，不禁问道：“有效吗？现在吓够了没？”

“还差一块肥猪肉。”

“你……还想从她身上切肉？！”

“没那么狠，你去厨房拿，要血淋淋去皮的，必要时找活猪割肉。”

公孙炮已然明白君小心的意思，笑着点头：“割猪肉总比割人肉好。”他往门外奔去。

君小心但觉门外有人，说道：“记住，别让人发现！”

“我省得。”

为了不传六耳，公孙炮更加小心，方踏出门，外头围着十余名女婢，她们慌张地想询问小姐处境。公孙炮一挥手：“没事没事，肥猪正在减肥，你们回去吧！”

不等女婢离开，他已赶往厨房。

女婢虽担心小姐，但是近半月来，君小心和公孙炮与小姐水火不容地斗法，她们早已习以为常——为的只是想替小姐减肥，两人连泻药都用上了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不过她们却相信两人不敢要了小姐的命，至于让小姐吃苦头，龙王有命，自也无法干涉——事实也干涉不了。

眼看里头已静下来，该是结束纷争，女婢犹豫一阵，终于走开，免得公孙炮回来，连她们也收拾了。

盞茶光景过后，公孙炮已欣喜掠回，手拿一包东西，见女婢们已离去，方大大方方晃进门。

“来啦！上等鲜肉，还会动呢！”

九江龙王属下千人，每天必杀猪以应伙食，此时已过三更，伙厨得先宰活猪，公孙炮跑到地头，一刀割来猪肉即走，伙厨以为揩油者，此事也常发生，睁一眼、闭一眼就算了，也无人问起，猪肉则是鲜活含血，跟人肉又有何差别。

君小心见鲜肉已来，甚是满意，当下抓来手中，一掌拍醒王胖胖，扯下她嘴中布团。鲜肉在她眼前晃来晃去，君小心冷狠道：“看到没有？这是你身上的肉，肥肥一大块。”

王胖胖惊魂未定，眼前又见那肥肉白里透红，鲜血渗流，那紫灰血管仍在抽动，吓得两眼发直，急往后缩去，冷颤猛打：“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君小心狠厉道：“不要？不要减肥，我就把刀子插入你肚皮，然后猛挖猛刮，像挖西瓜肉一样挖出油来，这样就可以不伤外肉，又能减肥。”

他冷狠尖笑，右手匕首用力扭得咬牙切齿，看在王胖胖眼里，当真如肉被刮——眼前早有一块她身上肉，吓得作呕，急往后缩退。君小心硬把肉块逼前，她早如惊弓小鸟，泪水涌流。

“不要过来，不要切我肉……”

君小心喝道：“不切行吗？谁叫你那么胖，又不减肥？”

王胖胖被他所吓，身躯一颤，再也忍不住，哭嚎出声：“不要切，我减肥即是……我不要切肉……”哇哇哭响，把头埋入胸口。

“早说减肥不就没事？非得要我亲自动刀？”

君小心快笑抽了肠，却一脸阴森，举刀划断王胖胖双手床巾，她已抱头痛哭。

公孙炮已知将她制住了，谗心已起，喝道：“切的无效，就用热锅把你的油炸出来，看你能胖到哪里去？”赶忙掩口，他怕笑出声音。

王胖胖哭得更伤心。

君小心喝道：“哭什么？”

王胖胖立即闭嘴，忍不了抽搐，又掩起双手。

“早知如此，又何必当初？有什么好哭？要是减不了肥，你还有得尝呢！还不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中午在中庭等候！”

王胖胖此时视此地为地狱，视小心为阎罗，惊悚说声“是”，爬身即撞，

想夺门而出，却撞不出门。

君小心、公孙炮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，这母老虎现在比惊弓小鸟更要惊吓。

君小心喝道：“撞什么？门在我后面，先看你的肉一眼再走！”

王胖胖应声是，不敢瞧那血淋淋的肉又不得不瞧，方瞧一眼，她已作呕。君小心怕她呕着自己，闪至一旁，她已夺门而出，未行几步，她已暴哭出声。

及至哭声走远，公孙炮才拍手叫好：“看她以后还敢不敢耍威风？”

两人笑成一团。

经过折腾，两人累坏，丢了猪肉，洗净双手，席地已呼呼大睡。

一觉醒来已过午时。

君小心乍见自己睡过头，摇醒公孙炮，来不及梳洗，急忙往中庭奔去，想瞧瞧王胖胖是否依约而来。

及至中庭，远远地已见及王胖胖一脸惧意地立在园中白石场，丫鬟则远远立于庭廊，不敢再端着零食服侍小姐。

君小心见状，心知慑服了她，这才大摇大摆地走来。“你好像等了很久嘛！”

王胖胖未敢出声，默然颌首。

“吃过早饭了没有？”

“吃过了……”

“啊？”君小心凸眼瞪她：“我还没吃，你就吃了？”王胖胖吓得退后一步，呐呐道：“我饿……”“饿？饿就能乱吃？你不怕我拿你身上肉给你吃？”王胖胖赶忙往腰伤口抓去，脸色吓得铁青：“我……不敢了……”

君小心瞪着她，来回走了三四趟，每走一步，王胖胖心头即颤抖一下。

“好……”

君小心只淡淡说声好字，王胖胖却吓得尖叫，以为又有处罚上身，双手抓住胸口。君小心见状再也忍不住笑起来：“你紧张个什么劲？我说‘好’，是准备原谅你这次的意思，呵呵！别神经兮兮，否则我会被你吓死。”

王胖胖闻及他不处罚自己，方嘘口气，伸手擦往额头汗珠，想装出感激的笑容却笑不出来。

那些婢女哪曾见过小姐如此听话，暗自猜想君小心是如何驯服小姐？见着双方都是鼻青眼肿，该是两败俱伤才对，小姐怎会如此听话？

她们哪想到身上肉被切下放在眼前晃的那种恐惧感，足以让人吓破胆，哪还敢不听话？

君小心瞄向婢女，突然喝叫：“还不快送点心来？”婢女吓了一跳，君小心余威犹存，婢女手中虽无点心，

却暗自准备，那是她们的灵巧经验，要是小姐临时突然变卦，挨骂的可就是她们了，没想到现在却是换人要了。

她们慌乱一阵，倒楣轮到一婢女，她战战兢兢地把香酥鸡和冰糖燕窝给端上来，足足一大盘，十分显眼。

王胖胖见着，直吞口水，习惯地想伸手，却引牵痛处，赶忙凜神，未敢乱动。

君小心抓下鸡腿，有意无意地引诱着王胖胖，同情说道：“其实我不是不给你吃，而是你已经吃过了，我兄弟俩可还挨饿，一人吃一餐，那是公平的，你要原谅我们才好。”他和公孙炮把鸡肉啃得滋滋有声，王胖胖猛吞口

水，不知怎么，方才刚吃炮，现在见人吃，肚子又饿了。几乎要把盘中的肉啃光，君小心方觉得饱了，他瞄向王胖胖：“你很难受吗？”

“不会……”王胖胖猛吞口水。

“胡说！”

王胖胖急忙道：“有一点儿……”

“对嘛！就是要说实话，不是有一点，而是真的很难受。”君小心道：“不过即使难受，你也要克制，因为再怎么难受，也没有把刀插入体内挖你的肉，来得更难受。”

“我……我明白。”

“明白就好！”君小心要女婢把盘子端走，绕着王胖胖说道：“也许你会趁我不注意时偷吃东西，这事我并不在乎，因为你吃多少，身上就会长多少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而且我还会派密探整天监视你，被我抓着了就饿你三天，如果还不行，只好再把你绑起来切肉，所以我奉劝你还是别偷吃的好，知道没有？”

王胖胖急忙回答：“知道了。”

君小心满意地点头：“其实你也别怪我如此无情，这都是你爹的主意，他也是为你好。”

王胖胖目露怨光，责怪父亲如此残忍。

君小心看在眼里，轻轻一笑：“你一定很想知道你爹为何要如此对你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是想让你参加九月中秋的中原小姐选美大赛。”

这话使得王胖胖愣住了，婢女早窃笑出声，又赶忙掩口，一张脸已憋得红通通，公孙炮自也跟着笑起来。

君小心目光寻向婢女，又落回王胖胖，老成而自信道：“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是不是？王胖胖你更不必说了，一定以为你爹在整你，但事实上你忘了我是谁。让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当，听过没有？或许你们女流之辈听不到，不过现在可以到外头打听，我天下第一当是无所不能。”

公孙炮接口：“包括将你训练成中原小姐。”

女婢们半信半疑，王胖胖则心神杂乱无章，不知该不该相信。

君小心道：“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三个月里头，你最好跟我合作，否则我会使出非常手段，照样可以拿第一。”冷森道：“我的手段就是把你整个人切成苗条身材，再把表皮黏上，然后再把你脑子换下来，让你变得聪明。”突然大声：“也就是分身裂肉，贴皮再造的意思，懂不懂？”

王胖胖又被震呆，急忙应声，畏惧地往后缩。

君小心满意地笑道：“懂了就好，所以你不只要减肥，还得每天跟我学习一些……美丽姿态……特殊才艺……还有……反正我要你变得有气质、有风度、有机智、有才艺就对了。”

王胖胖拚命点头，哪敢摇头？

君小心笑道：“当然啦！这一切都得从减肥开始，否则你挺着大肚子、游泳圈，还美个屁？”

当下君小心开始替王胖胖减肥。

他也想不出其他好方法，只好要她拼命运动，又不给她进食。王胖胖惧于君小心威胁，只好唯命是从，东奔西跑，掠上跳下，从早至晚，难得休息，累得她肌肉发酸，骨骼生疼，整个人就快瘫痪，君小心却寸步不离地盯着她。

身心劳累还能忍，但久未进食，她实在难以忍受，几次想偷东西都被逮

着，最后君小心干脆挂条长链在她左足，再扣于自己腰带，如此可防她偷东西。

挨不到三天，王胖胖已脱力倒地不起，差点被小心给弄死，幸好王吞江请来的医生经验老到，才挽回她一条命。

被君小心这么一搞，王吞江也开始担心了。君小心无奈，只好扛着大秤，将躺在床上未醒的王胖胖，连同被单裹起，秤她重量，已不到三百斤，比起三天前足足少了五十斤，效果非凡。

王吞江苦笑：“尽管如此，总不能把女儿搞死吧？”

君小心没办法，只好请教医生，怎么搞才不会死人？医生奇怪他为何不问该如何才能减肥？君小心回答：“任何方法要是有效，也不必轮到他了。”医生无奈摊摊手，说是减肥方法，他也不懂，不过别让胃肠空腹过久，该不会脱力致死才对。

君小心有了底，当下决定改变节食计划：每天吃一些东西，然后运动量增加。这方法果然保住王胖胖性命，却更累得她两眼发晕，心力交瘁。

君小心还研究出一个方法，他见着湿毛巾猛挥旋，水分即往外抛泄，也要王胖胖照此打转，说是什么“脱水”。结果水并没有脱掉，效果却出来了——原来王胖胖本已过于劳累，再如此旋转，一时脑袋被搞得晕晕沉沉，食欲为之大减，自是更瘦了。

如此节食猛操兵，半月下来，效果果然十分明显——足足瘦了百余斤，赘肉将近减少一半。

王胖胖终于见着自己脸容，竟也不怎么难看，不禁有了心得，而且也渐渐习惯这种生活。

又过了十日，她简直如脱胎换骨，若说她有三个人肥胖，此时已减至一个半人，尤其脸部、颈部瘦下来，轮廓现出，已是一位丰盈的美女了，那凤眼更是炯炯有神，不但王胖胖自己不敢相信，连那些婢女也都难以置信。

乍见自己变美了，那种心情，自非任何劳累所能掩去，不知怎么，她突然不再那么恨君小心和公孙炮了。

而君小心和公孙炮见着自己成果，则已沾沾自喜，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呢！

王胖胖已自动得多，一大早已起来操练，而且更加勤劳，甚至抓起石板操作，有点儿走火入魔。

君小心走来庭院，见她抓着凉亭旁的石板操作，急忙叫道：“喂喂喂！你疯了不成？”

王胖胖怔讫不解：“你……不要我操练了？”

君小心把石板抓回原地，惹笑道：“你想当健美先生不成？”

“健美先生？”

“就是像我一样，肌肉一块块的凸起来，这多难看？”君小心年龄虽不大，身体也不怎么壮，但双臂勾起，仍见得肌肉凸起，他还摆出健美姿势。

王胖胖不禁笑起来，声音仍是破沉沙哑。

君小心道：“你可是要选美，美女身材即是体态轻盈、风情万种、手脚修长，肌肉有弹性，你把肉给练硬了，那比减肥更难治，知不知道？”

王胖胖往手臂抓去，仍是软的，不禁庆幸自己以前发胖懒得练，现在只练几刻钟，还来得及。

“可是不练，又会胖了……”

君小心斜眼瞄她，笑的甚邪：“你也知道不练会胖？那表示你会关心，那我就放心。现在我担心的不是你的身材，是你的声音，又粗又沉，好像公鸭说话，难听死了，一张口，什么美女气质也没了。”

王胖胖赶忙闭口，可是又不得不说：“这……声音怎么练？”

“这倒是个难题……”

君小心一时想不出如何练声音，双眼瞄来瞄去，仍落于王胖胖身上，突有灵感，一掌打向她屁股。

王胖胖不察，立即尖叫。

君小心则呵呵笑起来：“对了，就是这种声音，尖尖地，有女人味了。”

王胖胖瞪眼：“一定要这么练吗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君小心笑的更弄人。

王胖胖也会脸红了：“不行，你岂能乱打我？”

“我不打，你叫得出来？”

王胖胖张张嘴，仍不好意思叫出来。

君小心猝然冲前，一腿踢向她屁股。王胖胖急忙尖叫跳开，没被踢着，声音却出来了。

“就是这样嘛！装作被狗咬到，然后不停地叫。”

“这不就跟疯狗差不多？”

“唉呀！别想那么多，改进声音要紧，不过别忘了运动，呵呵！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”

君小心立即往前奔，每换一脚则跳叫一次，从红亭叫至曲桥，转向石坡，再入竹林曲径，经拱桥而后奔回，那动作和狗抽筋差不多。

王胖胖想笑，但想及自己要照着做，就笑不出来了。

君小心道：“随便你啦！只要叫出尖声，先把音调提高了再说，至于运动，自己再慢慢配合，记住现在练声音比减肥更重要。”

王胖胖依言，装出自己被袭而尖叫。但叫了一阵，却又不放心未操练身躯仍会发胖，终于还是照着君小心教的方法，边跳边叫，果真像疯子。她自己觉得想笑，但想及努力将有代价，也就心甘情愿叫下去了。

君小心看在眼里，笑声不断：“女人总是爱美的，再大的难题，她都敢尝试。”

看她如此认真，君小心不禁勾起责任心。

“看她模样，似乎当真要参加选美夺魁，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如何训练美女，时间又只剩两个月，想找帮手都难……倒不如自创品牌，发明一些新招，呵呵！说不定出奇方能制胜呢！”

心想定，已和公孙炮研究，到底如何才能成为美女？然而公孙炮只懂得喝酒，说的自是酒话。

“我觉得美女应该会喝酒，人说美酒佳人，不就是这个意思？”

君小心呸他一眼，笑斥道：“只有你们这种人的眼中，才会出现那种美女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贵妃醉酒，还不是把唐明皇迷得七晕八素的？”

小心击掌叫好：“对呀！杨贵妃也是胖胖的，跟这小肥猪是同一类型的，不教她贵妃醉酒还教什么？”心中有杨贵妃作为美女标准，他教起来容易多了。王胖胖尖叫几天，声音果然提高不少，她似乎已懂得诀窍，叫起来容易多了。

君小心又把她找来，含笑说道：“声音尖了还不够，要圆、要滑、要有感情，知不知道？来，把嘴巴张开。”他拿两颗玻璃珠，比向王胖胖嘴巴。

王胖胖不解：“这是什么药？服下它即能圆滑吗？”君小心呵呵讪笑：“这是玻璃珠，要你含着的，你还当她是药？”

王胖胖窘着脸，她年幼时，也曾见过玻璃珠，只是想不出它另有功能，一时把它当成药丸，实是糗大了，窘笑几声，还是张开嘴，将玻璃珠含入口中。

君小心道：“圆不圆？”

王胖胖点头，舌头已笨拙。

君小心道：“用说的，滑不滑？”

“滑……”

王胖胖勉强开口说话，谁知呃了一声，两颗玻璃珠全滑入咽喉了，她急得想吐，却吐不出来。

君小心轻笑道：“很滑吧？没关系，死不掉，明天就从下面滑出来了。要你含着它，是因为它滑，不易控制，得以训练你舌头灵活，说话自然圆滑悦耳了。”

王胖胖只好照着练，方开始，一口气吞下十余颗，她不敢再胡乱开口，先把舌头练的足以控制玻璃珠，这才敢开口，声音不再那么僵硬了。

然而两颗并不够，非得练到六颗一同入嘴，仍能自如说话，始能大功告成。

入夜时分。

君小心则把王胖胖叫来，八角亭上共同饮酒。王胖胖可说未曾喝过酒，她第一个反应：“喝酒，会不会增胖？”

“你看他就知道了。”

君小心指着已喝得脸红的公孙炮。

王胖胖见他并不胖，戒心稍去。

公孙炮则晃起醉眼：“喝啊！他要把你变成美人。”“喝酒也能变美人？”

君小心老成持重地点头：“你听过美酒佳人没有？若没听过，贵妃醉酒你该听过了吧？”

“听是听过，可是……”

“听过就对了，你就是杨贵妃，你的美，只有在酒醉时才能完全表现出来，你喝啊！我还得教你贵妃仙步呢！”听及另有仙步要学，王胖胖当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此乃上等玉冰烧，辣得她猛打咳。

君小心则安慰道：“先喝烈酒，以后醇酒就容易多了。再来几杯！”

又灌了王胖胖七八杯，她已开始醉酒头晕，身形晃个不停。

君小心见着，甚是不满意：“这什么步法？跟大象走路一样？看我的！”莲步轻移，和演戏一样搔首弄姿，媚态尽现。

公孙炮鼓掌叫好。

然而王胖胖却不胜酒力，开始醉言醉语，打情骂俏，露出两月前的本性。

君小心见状，大摇其头：“算了，人家是醉贵妃，她是醉三八，够土的啦！”

当下点她穴道，叫来婢女扶她回去，两人继续饮酒。

次日夜晚，君小心不敢再让她喝过多烈酒，遂也把贵妃仙步授予，然而她粗手粗脚难以学会，君小心只好要她背口诀般念着走，几天下来，姿态也

出来了。

就此，每日勤练美姿、才艺，甚至化妆都给搬出来，只要君小心认为能增加美人媚力者，一一都实验在王胖胖身上，而王胖胖确实也增色不少。

匆匆又过了月余，临选美只剩半月时间。

王吞江担心女儿成绩，决定先验收成果。遂于孔雀台上设筵，邀来秀才、君小心和公孙炮。

敬上三杯酒，君小心已把王胖胖唤出。王吞江见及女儿身躯变得苗条动人，脸容更是出色，不禁拍手叫好。王胖胖则谦恭有礼地蹲身，展现甜美的声音向父亲问好，那声音又圆又滑，充满感情，让人听得悦耳至极。

君小心却不满意，冷道：“把嘴张开！”

王胖胖不知错在哪里，战战兢兢张着嘴，里头含有六颗亮晶晶玻璃珠。

王吞江怔愕：“那珠……”

君小心道：“圆声润音用的——”

“它很滑，不是容易滑入腹中？”

“不多，只吞下五百八十三粒而已。”

王吞江嘴角抽着，想笑又想忍下，终究还是笑出来：“这……比我吞江还厉害……”

“所以她可改名王吞珠了！”

王胖胖娇嗔道：“你们别再挖苦我了……”

珠儿转动，听不见碰撞声，音调更润滑。

君小心道：“挖苦是假，吞珠是真，以后你会觉得那是光荣的，嘴巴张大些。”

他仍在找语音不够圆滑的毛病，王胖胖实在听不出音调有何不妥，仍再张大嘴巴。

君小心先瞧她牙齿，嗯了一声：“牙齿八分白，哪天上蜡磨光即可。”

王吞江觉得好笑，但为了瞧瞧毛病出在哪里，并未夸赞几句。

君小心扫了口腔一眼，拿起银筷，将筷头捏尖，往她牙缝挑出一片蚂蚁大细肉，一副老成，嗯了一声，细肉晃向王胖胖眼前，王胖胖认错颌首低头。

王吞江笑道：“这未免太夸张了吧？”

事实上君小心是有点吹毛求疵，以显他不俗，那肉，细得可以化无，对声音可说无啥影响。

君小心却一本正经，老成持重：“要完美，是不容任何缺失，夸张又有何错？”

王吞江见他如此认真，也不敢再笑：“少侠说的是，应该如此……”

君小心、公孙炮暗自抽笑，君小心仍一本正经：“现在说来听听。”

王胖胖躬身为礼，含笑说道：“小女子错了，下次改进。”

其实声音相同，君小心则满意笑起：“这才够水准。”

“多谢老师指点。”

“不必谢！”君小心又晃手中细肉，冷道：“肉从哪里来？”

王胖胖脸色一变，呐呐道：“……偷吃的……”

近半月来，君小心见她身材已趋近标准，未再盯得紧，王胖胖心情得以放松。而近两月，所食者皆以素菜较多，已不知肉味，一时忍不了嘴馋，多多少少偷吃肉类，她吃的不多，身躯也未见发胖，也就满心欢喜，瞒着君小心，不时私下解馋。

然而君小心也未尝不知此事，他见得王胖胖本身骨架不小，虽然减肥甚为彻底，总是不可能达到骨瘦如柴的地步，比起婢女，仍有富贵人家那种肉肉的感觉，而她的脸再瘦下去就失了韵味，所以，她的美，该是杨贵妃的肉感而非骨感，何况君小心也以杨贵妃为标准，若她不再胖过头，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——要是瘦过头，失了杨贵妃标准，他才头痛呢！

现在他挑出毛病，即是要王胖胖别再偷吃，免得身材变样，那对比赛十分不利。

尽管王胖胖仍肉肉地，但比起以前，无异天壤之别，也满足了王吞江的标准，王胖胖自己更是满意极了。

君小心冷道：“只剩半月时间，忍忍就过去，别给我走样。”

王胖胖赶忙点头，未敢出声。

君小心抛掉银筷，拿出皮尺，量往王胖胖脸颊、手脚、身躯。

“左颊一寸六、右颊一寸七，多了一分，回去做按摩。左大臂三寸五、小臂二寸九、手腕两寸一，每天抓力五十下，让小臂多半寸……胸部挺，少吃点……腰身粗，做扭腰，屁股大，给我跑……”

他简直吹毛求疵，王胖胖却猛点头，一一铭记在心。

量完身材，教说话。

“声音要软、要柔、要有感情、要明亮大方，不能太快，每分钟一百字，要和蔼可亲，要面带笑容，眼睛要专注，不能乱动……”

王胖胖依言表演说话，赢得满堂喝彩。

君小心满意地笑着：“接下来该是贵妃醉酒了。”

公孙炮闻言，大喝“酒来了”，一壶女儿红交予王胖胖，热烈鼓掌，坐回原位，这是他唯一发明，他自然关心。

王吞江见女儿抓酒瓶如此顺手，怔愣道：“选美还有这一招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出奇方能制胜，杨贵妃迷倒唐明皇，靠的就是这一招，用它来对付评审员，足足有余，开始啦！”

王胖胖经过一月训练，酒量大增，一口气喝下半壶，方自微醺，开始踩起贵妃仙步，口中念着步法口诀。

“走三步，退一步，摆摆腰、扭扭头、抛媚眼啊送秋波。一

切步、再探步、轻转身、手翻指、传笑颦呀献梨涡，醉三步、醉七步、金步摇呀，腰放柔，左拥情呀，右拥意，玉腿抬呀，撩姿首……我醉、我醉、醉醉醉……”

那舞姿百般奔媚，扣人心弦，就连酸秀才都已心动，何况王吞江？

他不禁鼓掌叫好：“好，好个贵妃醉酒，本王看了未喝酒，人就醉了。”

王胖胖收势奔来，浅媚一笑：“多谢爹夸奖。”

凤眼一抛，更是风情万种。

王吞江拍案叫好，举杯敬往君小心，一阵狂笑冲天。

然而笑声过后，王吞江不禁想起女儿在选美会上醉了，那将会是如何局面？

君小心则说，王胖胖酒量好得很，醉不了的。

眼看女儿又拿起酒壶张口猛灌，似乎不得不相信她真有此能耐了。

接下来机智部分，王吞江出题考考，他本就是土财主，问题出的自是俗气，王胖胖也差不了多少，随便回答即博得父亲喝彩。

至于才艺，就是跳那贵妃醉酒舞了，因为君小心自己也搞不懂琴棋书艺

画，怎能教人？何况王胖胖也聪明不到哪儿去，时间短暂，想教会她，谈何容易——能把贵妃醉酒练好已是万幸了。

测验完毕，王吞江大为满意，赏来元宝，君小心不收，他只好再添酒菜，四人痛饮一番。

次日他们放船长江，准备参加扬州选美。

第十一章 选美大赛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

李白曾为扬州题下此诗，不知羨煞多少未曾游过此地的骚人墨客。

扬州林园绝天下，最出名的该是扬州城西北郊的瘦西湖。

临此湖，则见湖面花荷遍野，闻香十里，亭台、拱桥掩落柳条间，若娇羞少女，隐隐现。更有长春柳堤龙蜒弯绕，轻风徐来，柳条荡如珠帘，映向水波，宛若干珠万雨钻动，煞是好看。

已是八月中秋，瘦西湖北岸柳堤处，抚琴台上已挤满人潮。

琴台高丈二，宽长各十余丈，四面阶石可上，若切平之金字塔。合上四角置有各式不同石雕古琴，此时被移至第五石阶。换来十张铺红毛毯的太师椅，椅前置有长桌，众人则呈三面围向琴台，另一面（即太师椅背面），不远处有座画楼，此时已架起龙凤桥，得以让人通行。桥头则高悬“中原第一美女”字样，其他也插了不少穿凿附会人士所赠贺旗、对联。

选美大会未开始，君小心和公孙炮已上场，两人穿的体面，左胸挂着“天下第一当”招牌，右边挂着“无所不报”字牌。

君小心手捧一叠纸条，不知做何用途，公孙炮则捧着大竹箩和铜锣，显然是用来装东西和敲打用的。

两人立于台上，立即引人注目。

公孙炮猛敲锣，喝道：“安静，安静，好戏开锣喽……”

众人好奇，一时也静下来，想瞧瞧两人耍何名堂。

君小心则君临天下般举手挥向群众，开口说道：“首先我先介绍自己，在下乃是无所不报的记者兼社长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在下是本报的推销员兼记者。”

两人往右胸那字牌抓去，齐声道：“这是我们的记者证，请多多指教。”

众人一头雾水，有人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帮？怎没听过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我们不是帮派，我们是办报纸的，懂不懂？我们的工作就是专门把奇特事情写在纸上，然后贴在墙头或是送到你家，让你们知道消息。那张纸就叫报纸，懂了没有？跟官家的通缉令差不多啦！”

有人似懂了：“哦！原来是报马仔（传军令的士兵）啊！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啦！”

“那记者呢？又是什么？”有人问。

君小心道：“记者就是比较高级的报马仔，他多了一支笔，可以把消息写给你们的人，当然也可以用嘴巴说，像现在，用的就是嘴巴。”

众人有些懂了。

有人问：“你想报什么让我们知道？”

“当然是选美啦！”

“这何必你说，我们自己会看！”

众人但觉有理，一阵起哄。

君小心瘪样一笑：“你们看得到的，我就不报了，我报的是秘闻，像那些小姐的生辰年岁，她是否交过男朋友，生过孩子？你们就不清楚了。”

这话又把人群吸引住，有人道：“你就清楚？”

君小心弄笑：“当然，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
公孙炮接口道：“不过现在先看看我们左边这块牌子——天下第一当，

听过没有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没听过？没关系，只知道本报兼营当铺即可。不过，现在我是来让你们发财的。”

说到发财，众人眼睛一亮，有人问：“如何发财？”君小心反问：“你们相信自己的眼睛？”

哪有人不相信自己的道理？

君小心轻笑说道：“很简单，你们只要猜着今天是哪位小姐夺魁，谁就有奖金！”

众人一阵哗然，这太好了，有得看，又有得赚。

君小心见众人已心动，才笑道：“不过你们没猜着，为了惩罚你们眼光有问题，我要罚你们一文钱。”

一文钱无关痛痒，众人自不会起哄。

有人问：“那猜中了呢？有多少钱可领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有两种玩法，一种是你跟我赌，猜中了，以一赔一百，也就是一文钱可以领到一百钱。另一种赌法是大家出一文钱，放在一起，然后看几人猜中，三人猜中，三人分，若只一人猜中，那些钱就全部给他。”

群众传来哗然，有人往人群中扫去，贪婪地说道：“少说也有万人，猜中了岂不得了万倍？”

有人喝道：“一文钱太少了，可否增加？”

君小心等的就是这话，含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手中有红、白两种纸条，白色是赌金一文，红色是一两银子，红的跟红的赌，白的跟白的赌，任君选择。”

众人哗然，跃跃欲试，君小心立即将纸条丢入人群，由他们抢去。

此时从楼阁龙凤桥走来一名中年军官，一脸凶相，喝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君小心对答如流：“赌美人乐啊！”

军官叱道：“庄严盛会，岂容你胡来？快滚开！”

抽出腰际长剑即想赶人。

君小心急道：“慢着，我是记者，还有证明，你不能赶我走，我要报导选美大赛给群众知道。”

往右胸“无所不报”的牌子指去。

军官不吃他这套，长剑逼来：“你胡闹什么？再不快滚，本官将你拿下！”

君小心、公孙炮被他追着逃，宛若老鹰抓小鸡，引来众人大笑。军官眼看一人制不了，又唤来四名手下，才把两人逼出琴台。

君小心无奈：“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！”

人在矮处，显不出威风，当下决定另搭高台。

一声吆喝，那些赌徒不知哪来木板、架子，三两下已搭好三人高、两丈宽高台，比琴台高出五、六尺，站在上面自比琴台军官威风多了。

那军官吆喝几声，要君小心拆台，群众已起哄，说他多管闲事，只将高台移后数尺，再也不理军官。

高台出了琴台保护范围，那军官也莫可奈何，任由君小心嚣张去了，心想以后再找人算帐不迟，回往画楼行去。

君小心见拆台子的走了，这才安心做他生意，要群众先填下姓名，待小姐出场后再选人，并且准备银两。

选美并无一定时间，准备好，即可进行。

十时未到，画楼吹起号角，群众一片静默。

第一位出场者，乃是扬州府手下总管井三元。年约四旬，中等身材，相貌平常，留有短髻，梳理整齐，身着黄底镶金礼袍。他乃此次选美主持人。

他目光寻向众人，一副官味说道：“选美盛会即将开始，我们先欢迎此次主办人，即是本州知府洪大人——他也是评审之一。”

鼓掌之中，洪大人在护卫拥围下凛凛走来，接受欢迎后，又介绍特别来宾，江南巡抚刘大人。他官阶最高，评审席上坐的最中央，洪大人也坐定。

而后又陆续唱出八名评审，四男四女，大都架势十足，不可一世，由此可猜出，这全是官家富豪的玩意。事实上除了官家富豪这些有钱有闲之人，谁还玩得起这玩意？

八人中，有两人较为不同，一是最靠右侧的年轻书生，他乃江南慕容世家公子慕容琴，长得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对于琴棋书画之类才艺，样样精通，请他来评审，最为恰当不过了。另一位则是美艳女子，她坐在巡抚左侧，身份自不低，凤眼直往君小心瞧去。

君小心正和众人赌的起兴，忽而觉得背后有人瞧他，一

转眼，见着那美艳女子，那凤眼带媚，嘴角长有一颗美人痣，不禁怔诧：“巧凤凰？！”

七巧轩雄霸江南，巧凤凰自然有资格坐在那位置。她也对君小心含笑招呼。

君小心不知她用意何在，赶忙溜眼瞧向四周，未见其他巧家姐妹，心中稍安。当下张口大声说道：“本报记者向各位报导，那嘴角长有美人痣的美女，乃是七巧轩大当家巧凤凰，一手彩虹仙掌堪称武林一绝。脾气还好，年三十，恋爱三次没成功，现在仍孤家寡人，是最有价值的单身女贵族。”

众人起哄，一阵鼓掌。巧凤凰见状，也落落大方地起身，含笑打招呼。

君小心又道：“七巧轩几位美女都不差，唯独最小一位巧精灵，不但脾气坏，口舌又不留德，已十四岁还包尿片，实在不像话！”

众人一阵暴笑。君小心和公孙炮已笑抽肠，却得装出威严冷静的模样，表情甚是怪异。

君小心如此说，无非想探巧精灵是否躲在暗处，若有，她必定忍受不了而跳出来，自己也有个准备。

结果巧精灵未出现，巧凤凰已脸色微变，笑容也没了。

洪知府见状，立即要人拿下君小心。岂知巧凤凰却制止，因为她知道官兵必定无法制住君小心，甚至会搞得一团糟。洪知府自恃风度，只好由他去了。

君小心占了便宜，兴致更高昂，猛说几句风凉话，方再回头收赌注。

接下来，主持井三元又介绍一些贵宾，助手立即拿来椅子置于评审左右侧呈八字形排列，贵宾约四五十名，王吞江

也在场，他想和小心打招呼，却因他太忙而作罢。

贵宾坐定，井三元说明比赛规则，没什么初赛、复赛，十名女子参加，表现美姿、才艺、机智，然后经过评审，即可分出名次。

号角又吹响。

井三元陆续介绍十位美女出场。

“第一位柳青青，湖南人氏，她爹乃湖南首富柳金源！”

柳青青盈盈走出，身如柳态，美丽非常。

“第二位杨爱莲，江西人氏，乃江西巡抚侄女，年轻可爱，多才多艺。”

杨爱莲轻步行来，有若出水秋莲，一尘不染。

“第三位江雨兰，太原人氏，镇国大将军之女。”

江雨兰莲步轻移，浅颦含笑，如兰绽放，芳香清雅。

“第四位音水萍……苏州人氏，父亲音水流……”

似乎没什么地位，井三元唱的并不起劲。

只见音水萍纤纤移来，一头秀发落肩，两眉清新含愁，直如秋水浮萍，轻现一股落漠。未有华丽装扮，却带雍容气息。

她的出现，不同于前三位，特别引人注目。

君小心忽然说道：“我反对唱出她们父亲来历，这不公平。”

他一出声，又引来万人瞩目，今日就属他锋头最健。

井三元冷道：“为何不能？名门出名女，凭添光彩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不公平，你们评审的标准已有了偏差，早将她们家世考虑进去。”君小心叫道：“要是她爹

是李师科，那怎么办？”

众人一阵哗然，李师科是劫匪，他女儿纵使条件再好，恐怕也得不到评审青睐，很显然家世已影响评审。

在座评审亦为怔愣。

还是巧凤凰机智过人，含笑说道：“少侠说的有理，不过你放心，此次参选者，家世都很好，幸好没你所说的情况发生，若有，我们也会特别小心，免得落你们口舌了。”

这一说，评审们方现笑容，群众情绪较为平息。

君小心本是看那音水萍楚楚可怜，又无家世，才临时抗议，既然评审有了反应，想必也不敢太离谱。

忽而见得王吞江远远不停地向他眨眼及偷偷地招手，他这才想起还有一位王胖胖——这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冠军。这笔财全靠她发的，总得使些手段，又怎能公平？

他邪邪一笑道：“你们当然是公平的，只要别受外来事影响最好，当然，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，我不再抗议，你们继续吧！”

此时王吞江才嘘了一口气，他也想以自己九江龙王的威势来影响几位评审了。

经过讨论，还是继续唱名，唱家世。

井三元又开始唱名：

“第五位舒牡丹，江州人氏，父亲乃江州县令。”

舒牡丹浅颦挪步，娇贵若牡丹。

“第六位王胖胖，九江人氏，其父九江龙王，富可敌国。”

王吞江礼貌地向评审点头。众人则为“王胖胖”三字，引来哄堂大笑，想一瞧究竟。

只见王胖胖身着亮黑色礼服，落落大方地行来，远处还

好，只觉得她较为丰盈，但抵达近处，和那些女子并肩一站，那些女子个个娇瘦纤细。王胖胖和她们相比，竟然高出一个头，也胖得离谱。

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指指点点，猜不透这胖宝宝也敢来参加选美？

君小心暗自苦笑：“妈的，我怎没想到那些人特别瘦，这一比，还有得

比吗？”

公孙炮手肘撞向他腰际，憋笑着：“我看走人吧！这场赌，胜算不怎么样。”

君小心苦笑：“好歹也得搞过两回合再说，必要时得用我的超能力控制那些评审了。”

他和评审距离不过二十余丈，他有把握摄住他们，自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公孙炮细声道：“那，继续下赌了？”

君小心点头：“收，愈多愈好，他们一下料想不到。”公孙炮会意，收的更勤。

眼前又没镜子，王胖胖自不能瞧见自己身躯和别人相比差别有多大，还以为众人笑她高过别人一个头。暗道：“笑什么？我脱了鞋便是。”决定下回出场，将鞋子给脱掉。

君小心也不甘示弱，自己所训练的人，没得比，遂喝叫起来：“你们看，王胖胖的就是不一样，身材高挑健美，举步轻盈，走起路来落落大方，自不同于那些绣花小脚，走来东倒西歪，是新一代的女人。她头高，那是表示她高人一等，她不见骨，那是表示她不是贱（见）骨头！是真材实料的‘大’美人呐！快鼓掌！”

一口气将王胖胖缺点全说成了优点，那种伶俐高明的

反应，登时引来全堂喝彩，掌声猛响。

君小心见着大家都在瞧着自己，立即喝道：“没有美人形，哪有我言语，快向美人鼓掌啊！”

众人又再叫好，向着王胖胖不停地鼓掌，王胖胖自也感受这份激情，不再为自己身高烦恼，反而以它为傲。

巧凤凰亦是暗中叫绝，凤眼瞄着君小心不放。暗道：“好一个高人一等，好一个多肉叫不见骨，好一个人大叫大美人，他来主持盛会，那该多好？”

出场的美人也瞄向君小心，有的失望得不到他的赞美，有的暗骂他，把自己说成贱骨头。音水萍却十分凝神地注意他，似乎想猜出他的来历。

井三元又唱道：

“第七位李沉鱼，济南人氏，父亲李知星。”

李沉鱼貌美如仙，婀娜行来。

“第八位余冰如，杭州人氏，父余雪天。”

余冰如含笑走出，肌肤赛雪，冰新可人。

“第九位月珍珠，襄阳人氏，父亲襄阳知府。”

月珍珠莲步如珠，人更甜美。

“第十位寒西施，福州人氏，船王寒上任之女。”

寒西施行来，美艳惊群芳。

名字唱完，美女也亮相，赌徒目不转睛地瞄着十位美女，也好有个评断，准备下注。

接下来开始比赛，第一项比的是身材与美姿。

群芳一一在台上绕行。

第一位柳青青摆了一副美人托腮，千娇百媚，赢得掌声。

第二位杨爱莲表现一踏莲花步，姿态美妙。

第三位江雨兰演出天女散花，干净利落。

第四位音水萍则幻出嫦娥奔月，她本秀发披肩，衣衫轻盈，这一飞，直

如嫦娥飞月，衣衫翩翩，秀发飘飘，纤手柔如流水上翻，玉足轻若鸿毛勾叠。群众正想喝彩，她再一翻身，若仙女下凡，轻轻飘落。难在速度缓慢，每落一寸，群众心弦即震颤一次，及至地面七寸，她方伸落玉足，轻点地面，有若无风落叶，柔柔飘下，群众看呆了。

君小心登时鼓掌：“好，好一个嫦娥奔月，轻功简直炉火纯青。”

他一吼，方惊醒众人，立即跟着拍手叫好。

巧凤凰暗道：“就是六妹巧轻烟，轻功也未必见得比她高多少。”

不禁对她特别留意。

接下来第五位舒牡丹，表演牡丹弄情，比起音水萍自逊色多多，掌声不热烈。

再来又轮到王胖胖了，她胸有成竹，照着君小心所教步法，落落大方地走起，甚有韵律感。

然而众人不懂得欣赏，以为她只会走路，对她有点失望。

君小心见状又有了主意：“你们看她走路，膝不弯来腰不弯，足尖一垫步如烟，柔中带美，美中带劲，你们看，连衣衫都要动了，快快快！快来点儿音乐，这种步法要音乐才能显出它的美！”

眼看找不到琴、箫之类的乐器，君小心抢过公孙炮手中铜锣，开始敲起，张嘴哼起来。

“啦！达啦！达啦啦啦啦！啦达达啊啦达达！啦达在呢——辣大大……”

有了旋律，王胖胖走起路来更为生动，就如跳动音符，快如行云流水，慢则摇曳生姿，紧紧扣人心弦。众人忍不住开始节奏地拍手，愈拍愈来劲，王胖胖更是紧跟旋律不放，就如斗牛士般奔放轻快之中，早已将在场众人之心紧紧扣住。

最后君小心一声大喝，王胖胖一顿煞停，衣衫翻飞，群众情绪达到最高点，又自鼓掌叫好。

君小心来劲地喝道：“这才叫美，美得叫人感动，美得让人忍不住要跟着她走！以后大家心情不好，这么走上几圈，保证马上爽起来！”

众人又是一阵掌声。

巧凤凰实在不得不佩服君小心，本是不怎么样的步法，被他配起节奏，竟然扣人心弦，欲罢不能。却不知他用心何在？

接下来几名，在无特殊表现及他人助喝之下，摆摆姿势就过去了。

接下来该是身材了。

她们一身罗裙，怎能见得身躯？

原来只用皮尺量量，谁最为标准，谁即是好身材。

君小心又抗议了：“不行，身材标准得和身高成比例，这么一量，当然是大美人吃亏了！”

井三元冷道：“以前都是如此，难道你有好方法？”

君小心想，叫她们穿肚兜上场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说道：“不如穿紧身衣服如何？那样也比较公平些，否则有人在罗

裙里塞东西，谁知道？”

这话惹来一些女子的窘羞。台下男士则有人起哄，如此最好，可见着美女姿态，大饱眼福。然而女士们却斥责这太不道德。

君小心解释道：“你们别以异样眼光来看，这纯粹是比赛身材，跟道德是两回事。”

有女子斥道：“要是你老婆，给不给人看？”

君小心反斥：“要是你跟你旁边的女子比身材，你看不看？用量的，输了，你甘心吗？”

这话斥得那女子一时答不出话，一些男士则鼓掌叫好。

君小心再瞪几眼：“事情要分清楚，我老婆没事当然不能给人看，但既然比赛身材，总得表现真实些，又不是脱光光，哪来不道德？”

女士们仍不肯接受，力争到底。

君小心骂了几句，不再理她们。

井三元和评审商量后表示，现在也没紧身衣服可换，只好将就，照原方法进行。

君小心叫道：“隔着罗裙量，有啥用？伸伸玉手，量量手臂总可以吧？”

台上几名女子交头接耳，仍表示不愿意。

君小心瞪眼：“不愿意还敢来选美？是不是长了蜜豆冰，见不得人？”

洪知府已忍不住，斥道：“大胆小鬼，敢搅乱比赛，来人啊！把他拿下！”

君小心斥道：“不必你拿，我自己走！”

说着当真跳入人群，公孙炮见状也跟着跳去。众人见庄

家跑了，甚是紧张，君小心要公孙炮留下，他马上回来。公孙炮提心吊胆，还是留下，有了人，众人才放心。君小心闪没人群，消失无踪。

知府大人见他已走，无人可抓，不愿失了风度，指示比赛继续进行。

评审席上走出一名女评审，拿出皮尺开始量往众美女身躯。

会场走了君小心，一时静默多了。

巧凤凰心知君小心必定不会如此甘心离去，只是猜不出他又在耍何花样？这花样想必又将闹翻天吧！

果然，评审量不及三名，君小心喝声又来。

“量什么量？假身材也敢量？”

只见君小心提着大桶东西，踩着人头掠来，趁群众一阵怔愕慌乱之际，他冲向琴台，大桶泼去，冷水哗地喷出，冲向数名比赛者。

事出突然，她们怎闪得掉？全被泼湿，衣衫贴肉，尖叫着乱成一团。

这举止吓呆了众人，但群众见着美女妙态毕现，醒的特别快，也呼叫起来。

君小心则已得意忘形哈哈大笑：“你们看，二号粗大腿，九号荷包蛋，十号腰身胀裂了衣服！”

他所指者，全是方才嘀嘀咕咕者，君小心早从脑中感应出三人所掩饰的缺点，冷水泼得她们最彻底，让她们糗态百出。

三人又羞又恨，急往后头奔去。

事实上早已有人先跑，那是四号音水萍，她虽被泼及，

却因功夫不弱，马上闪开，并未出丑当场，尽管如此，也够她脸红，立即赶往画楼，换下衣服。

十人中，泼得最少的要算王胖胖，她人高马大，君小心目标又不是她，只有腰身以下湿去。她一扭腰，让罗裙张开，自未出五，然而见着人都逃了，她只好赶在后头，一同换衣服。

一群男评审对于美人撩态也颇为欣赏，不时有笑意传来。女评审除了巧凤凰之外，已坐立不安，另有一名被泼着，也赶去换衣服。

男士群众则大饱眼福，鼓掌叫好，女士有人窃笑，有人瞪眼，只有几名

斥责小心不是。

君小心见那群泼妇实在恼人，剩水再泼，溅得她们满脸湿淋淋。君小心猛把水桶套往方才跟他吵架者——也是现在带头起哄者。水桶套落，整整罩住全身，吓得她当场晕倒，君小心一吼，马上有人将水桶滚远，剩下泼妇哪敢再呆，纷纷逃命去了。

君小心则哈哈大笑：“我就不信斗不过你们！”接受众人英雄式的欢迎。

知府坐不住，下令拿人。君小心再遁入人群，护卫在人群有意阻挠下，任由君小心远处嚣张，硬是无法拿人。

人手不足，知府不敢犯众怒，只好要守卫守住琴台，别让此事再发生。

见着那些护卫虎视眈眈，君小心未敢再爬上高架，只好先藏在人群中，待比赛开始，再伺机行动。他和公孙炮躲了一阵，但觉无戏可耍，又开始吹煽生意，猛下注。

井三元询问知府，是否继续？知府碍于巡抚，还有贵宾，交代姑娘换好衣衫后，继续比赛。

井三元走往画楼请人，待姑娘返回，已少了三位。分别是二号杨爱莲、九号月珍珠、十号寒西施。三人缺陷暴露，无颜再赛，弃权走了。

“第一回合比赛完毕，待我们来看看成绩。”

井三元宣布，观众一阵鼓掌，一名女子捧来一白色板子，两边各雕一凤凰，居中则依顺序贴挂十名竞选女子名字。另一名女子则捧着十颗龙眼大小的火红珠，两人走往评审。

评分方法甚简单，谁选谁，只要将红珠丢入那人位置即可。

十名评审故作沉思和左右为难，然后拾起红珠，从凤凰口中滚入，再按所选之号码，红珠即会落入该码之中。

评审选完后，因为是密封，尚不知结果。

井三元为制造紧张气氛，吊足众人胃口，方自拉开名牌下的一片银板，红珠立即曝光。

因为二号、九号、十号已弃权，是以位置空无一珠。四号音水萍则落满四颗，登时引起欢呼——她该是群众心目中最佳人选，掌声自是不断。

六号王胖胖只得两颗，显然她是叫掌不叫好。尽管比音水萍少了两颗，却比其他女子要多一颗，五号甚至没半颗，她夹在两强之间，显然吃力不讨好。

比赛乃采前两场选出三名，最后一场再决定胜负，是以第一场输赢，关系并不大——这也与比赛较不注重身材有关。

当然，以往都是瘦瘦的，谁想到竟会出现胖姑娘，自是引人关切了。

由于王胖胖步法表演精彩，得了两珠，并没有人说话，嫌她身材。

第二场才艺竞赛随即开始。

第一位柳青青表演歌舞，第三位江雨兰临场挥画，掌声不弱。但观众似乎特别注意音水萍。

方轮到她，台上已架起琴桌，她则抱琴上台，想是表现琴艺。那琴方架置琴桌，君小心已看出它似非凡品，琴身殷红如血，琴弦则乌黑发亮。巧凤凰也开始注意她手中琴，似在猜想为何物。

音水萍开始弹奏，是一曲“昭君出塞”。

方开始，琴音亲切动人，细致有若空谷山泉，源源拂来，渐渐轻快，如

少女轻舞，彩衣飘飞，听来甚是悦耳，随即音律转折，宛若黄莺出谷，细中带柔，柔中带美，美中带韵，紧紧扣人心弦。琴音渐弹渐快，见她十指化开，音律从四面八方渐渐逼来，含带一丝轻愁，若怨女，若孤雏，浪迹霏雨雪地之中。蓦然澎湃如山倾，洪水分崩折离冲陷天地般滚将而来，阻不了，挡不了，揪人魂，扣人魄，让人遍体生寒，满腔激情，就快爆裂，就在最尖处，琴音煞断，全场鸦雀无声，怔愣愣地瞧着那琴。停顿三跨步时间，一丝琴音细若游丝从地底般幽怨钻出，有若孤魂，有若山伯英台幻化彩蝶，轻飘轻泣，含怨地飞向天际，终于消逝无踪，留下一段幽怨。

全场静默，直到音水萍起身告礼，有人方问：“琴音停了？”蓦然一阵掌声暴响，大呼小叫。

君小心喝吼叫好：“好！过瘾，妈的！余音绕耳，三日不绝，原是这么回事！”

热烈掌声中，音水萍没有太多表情，只轻轻蹲身，淡露笑意；临退场，仍往君小心瞧了一眼。

直到她退去，掌声方歇。

接下来换第五位舒牡丹，也是表演琴艺，比起音水萍，自是高下立见，很快收场。

然后该是王胖胖出场，她带着酒瓶，立时引起众人一阵骚动。

君小心马上又跳上高架，喝道：“最精彩的表演就要上场啦！你们看过杨贵妃没有？眼前这位就是，信不信，见过这段贵妃醉酒就明白了。”

王胖胖已挽瓶喝酒，姿态自是又柔又腻。

有人说道：“表演也不必真的喝酒嘛！我看她是真的醉鬼一个。”

君小心喝道：“演醉酒就要喝酒，那是真醉，这才够劲，你别忘了，醉鬼都是男的，她是第一个女醉鬼又有何妨？”

登时赢来一阵掌声，观众见王胖胖真喝酒，恐怕要真醉了，那才叫好戏上场，不禁吆喝“喝喝喝”，大助其兴。

王胖胖早练得勤，照小心交代，要喝得美，醉得媚，那才能尽得贵妃神髓。

她怕醉不了，一口气喝下整瓶烧刀子，立即脸现红晕，媚态已生，开始舞动身躯，真如云鬓花颜金步摇，侍儿扶起娇无力。她又胖胖，酥胸耸挺，直如人们心中幻想之杨贵妃重生。

一些群众看得直吞口水，大呼过瘾。

君小心见她有水准的演出，顿觉大有成就感，又喝道：“太好了，贵妃重生，群芳失色，来点音乐！快！”

他早见着王吞江手中拿有琴器。原是前一场得了经验而准备的，现在闻及小心要音乐，马上将琴交予请来的一名女子，她开始弹奏，奏的竟也是贵妃醉酒。

如此有琴有酒之下，王胖胖表现更出色。

君小心又喝吼：“好！要柔，要媚！走三步呀退一步，摆摆腰呀扭扭头，抛媚眼呀送秋波！一切步，再探步，轻转身呀翘屁股，传笑颦牙献梨涡……醉三步呀醉七步，金步摇呀腰放柔，左拥情呀右拥意，玉腿抬呀撩姿首！我醉，我醉，醉醉醉……”

他一喊，众人觉得甚是顺口，也喊了起来，目光直盯着王胖胖不放。

“快迷呀！唐明皇就在你后面！”

君小心见她方向搞错了，表演给众人瞧，立即要她改方向，把评审当成唐明皇，大献美人醉酒——正也是大献美人计了。

果然那些男评审，除了江南慕容琴之外，皆是中老年之官场中人，平日早已习惯饮酒作乐，而且能邀得来的，大部份不是什么正直耿廉的清官——醉翁之意，大有人在。突见王胖胖娇媚动人，一身丰腴身躯更是火热性感，看她醉态撩人，酥胸耸颤，一张朱唇快喷出火来，哪有不被逗得心动，直以为贵妃再生，恨不得代身唐明皇，以享艳福。

洪知府啧啧称言：“这才是中原第一美女，古有杨贵妃，今有王胖胖呀！”

他说的不大声，只有巡抚大人听得见，巡抚捋胡直点头，和洪知府对望一眼，两人会心直笑——心中想着若能纳妾，那该多好。

台下众人有人叫着王胖胖不该只是面对评审，让他们失去眼福，王胖胖岂理得他们。

正醉得起兴，突闻音乐中断，王胖胖柔软轻扑地面。

洪知府登时站起想扶人，顿觉自己失态，赶忙坐下。群众看在眼里，传来弄笑声：“干啥？想当唐明皇啊！”

“想扶她当姨太太是不是？”引来笑声。

幸好几名官爷评审已鼓掌，掩去洪知府不少窘态。

君小心则大呼过瘾，看来自己不必动手脚，王胖胖似乎夺魁有望。

王胖胖似知道自己表现不赖，娇媚地直道谢，一晃一晃地含情离去，直到她消失，官爷们才收起贪婪目光。

接下来几位，似乎未及得王胖胖出色，受欢迎程度并不热烈，很快收场。

因为第二场要决定三位入选者，为避免落选者困窘，参赛者全部先回画楼，待决定人选再呼出。

女侍又拿出凤凰板和红珠，投珠下来，结果六名男士，除了慕容琴，全投给了王胖胖，一口气得了五颗。幸好女士也有四名，全投给音水萍，慕容琴更赞佩音水萍琴艺高超，也投她一珠。如此形成五比五，双雌并立情况，其他五名则一颗未得，情况甚是尴尬。

音水萍和王胖胖已上榜，仍差一名。本决定五人中再选出，但五人由于挂不住脸，纷纷弃权，如此才真正形成两雌相争。

众人有人已叫嚷选举不公，有几名条件都比王胖胖好的，竟没入选，分明是评审被美色所述。

他们指的，当然是那些老官爷，但老官爷也有理由，他

们认为王胖胖具有古典美人杨贵妃之美，岂能以世俗眼光来衡量？

幸好另有音水萍可夺魁，争执不了了之。

君小心没想到事情进行这么顺利，也省去一番功夫。

公孙炮则担心：“看那五名老头子是被王胖胖给迷上，铁定得五颗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这场赌怎么办？”

他想要是群众反过来下王胖胖赌注，那岂不赔本了？

君小心顿觉有理，立即追问：“喂喂喂！那什么大官主持，要是下一场两人又都五个珠，如何分胜负？”

他看出那四名女评审，一名被自己泼过水，自不会投王胖胖，其他三名也差不多，而慕容琴表现坚决，当然支持音水萍了。五比五的局面很可能再次出现，他得问清楚，也好有个准备。

井三元闻及此，也觉得头痛，遂请教洪知府，知府则说，要是不能分出

胜负，则两人同时当选。

君小心立时叫嚣，这还赌个屁，洪知府自不理他，君小心正想对策。

慕容琴已开口：“五年前也有一次两人入选，投珠结果亦是同分，当时评审商议以积分分胜负，亦就是三场所获红珠定输赢，今日若真如此，也该采取此种方式才对。”

第一场音水萍多了两颗，若采取此方法，她胜算较大。登时引来一阵热烈掌声。

洪知府不赞同：“要是红珠数也相同呢？这方法不能用。”

慕容琴道：“若真如此，届时再商量，今日这场是不可能出现。请知府照往例，免得人家说你不公，何况珠未投，谁也

不敢肯定有五五情况出现。”

众人一阵吆喝，指责洪知府偏袒，如此一来，洪知府反而不敢太过于霸道，也同意了。心想反正王胖胖该知晓自己为她力争，纵使未得第一，她也该感激才对。

方法决定，君小心立即拍手叫好：“对嘛！比赛要公平，虽然王胖胖暂时好像吃亏，那是她第一场小小的疏忽，并无多大关系，我对她还是有信心，来呀！来呀！我赌王胖胖夺魁，一比一百，快押啊！”

众人眼睛雪亮得很，成败算的清楚，大把下押，准备捞它一票。

接下来该是机智部分。

井三元请来音水萍，含笑问道：“你为何想参加这比赛？”

音水萍淡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女子希望能借这比赛，更肯定自己，也希望能多见识一些世面。”

语音轻柔自然，赢来热烈掌声。

井三元频频点头含笑，先祝福她能夺魁，然后才拿出问题卡，要音水萍抽一张，摊开卡片。井三元问道：“人说狗急跳墙，如果你被人追急了，你会如何处置？”

音水萍不假思索，淡然道：“我不是狗，所以不会跳墙，我会反过来追他，让他跳墙去。”

众人又是一阵叫好。

君小心猛拍手：“好一个反跳墙，让他当狗去！”

待掌声稍歇，井三元又问：“你反过来追他，你不怕他是你仇人，武功又比你高，你反追，无异羊入虎口，性命不保？”

音水萍道：“女羊都长了角，纵使被虎吞去，也要用角把它撑死！”

众人又喝吼叫好，掌声不断。

君小心更是拍红双手：“好一只长角羊，连老虎都给撑死，太厉害了！我天下第一当自叹不如啦！”

音水萍目光闪异，往君小心瞧来。奇怪他似支持王胖胖，为何又如此卖力为自己鼓掌？

她的机智获得喝彩，众人对她更有信心。

接下来，井三元已把王胖胖请出。她还满脸红晕，醉态可掬。君小心不禁暗自叫糟，他没想到贵妃醉酒之后还有机智问答，否则他不会叫她真正喝酒。偷偷瞄向王吞江，他正以责备的眼神递来。君小心只好摊摊手，表示没办法，人都上去了，想逼出酒气也来不及。

然而那醉态却仍紧紧扣住老官爷评审。

井三元心知知府垂爱于她，对她特别客气，礼貌。

“敢问小姐是为何参加选美？想必有动人的原因吧？”

王胖胖劈口即说：“夺魁呀！我知道我会得第一，所以才来参加。”

此言一出，立即引起众人嘘声，说她自大，不懂得客气。

君小心眉头皱了皱，还是拍手叫好：“太棒了，有自信的新一代女性，实在让人钦佩，如果连夺魁的信心都没有，那还参加个屁！鼓掌！快鼓掌！”

只有公孙炮勉强鼓掌，显得人单势薄。

王胖胖则合情媚笑，向两人道谢，随又瞄向评审，醉眼含情，分外动人，洪知府轻轻拍掌叫好。

井三元看她真醉了，未敢再多问，免得她多出丑，暗中找来简单题目，要她抽去，摊开念来。

“如果你被狗咬了一口，你怎么办？”

王胖胖对答如流：“我就反咬它一口。”

众人哗然，君小心苦笑：“这不就变成狗咬狗了？”

他的话被众人听去，引来讪笑：“对，狗咬狗满嘴毛，好一只贵妃狗呀！”

众人一片掌声，极尽奚落。

君小心无奈，仍是拍手叫好。

“好一个反咬一口，话中有话，咬的学问多得很，虎毒不食子，跟娃娃虎玩，咬出了亲情。爱人相见，还是要咬，这咬字，进可以击，退可温存，实在妙绝。王胖胖话中含意即在说，可以以怨还怨，也可以以德报怨，一句话含有两个意思，实在机智过人。”

任他舌灿莲花，也抹煞不了王胖胖暴出此话的困窘性。

井三元见她仍搞不清众人鼓掌乃是嘘她，显然醉意难醒，也不敢再问，客气地说她答的很好，请她退去。女侍搬来两张椅子，让她和音水萍坐下，此乃洪知府交代，免得王胖胖不胜酒力。

此时台下众人乱成一片，红单直投，要求下注音水萍夺魁。君小心当然叫好，抓来数个箩筐，和公孙炮一同抢银子，收红单。至于白单，一张也没有——来不及收啦！

不多时，三箩筐金银元宝装得满满，红单满天飞，仍不停下注。

直到评审思考妥善，准备投珠时，交易方停止。

公孙炮见及音水萍箩筐塞得满满，王胖胖却只有几张。君小心喝声是否换押，那几个人没信心，终于转押音水萍，如此一来，形成君小心与众人对赌局面。这正是君小心和公

孙炮所想要的。

投珠在即，君小心得特别注意，想用脑波控制，免得赔老本。

此场投珠，评审大都会说出自己独特见解，以服人心。

第一位投珠是洪知府。

“本府认为王姑娘不但体态轻盈，婀娜多姿，智慧定力更是超人一等，微醺中仍能镇定回答深具佛家哲理的禅话，本府深深折服，故而投她一珠。”

众人嘘声四起，哇哇大叫，甚至有人吼他两眼晕花，被美色所述，然而红珠仍滚落王胖胖名牌下。

君小心登时鼓掌：“好！不投她的就是龟公！不是男人，眼珠有问题。”没有人理会他。

被泼水的女评审瞄他一眼，说道：“音姑娘天生丽质，雍容华贵，才艺超群，机智无双，足以代表中原女性，我投她一珠！”

君小心竟然也叫好：“美人当前，不投她一票就是两眼无珠，心理变态。”和着人群猛鼓掌。

高架下有人讪笑问道：“不投王胖胖，是眼珠有问题，不投音水萍则两眼无珠，那他们岂非全都是瞎子？”

君小心黠笑道：“那倒未必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可以投两人啊！”君小心讪笑：“如此眼睛就没问题了，也没失去珠子，正是明眼人啊！”

那人恍然：“说的有理……看来是我有眼无珠了。”

笑了笑，他也甘心接受君小心的答案。

接下来，两名男官评审说及王胖胖美若天仙，不可多得，投珠予她。另两名女评审也不客气，立即还以颜色，给了音水萍两颗，形成三比三。

靠近慕容琴的那名官爷评审说王胖胖好处甚多，又送她一颗，形成四比三。

众人大呼不公平，然而评审非他们，也莫可奈何。

此时慕容琴站起，含笑道来：“音姑娘不论风度、气质全属绝代风华，尤其琴艺，更是在下生平仅见，可谓天下无人能及，机智反应贴切明快，正是睿智表现，容貌不必在下多说，诸位亲眼瞧得清，玉面朱唇，秀眼灵眉，冰肤赛雪，倾城倾国，闭月羞花亦无法形容其貌美丽，代表中原小姐绰绰有余，是以投她一珠。”

红珠落入音水萍名牌下，众人一阵掀狂，大呼其有眼光。音水萍轻轻送他一笑，慕容琴含笑回礼。

四比四，众人又紧张了。

只剩巡抚及巧凤凰未投珠，两人相让之后，还是巡抚先投。

他起身巡视众人一眼，捋着长胡，威风凛生，说道：“本官但觉评审须具独特眼光，以及阅人无数之经验。虽然音姑娘美绝天下，但本官认为王姑娘更为出色，本官可以确定，普天之下一定无法再找出另一位与她同类型之人。”

君小心登时鼓掌：“有眼光，王胖胖当然是天下无双，独一无二，除非杨贵妃重生。”

巡抚含笑点头：“不错，除了贵妃重生，世上再无此绝色女子，如此韵味，如此丰腴，如此娇美，如此大方，连醉态皆

楚楚动人。深深得本官欣赏，是以本官赏她一珠，中原女子该如此也！”

含笑移目王胖胖，见她笑的开心，他满是欣喜，稳重地将红珠滚落她牌下。

贵宾席一片掌声，众人却嘘声四起，说他老眼晕花，找不出王胖胖那种人，是因为她胖得离谱，音水萍才是天下绝色，无人能比。然因巡抚官大，他们也不敢嘘的过大声，免得散了场，被抓去拷打。

幸好剩下巧凤凰，她是女者，前次又投音水萍，正如众人心中所想，五五比数，音水萍以积分取胜。

紧张时刻来临，君小心暗运功力，准备控制巧凤凰。

巧凤凰已起身，含笑说：“妾身早该先投珠，竟留得现在左右为难，实

是困扰……”

她拿起红珠，在两人名牌晃来晃去，迟疑不决。

众人心情被她搅得沸腾。

有人吼叫：“快投啊！照上次意思，投给音水萍。”

“说的也是……”红珠移向音水萍。

君小心急喝：“不行，王胖胖才是最美的！”

“也有道理……”红珠又移往王胖胖。

“不行！你是女人，难道看不出王胖胖，胖得离谱？比你还差呢！”

红珠反移往音水萍。

“你敢！快投给王胖胖！”君小心喝吼。

巧凤凰但觉脑袋一阵昏沉，她在飞神峰见过君小心的把戏，知道他有摄脑之能，当下运功抵抗。

君小心暗道：“看你能撑多久？”

他发现巧凤凰功力甚高，偷她脑波自容易，但要摄住她，让她听话，就得费功夫了。

“快投给王胖胖，听见没有？”

“她真的美吗？”巧凤凰犹豫。

众人吼叫：“投给音水萍，她才是最完美的！”

“我也觉得她完美……就投她吧……”

巧凤凰似已决定要投音水萍，红珠移了过去。

众人一阵掌声叫好。

君小心眼看一时摄不住她，时间又短，登时大吼：“你敢！”

巧凤凰微愠：“我为何不敢？”

瞪了小心一眼，红珠猛往音水萍牌子丢去。

君小心大叫：“不行！”

公孙炮苦笑：“完啦！”

众人一阵欢呼，终将得胜。

那叫声震得巧凤凰脑袋一眩，手指碰了名牌一下，那珠子本是用力抛出跳动不停，现在名牌又遭碰撞，打向珠子，红珠竟然弹高起来，君小心见状喝命尖叫，猛吹气，红珠空中一转，叭地一声，反落王胖胖名牌。

六比四，众人傻愣了眼。

君小心更是不信，愣在当场。

巧凤凰惊醒过来，歉声一笑：“差点儿投错了。”

众人傻眼后，复又激动，有人吼叫：“你是投错了，为何那么不小心！”

巧凤凰不解：“怎么会？珠子已落去……”

君小心已欢呼跳脚：“哇哈哈！一吹定江山，六比四，王

胖胖获胜啦！嘿嘿！一吹定江山！”

其实他离名牌十余丈，怎吹得动？然而奇迹出现，他自是如此认为。

“六比四？怎么会？”她往名牌瞧去，果然是这么回事，不禁有点哭笑不得。

众人一阵叫嚣：“不算，不算，那是意外，重来！”

君小心吼道：“岂能重来？那是上天投的珠，谁也不能抢走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，这明明不是她想投的，岂能算数？”

“你不是她，你怎知她要投谁？”

“你问她就明白了。”

“不必问，珠子就是证明！”

场面火爆。

巧凤凰已说道：“不要争了，我投的是王胖胖。”

君小心呵呵大笑：“听到没有，她是投王胖胖，错不了的。”

那人不服：“她是投错之后才如此说的，难以叫人心服口服，叫她再投一次！”

巧凤凰立即运功将红珠吸出，照向众人，含笑道：“珠子现在在我手中，我觉得王胖胖有若杨贵妃，美艳绝天下，千年难求的绝色美女，所以我投她一珠。”小心翼翼地将珠子放入王胖胖名牌下，表明了立场：“各位现在没什么问题了吧？”

众人又是一怔，没想到事情会有这种结果。

君小心爽喉大叫：“看到没有，人意尽如此，天意更不可违！”

井三元心知知府意属王胖胖，见及知府跟神示意，立即出面说道：“经过评审投珠，王姑娘以六珠之多夺魁，可获得金冠一顶，貂裘一件，珠宝一箱，奖金万两元宝！”

王胖胖起身接受评审鼓掌，台下则一片嘘声。

音水萍则面无表情，一如往常，见不着失望、伤心，淡淡起身，往画楼行去，似乎这比赛跟她一无关系。

她一走，众人争执也没用了，口中骂个不停，说是评审不公，最懊恼是可以赢得大钱，却眼睁睁输去。

君小心见他们垂头丧气，把气氛弄坏了，自己也显不出威风，当下又喝道：“虽丧气，还有得赌，你们猜，今天谁夺魁？”

有人瞪眼：“钱都输了还用说？那死胖子！”

君小心突然喝道：“答对了，赔你！”

抓一大把银子撒向他，登时又引起骚动。

君小心撒出兴趣，喝叫：“全给啦！替咱无所不报做宣传，以后请多多指教！”

一刹那间，将三大箩筐银两全撒还众人，引起一阵鼎沸追抢。

三箩筐银子，不算少，说多也不多，不到几分钟已被抢光，有人赚，有人赔，然而心头已经没方才那么埋怨了。

王胖胖戴上金冠，自是欣喜若狂。王吞江也喜上眉梢，女儿终于替他争口气，想感谢君小心教导，却见他忙得很，只有等以后再说了，忙着周旋于道贺者。

王胖胖突然招手，台下走来两位婢女，端着一盘八锦肉。她以为比赛完毕，不必再装腔作势，伸手即抓肉片，往嘴中塞去，咬得吱吱有声。

“我饿啊！我三月不知肉味，让我填饱了肚子再说！”

声音恢复以往的粗低猪沉，刺耳已极。

此时的她，和当选前完全两样，吓得那些官爷们目瞪口呆，还以为着错了人。

他们有些后悔，是否选错了人？引来那些投珠音水萍者一阵惹嘲式的笑声。

王胖胖忽然哈哈大笑：“我想到了，我当选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吃，我要把三个月屯积的分量全吃回来！”

笑的刺耳粗硬，引来侧目，似乎感觉得出，她的肉又在一寸寸地肿了起来。

巧凤凰不堪忍受，想离去，临行往高台眺望，君小心和公孙炮不知何时已不见了，她心知君小心鬼灵精怪，必定认为自己有可能埋有伏兵，是以先溜了。

人已走，她也不再停留，已告别诸位官爷，翩然离去。

盛会进至午夜，方自散去。

还好王吞江盯紧女儿，否则她的糗，可出尽整个扬州了。

次日一早，人们发现城内贴着不少告示。一张画有王胖胖由胖至瘦的图样，并说明减肥经过。另一张则把扬州知府洪大人画成猪哥模样，写明他好色如狼，光是扬州城即有三名情妇，分别是西街百花楼的咪咪，柳眉巷的刘寡妇，天香茶楼的三姨太。

消息传开，全城议论纷纷。听说此事被知府夫人知晓，立即暗访属实，硬把刘寡妇、三姨太逼走，剩下咪咪乃烟花女，拿她没办法。只好准备绳索，每天临睡时，扣绑知府腰际于自己腰中，让他无法开溜，一时传为笑谈。

“无所不报”不胫而走，知府自是恨死君小心了。

明月晶亮，秋夜寒露凝聚枝叶尖，沉拥几许冰冷。

第十二章 邪童落难

君小心离开扬州，未敢明目张胆，免得七巧轩婆娘追来，惹得一身腥，只好躲躲藏藏，往杭州方向行去。

一日，来到老竹镇，见得四处翠竹油绿，心情为之一爽，眼看天色已晚，决定住上一宿，明日再走，遂找了竹林客栈住下。

客栈一切皆为竹制，十分雅致，两人挑间上房，先清洗一番身躯，方自叫来东西果腹。膳食完毕，忽见小二提着大篮酒菜，往外头行去，在这小镇，叫此大菜，并不平常。

君小心一瞄眼：“有新闻了！”

当上记者的他，当然要特别注意奇特之事。近几天，他们已采探不少奇闻异事，已玩出心得。

公孙炮有些累：“小地方，有何大新闻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随便嘛！有则挖，没有则当作练习。”

狡黠一笑，两颗小虎牙露出，凭添灵性。

公孙炮拗不过，已点头。

两人拿起纸笔，另有随身黑盒子，跟着小二后头，往竹林方向行去。

约莫一炷香光景，竹林传来淡淡火光，里边似有砍伐

声。小二远处即叫着：“饭菜来喽！”

他似乎时常送来饭菜，这一呼，里头传来应声，奔来一名年轻乞丐，帮着小二提菜篮，两人闲聊着径自往竹林行去。

君小心道：“乞丐叫菜吃，倒是新闻呐！”

公孙炮道：“他们好像丐帮弟子。”

“是才好，帮派愈大，新闻愈多，走吧！”

两人纸笔抓在手上，走入竹林。

方行二十余丈，见着林中燃有火堆，五名大小乞丐围一团，正在进食，一名似已发现来人。

“谁？”他已站起。

“是记者。”

“记者？”

那人弄不清是啥人物，君小心和公孙炮已走近，那人看来人一老一少，面相不恶，也未拦人。

“记者就是来访问你们有何消息，然后告诉大家的人。”

那人道：“原来是踩线的，你想探听什么？”已有戒心。

君小心含笑：“放心，我和丐帮无怨无仇，不必刺探军情，我只是问一些比较奇特的事。”

小二笑颜说道：“张香主，他是本店客人，该不碍事。”

此人张虎，挂三个小麻袋，二十上下，身职丐帮分舵香主。

张虎瞧瞧君小心，十来岁，还小得很，似懒得应付，往旁边一名看来比小心更年少的乞丐瞧去，说道：“小巨人，你告诉他。”

小巨人本名李巨，十三岁，孤儿，从小即入丐帮，小有聪明。

君小心见他脸圆得像皮球，嘴巴甚大，嘴角往上翘，未说话已先笑，再挂一副大耳朵，倒像小丑，呵呵笑道：“你长得倒是很出色。”

小巨人嘴巴一张，大门牙特别粗大，笑道：“哪里，人人都说我耳朵大，将来大有成就，才叫我小巨人。”

君小心频频点头：“这是奇闻，笔来，墨来，记下来！”

公孙炮不识字，只好捧纸端墨，拿出身上掌大的黑盒，打开，一团黑墨。

君小心拿起大号毛笔往墨水一沾，记下小巨人大耳朵之事，字体歪斜，墨汁过多，已晕化开来。

若用小笔会好些，他却说大笔较气派，才不失身份，也就由他了。

李巨好奇：“这是什么？你们是何人物？”

“记者。”君小心往右胸“无所不报”名牌指去，凛然生威：“就是把你所说的事记下来，然后告诉别人，懂了没有？”

李巨欣喜：“那我很快就可扬名四海了？”

“这就要看你表现了。”

“我一定好好表现，跟我来！”

为了不让张虎干扰，李巨拉着君小心往角落奔去。张虎及几名乞丐淡然一笑，心想小鬼名堂真不少。

差不多可以避开张虎耳朵，李巨才道：“你要我如何表现？”

君小心瞄着他，移向他的全身，见着他挂的小麻袋比一般的小，黠笑地问道：“你的麻袋……”

李巨干笑：“自己做的，不代表身份，用来装东西，我没功劳，没分到麻袋。”

其实他挂麻袋，多少想表现一些身份。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既然自己可以做，多挂几个也无妨。”

李巨窘笑：“那有违帮规，不行的。”

君小心笑了笑，问及正题：“你们来此做啥？”

“砍竹子。”

“砍竹子？”

“嗯！做手杖用的。”

“丐帮竹子缺货？”

李巨干笑：“不好意思，君山的竹子，不知怎么全枯了，采不到竹子，只好换地方啦！老竹镇竹子坚硬，和君山竹差不多，我们被派来采竹。”

君小心想笑：“你们缺货似很厉害？连夜砍伐？”

李巨颌首：“缺很多，你没看到最近市面野狗不少？那是缺少打狗棒的结果。”

君小心猛点头：“这是头条新闻，野狗泛滥成灾，独缺丐帮打狗杖，记下它！”

毛笔一挥，下笔如神。

君小心问：“你知道君山竹为何枯萎？”

李巨突然掩口细声道：“这是秘密，不过我偷偷地告诉你，听说是因为帮主不吃狗肉的原因。”

“丐帮帮主不吃狗肉？”

李巨点头。

“呵呵！真是天下奇闻，难怪野狗发威。”

公孙炮猛吞口水：“早知如此，俺就去当丐帮帮主，天天有香肉吃。”

李巨无奈：“是啊！为了这件事，我还想罢免他，省得老远跑来这里砍

竹子。”

“你想罢免帮主？”

李巨赶忙噓声，战战兢兢地偷瞧张虎，见他未有动静，才喘口气：“小声点儿，我只是说着玩的，你别把此事写上去，否则我就惨了。”

君小心弄笑：“我不写就是，你还有什么秘密？”

“一时也想不起来……”

“你们帮主为何不吃狗肉？”

“他……不清楚……也许他在暗中偷吃吧！”李巨想笑。

君小心和公孙炮轻笑不已，但觉他好玩，又聊了不少，皆是普通事，并无秘闻，君小心已想告辞。

“小巨人，希望你以后真的能变成大巨人，把帮主给罢免了！”

李巨直呼罪过，见两人要走，送行数丈，关切道：“有空常来，我有秘密也会去找你们。”

“欢迎欢迎！”

君小心也学他方才行礼九十度，逗得他发笑。随后再告别张虎等人，小二早将碗筷收好一旁等待，此时陪着君小心离开竹林，一路闲聊。及至客栈，给了不少小费，小二欣喜退去。

回房后，君小心很快写好文稿，念的甚是顺口：“野狗发威泛滥成灾，独缺丐帮打狗杖。若问君山光秃秃，直道帮主不吃肉。”

“肉”字上面则画只狗，空白部份则写着详细的故事，心想这一贴出去，必定又是轰动，乐得他笑不绝口。

置妥文稿于桌上，他已十分疲倦，挤向公孙炮，睡觉去了。

三更方过，一片凄静。

忽而一道黑影掠向屋顶，直掠君小心住处，先探耳靠窗，闻及鼾声，轻轻伸手拨开窗户，瞧及两人熟睡，立即潜入，小心翼翼地逼近，如临大敌，抽出寒光匕首，慢慢接近两人，及至床缘，那人瞪着小心，目露凶光，匕首猛举，落刺下去。

君小心本是熟睡，然而那人含恨杀人之际，脑波极强无比，透向君小心脑中，犹若梦魇般急叫：“你敢杀我！”

他本是做梦，那人却以为形迹败露，冷喝：“杀你又如何？”匕首落得更快，喝声已将两人惊醒。

君小心一张眼，匕首强光照来，直觉反应使他尖叫：“有刺客！”

尖声震得那人耳根生疼，匕首一缓，君小心滑开七寸，匕首擦胸而过，吓得他魂失魄散，赶忙滚至墙角。

那人只想杀君小心，匕首再递，又再逼前。

君小心此时已见来人面目，怔诧万分：“音水萍？”

来者正是落选中原小姐的音水萍，却不知她为何要置君小心于死地？

君小心但觉事情不单纯，猛拉棉被罩向匕首，反身斜弹左墙，想逃开。岂知音水萍功夫不弱，匕首被罩住，她立即松手，回手一探，抓向君小心肩背。唰地一声，君小心避之不及，被抓出四道血痕，痛得他哀哀闷叫。

幸好公孙炮已醒过来，叱喝扑前，他虽功夫不高，乱抓

乱打，音水萍仍得回身应付，虽一掌逼退，君小心却得以喘息，心知她武功厉害，未敢乱来，先清醒脑袋，再感应她想攻击的方位，采取游斗，这才挽回颓势。

“你干嘛要我命？选美人又不是我投的票，就算我不捧你的场，你也不必那么狠心下毒手！”

“你这小贼，人人得而诛之！”

“听你说，我好像欠你很多？”

“血债血仇，拿头来还！”

君小心更迷糊了：“俺出道到现在还没杀过人，何来欠你血债？”身形稍顿。

“去阎王那里问！”

音水萍趁他身形慢下，又分神之际，一掌探劈左肩，他闪过，暗中左掌却打向他胸口，一次连想攻击两部位，君小心分神，来不及感应，唉呀一声，被打得退撞墙头，唉唉痛叫。

“臭婆娘，你再发疯，别怪我不客气了！”

顿时运起脑波，想控制音水萍，架势也摆出来。

音水萍顿觉头晕，攻势较慢，惊诧叫道：“你会摄脑术？”立即运功抵抗。

君小心转攻为守，心下一喜，立即扑身往她穴道点去。

眼看即将得手，猝有寒光射来，打得他手掌发麻，使不出力道，正惊诧之际，窗口射来电光般黑影，冲向小心，一指点住他齐门穴，反手送指劲，凌空制住公孙炮。

来人年约二十四五，左脸有明显一道粗疤痕，表情冷漠。

音水萍见着他，方嘘口气：“哥，他会摄脑术。”

音水星点头会意，说道：“他不是天下第一当！”

“我清楚，却有可能是他儿子。”

君小心呵呵发笑：“第一当二十年前失踪，我还在天庭，未转世投胎呢！”

音水萍斥道：“不许你多说！”

君小心未敢多开口，免得遭殃。

音水星道：“他说的没错，他只有十来岁，不会是第一当的儿子。”

“那他为何要冒充？”

君小心忍不了又道：“谁冒充，我是真实开当铺做生意的，这根本是两回事。”

音水星冷眼瞧他：“你冒充，是为了找出第一当，为什么你要找他？”

君小心讪笑：“同行嘛！找来瞧瞧，有何干系？”

“你没关系，他却有关系！”

音水星转向公孙炮，冷道：“你自称是第一当马僮？”

公孙炮咬咬牙，点头：“不错，你想如何？”

音水星问：“二十年来，第一当没找过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音水星兄妹似不信，音水萍冷道：“待我证明你身份之后，由不得你不说了。”

君小心追问：“你如何证明？”

“不关你的事！”

君小心自讨没趣，自嘲一笑：“我倒想知道你们是如何找上我的？”

音水星道：“在飞神峰传来消息，第一当复出，我们才追来。”

“可是我已偷偷溜来江南，你们又如何找到？”

“我妹妹参加选美，你去了。”

君小心恍然：“原来她参加选美，就是在引诱我上钩？奇怪，你们怎知我会去？”

音水萍冷道：“那是我们的事情！”

君小心见她不答，又用起脑波想摄得。

音水萍顿觉晕沉，急道：“他又用摄脑术了！”

音水星立即出指，把君小心点昏。转向公孙炮，也把他点昏。

“走！”

音水萍扣向君小心，音水星抓起公孙炮，两人掠窗而出，趁夜离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君小心、公孙炮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冷板石上，双手被反绑，幸好没被蒙眼，四处瞧去，似一山洞，堆着不少木柴，还结了蛛网。

“该不会也把我们当柴火烧了吧？”

君小心自嘲一笑，瞧向公孙炮，他也递来苦笑，还好，两脚能动，两人小心翼翼地潜向洞口，想瞧个究竟。

方探头，外边雾气轻飞，似有人在练功，仔细瞧清，雾中果真有人翻飞。君小心已看出正是音水萍，他却搞不清她是练何功夫，不但一身白衣，连脸、眉，甚至乌黑的秀发都染成白色，又柔软地藏于雾中，不出一点儿声音，还真不易发现。

“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话未说完，忽有一团雾气冲来，君小心唉呀尖叫，脖子

被抓个正着。原是音水星无声无息地欺来，他也是一身白茫茫。

君小心挣扎尖叫：“放手啊！仇人就仇人，还抓什么脖子？”

音水星冷道：“谁叫你偷看我们练功？”

君小心叫道：“你有没有头脑，这种情况下，我哪还有心情看你练功？我想逃啊！”

“想逃也不行！”

“所以我就留下来。”

音水星瞪他一眼，想教训他，音水萍已掠来，一个巴掌刮下来，打得君小心唉唉痛叫。

“死到临头，还敢耍嘴皮？等我娘来了，看你还有命在！”

君小心未敢说话，免得吃眼前亏，两眼像做错事般的小孩，想瞧又不敢瞧地溜转着。

忽有声音传来：“放了他们……”

音水星、水萍立即松手，转身拱手道声娘。

只见雾中行来一素衣女子，面罩白纱，只露出两颗含带幽怨的眼珠，她伸袖一扇，雾气被吹得远远，眼前一片晴朗。

她瞧向君小心和公孙炮，再回瞧君小心，目光似已停顿。君小心被她瞧得浑身不自在，干笑一声：“夫人你好……”

那女子并不作答，转向音水星，问道：“他就是天下第一当？”

音水星道：“他太小，该不是，不过他却如此自称。”

那女子转问君小心：“你为何要自称第一当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难道我开当铺也不行？呵呵！你是同行吗？

怕我吃掉你们是不是？”

音水萍斥道：“你敢如此对我娘说话？”一掌猛刮出去，却无母亲命令，

只能虚张声势。

君小心吓得往后躲闪，不敢再寻人开心。

那女子转瞧音水星：“他不是第一当，你们抓他来此何用？”

音水星道：“他会摄脑术。”

“当真？”女子颇为吃惊。

音水萍点头：“女儿曾被他摄过，要不是哥哥赶来，女儿就遭殃了！”

那女子目光凌厉，冷道：“你这邪功，跟谁学的？”

“天生的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跟我爷爷学的。”

“你爷爷是谁？”

“阴不救。”

“死命活医？”

“正是。”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你现在该相信了吧！我爷爷亦正亦邪，正邪两派功夫他都会，何况区区摄脑术？”

闻及阴不救，音水星不禁伸手往脸上疤痕摸去，似乎觉得这一代邪医不知能否消除这道疤痕，目光瞧向母亲，目露怅然。

那女子沉默一阵，才道：“若真是阴不救，他自有可能会这功夫了。”

音水萍道：“娘，我们可以用他来找七音城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那女子喝止，却慢了一步。

音水萍脸容一愣，未敢多说。

公孙炮惊诧：“你们找第一当，就是为了寻七音城下落？”

这和他心愿自是不谋而合。

那女子转问音水星：“他又是谁？”

“公孙炮，听说是第一当马僮。”

公孙炮凛凛生威：“不错，老夫正是。”

那女子问：“你确定？”

音水星道：“孩儿正想证实。”

那女子点头：“带他去！”

说着已转身离去，音水星兄妹押着君小心、公孙炮跟随其后。

君小心但觉奇怪，自己乃是以摄脑方式得知公孙炮身份，他们又能用何种方式证明？

走出雾区，是一高原，长有不少野草，居中有一小池，清碧如镜。

公孙炮心头怦怦乱跳，他似乎感觉出某种事情即将发生。

君小心弄笑道：“你也有摄脑术了？”

公孙炮干笑：“有一点儿。”

果然话未说完，一声马嘶远远传来，紧接着蹄声四起，一朵白云快速射来。

公孙炮惊喜地尖叫：“天霸王？！”

他冲上去，没人阻止。那匹马掠来，四蹄一落，定在公孙炮的前头，亲昵嘶磨，伸舌直舔，公孙炮则已热泪纵横。“天霸王，我找得你好苦啊！”

君小心暗自轻叹：“看来那匹白马即是第一当坐骑了。”那女子似不忍，凌空一指点落公孙炮绳索，他得以拥抱马匹。

“天霸王你瘦了，简直不成样，白毛也脏兮兮，不见一丝光彩，二十年……”

二十年，也真难为你了！”

抚着瘦马，公孙炮说不尽的激情与满足，赶忙拉着它，往小池行去，白马通灵，自行落水，公孙炮开始洗刷。“我要你变得跟往常一样，威风凛凛，气霸天下。”见着人马如此亲昵，那女子轻轻一叹，转向两个子女，说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放了他们吧！”

“是……”

水萍、水星两兄妹齐声回答，水星立即割断君小心的绳索，想替他恢复功力，又怕他施展摄脑邪术，迟迟下不了手。那女子则伸指解去君小心功力，君小心感激在心，却也不敢再用脑波偷得人家的秘密。

四人静默地瞧着公孙炮刷马，心头各自沉重。

公孙炮刷得起劲，一时忘了他人存在，还是马匹提醒有人瞪他，他才又想起君小心，欣喜转头：“小心眼儿，它就是天霸王，第一当的坐骑……”

发现八颗眼睛照来，把他的笑容给冻住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君小心干笑一声：“他放了我们……”

“真的？那……我们可以走了？”

“大概……”

公孙炮爬出水池，马匹也跟着走出池面，他轻轻地说道：“天霸王，我们就要走了……”

岂知马匹却低沉悲鸣。

公孙炮惊讶：“你不走？”

马匹点头，叫的更悲。

公孙炮已能会通马儿意思，凄心道：“你一定也在找主人了。”

马匹拥向他，悲切地嘶磨着。

不久，公孙炮转向君小心：“小心眼儿，天霸王说第一当就在此附近失踪的，它要等主人。”

君小心一阵欣喜，往四处瞧去，见得高原外，群峰林立。“七音城会在这里？”

传说中的七音城，仍对他充满吸引力。

公孙炮点头：“大概是了。”

君小心转向那女子，问道：“你们也是在找第一当？而且和他有仇？”

那女子没回答。

音水萍斥道：“放你走，你还罗嗦什么？”

君小心已然轻笑：“是了，你想杀我，原是我当成第一当，自是有仇了。不过你们和他有仇，我管不了，我们不如合作，找出第一当下落，如何？”

那女子问：“你当真和第一当全无关系？”

“没有，从无瓜葛。”君小心大打包票，指向公孙炮：“他就不一样了。”

公孙炮急忙道：“第一当绝对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你们一定误会他了。”

音水萍斥道：“他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你还把他当神？”目光利如刀，就要杀人。

公孙炮虽有惧意，却不信：“我愿意帮你们找出第一当，向你们证明。”

“恐怕到时，你也得赔上性命。”

“老夫不怕。”

公孙炮表现坚决，音水萍想教训他，碍于母亲，只能狠瞪眼。

君小心问道：“夫人是长住于此，还是找来的？”那女子沉默地注视君小心，不久才道：“我是寻来的，发现马匹，才在此住下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已找过七音城了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云雾密布，无从找起。”

君小心似已猜出方才音水萍兄妹为何在雾中练功，大概就为了找寻神秘的古城。

“你们方才提及可以用摄脑术找寻七音城，如何找法？”事情已说开，那女子也不再隐瞒：“或许你能感应出七音城的位置，总比在雾中乱摸得好。”

君小心点头：“好吧！我就试试，现在可以走吗？”那女子沉吟半晌才答应。

随后回住处拿了一些东西，除了马匹外，五人已往雾区行去。

那雾区甚广，几乎无垠无涯，也不知藏了多少座高峰，如何寻得？

只见得音水萍和音水星往山峰探去，不知作何探查，以决定是否该爬此山峰。

询问结果，原来在雾中无法瞧及一切，有若睁眼瞎子，他们不得不用其他方法，遂找来能留下味道的香精木石，往寻过的路线做记号，以能辨别。

看他们走的甚远，想必找寻日期不短。

及至新地区，那女子才道：“过了这里，完全陌生，全靠你了。”

君小心见及此处白雾浓得吓人，几乎三尺以外，即无法瞧清，不禁苦笑：“就算第一当在里边，我也搞不清他如何摸得出来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也许另有通路，只是我们不知晓而已。”

君小心想起阴不救所说阵法之中，即有雾阵，该是如此了，当下不再多说，运起脑力，往四处搜去。

除了身边人之外，似无其它脑波感应。

他又想及上次借用哥哥功力，将脑波扩散至远处，果然找到公孙炮住处。遂要那女子帮他运功，那女子也答应，双掌抵住他背心，功力缓缓逼出。

君小心但觉暖流甚急，心知那女子功力不弱，立即引送脑部，将脑波增加，扫向四周。不久，他似乎感应到有某种波流传来，那波流弱而不断，好似心脏般胀缩，心想那该不是人的脑波，遂又往他处搜去，则已空无反应。

过了许久，仍无反应，君小心撤去功力，两人立起。

那女子想问却未开口。

君小心说道：“有反应……”

那女子甚急，截口问道：“什么反应，在哪里？”

君小心抽抽肩：“别急，那反应，好像不是人的脑波，该是动物的心跳声，或是呼吸声。”

本以为那女子会失望，没想到她却异常激动：“在哪个方向，快告诉我。”

君小心看她有点儿反应过度，往发声方向指去。

那女子立即要水萍、水星探出方向。他们并非用罗盘，而是用利刀刻划地面成线，再立石柱三根，而且不只造一个，另外分开又造三个，可见他们对此事的重视。

君小心有点想笑：“你们不怕那声音会动？标出错方向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有目标，总比没目标好，何况你所说的方向，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”

“可是，在雾中，哪个方向还不是一样？”

音水萍道：“我娘在外头已用罗盘测过，该在北东两方向之间，你指的方向也差不多。”似乎对君小心已有好感，声音放柔不少。

“你娘去过七音城？”

那女子目光停顿在小心脸上，说道：“小时跟家父找寻过此处，只靠一点儿印象，而且那匹白马也不时往北嘶嚎，是以才敢做此推测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真的到过七音城了……”君小心感到兴奋：“听说那城有若水晶，而且会飘浮，千变万化，甚是神奇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其实我也没进入此城，只是在远远见着，果然有七座之多，也会移动。”

“这么神奇……却不知它如何移动？那么重又那么大的城堡……”

“这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君小心也想不出原因，说道：“那城若会飘浮，你如何找得到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这是以后的事，至少先得找到那地头再说。”

君小心想想亦有道理，海岛甚多，也得先过了海。当下又运起脑波，渐渐往北方向寻去，虽然尚无感应，但已省去音水萍他们不少工夫——不必搜遍循着北方向的任何一座山峰。

君小心带头，一路以听声辨位的方式，辨别近处地形，引领四人前进。沿路两兄妹猛做记号，不知行走多久，只觉山峰一座座抛向后头。

忽然君小心已感应出那波流一丝丝袭来，立即要四人止步，低声道：“好像差不多了。”

那女子稍急：“他在附近？”

君小心弄笑：“不一定，有两种可能，一是真的在附近，一是他的波流甚强，老远地即已传来，这可还得再费一番工夫了。”

那女子并不失望：“有了眉目，自是找对路，只要再搜下去，不难找出结果。”

君小心又引领四人前进，波流自动送上来，他自是轻松不少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跟着走即可。

然而行约盏茶工夫，波流突然中断。君小心惊诧：“没了？会不会已被发现？”他又摇头：“不可能，除非他脑袋也有办法感应……”

那女子道：“不管如何，还是小心些。”

五人遂小心翼翼，慢步潜行。

行途中，君小心有所疑惑：“奇怪，照理来说，这么多山峰，为何一鸟半兽都碰不到？甚至连虫蚁都见不着？”

这不寻常，却也非全无原因。

那女子说道：“或许这里被摆了雾阵，那些动物惧怕，是以不敢进入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也只好如此解释了，不过我仍觉得它们怕那怪物，才不敢进来。”

那女子似也露出了恐惧，但咬咬牙，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：“来都来了，还怕它不成？”

公孙炮问：“会是什么怪物？”

君小心惹笑：“是天下第一当！”说完哈哈大笑。公孙炮惊叫：“别闹了，到现在，还有心情玩命，不怕给妖怪吃掉？”

君小心瞧及四人紧张的脸容，笑大的嘴巴也僵了下来，干笑道：“至少我们应该表现友善才对……笑容，通常是友善的象征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可惜它看不到，就算看到，也不一定懂，还以为你张口要吃它呢！”

君小心赶忙闭口，随即又干笑道：“开开玩笑，没什么关系吧？我只是对那怪物很感兴趣而已。”

那女子没责备他，露出母性关爱的眼神——谁不希望自己有位聪明伶俐，充满喜悦的孩子？目光移向两兄妹，她内心说不出的愧疚。

音水萍立即挽住她左手，握得甚紧，母女深情流露无遗。

君小心不好意思，说道：“我先探路，你们随后即来。”

把人家情绪弄糟，他过意不去，赶忙闪开，往前头掠去。

“这里没危险……”

每相差十余丈，他即叫一次，以能引路。

音水萍他们方要起步，君小心已叫了四五声，大约差了五十丈。

忽然君小心惊叫：“你是谁？快放开……”

“我”字未说出，已一片沉寂。

那女子惊喝不好，掠身即追，音水萍、音水星武器尽出，赶在后头。

公孙炮光是着急，复又想起那人可能是第一当，登时叫道：“老主人吗？小的公孙炮，他是小的朋友……”跟着追去。可惜全无反应，君小心就如轻烟化于雾中，消逝无踪。那女子寻之不着，甚是心焦，不顾形迹暴露，高声喊叫。公孙炮焦急不安：“快追啊！一定是被怪物抓去了！”音水萍、音水星兄妹想追寻，却被那女子喝住。“不得妄动，在雾中，一不小心即会走失，甚至遭暗算，快静下来！”

在一片茫茫然不明状况之下，他们只好静默下来，仔细聆听，免得让敌人有机可乘。

然而时间分秒不停地流失，仍无君小心任何消息，看来已凶多吉少了。

那女子沉重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只有祝福他了，咱们先退回，下次再来。”

万般无奈，他们只好退去，免得中伏。

公孙炮虽不愿走，却又怕落单，不停闭着眼睛祈求上苍保佑，也跟着他们走了。

雾中滚雾，仍是雾，一片迷蒙。

第十三章 极乐世界

君小心倒在雾中，渐渐睁开眼睛，一栋白玉梁，红琉瓦宫殿耸立眼前，四面种植了各式各样的花木，花正盛开，姹紫嫣红，宛似仙境。

他揉揉眼睛坐起，喃喃地道：“这该不会是七音城吧？”

仔细瞧来，才发现那白玉宫殿筑在水中，接连岸面有六座长形拱桥，约有数十丈长，宛若长虹。桥下水面碧青，烟雾正由水面卷飞四处。清水中点缀红莲花，别有一番情景，复往后瞧，另有几座亭台水榭，四处散落，建筑得鬼斧神工，叹为观止。

“难道我上了天庭不成？”

往左瞧去，花丛中果真有仙桃树，结着红桃，他一时嘴馋，奔向前，摘桃即食，入口芳香甜美，甚是可口。

“呵呵！这仙桃倒也好吃，不知能否长生不老，增加功力？”

他耍了几下，未见功力增强，却也无碍。不觉已往那大宫殿行去，走向拱桥，好似爬小山，尖而陡。紧接着一片玫瑰石铺成广场直泄宫殿，少说也有百丈远，玫瑰石晶亮如镜，走在上面，足可见着自己倒影。

君小心则已注意宫殿前堂那白底红字长匾，题有“极乐宫”三字，字迹娟秀，似乎出自女人手笔。

“极乐宫？会是啥玩意？我怎会从七音城搞到这里？那抓我的人是谁？”

话未说完，突听哐地一声，大门传出音乐，十名年轻美女载歌载舞飘了过来，含眉弄眼，向君小心大献舞功。

君小心弄笑：“我还小，不能乱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女子渐舞渐近，似有意要君小心进入宫殿。

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君小心也想瞧个究竟，大步往宫殿行去。

方进门，十尊蟠龙柱挟面而来，每尊双人合抱粗大，往上抬头，竟然瞧不见龙头，高得可以。过了蟠龙柱，接来百蝶梯，每阶雕有百只彩玉蝶，栩栩如生，共有五百阶。蝶梯尽头则现一大片泳池，池水清澈见底，池旁左右各摆六张长形矮脚晏桌，堆置不少鲜果、酒具。过了水池，再推二十余丈，才见着一张奇大无比的龙凤椅，黄金打造，铺着软红貂皮，左右两侧各有仙女雕像，捧着火盆，熊熊青火直冒。

如此气派的宫殿，恐怕皇帝老官也自叹弗如。君小心瞧得有点儿傻眼。

忽而锣声再敲，哐地一声，歌女尽扑地上，一片静默。

君小心顿觉怪异，龙凤椅无声无息往后退去，走出四名美女，扛着一张太师椅，行向君小心，放下椅子，各自扑地。

君小心拍拍屁股，一把坐上太师椅，但觉偏了些，把它移正，对准龙凤椅，心想要受审，也得耍耍威风。

没人管他。

只见龙凤椅退至尽头，往下沉，再浮起来，已坐着一位

美若天仙的凤凰女子，年约三十，风韵逼人，尤其两道黑眉往耳鬓边扫去，凭添几许妩媚。

她声音轻柔悦耳：“欢迎到极乐宫来，从此你将无任何烦恼了。”

龙凤椅移近，君小心瞧得更清楚，巧凤凰已多媚，她比巧凤凰更媚三分，尤其眼睛，几乎会放电。一身黑色轻纱，隐隐透出红肚兜，她似乎并不怎么

正派。

君小心弄笑：“你是谁？把我抓来，该不会要我当你老公吧？”

那女子含笑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很难说……”

君小心暗中运及功力，想窃得她脑波，却发现她脑袋一点儿也没想什么。

那女子咯咯笑道：“你的摄脑术对我没用，因为我知道对付它的方法，就是别想什么，如何？你还满意吗？”君小心揶揄一笑：“人说美姑娘，豆腐脑，一点儿都没错，你的脑袋是空空的。”

“有何不可，如此才能无忧无虑呀！”

君小心讪笑：“你过的倒是挺开心？”

“你也可以如此。”

“我？你要把那椅子让我坐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

那女子移足落地，并未穿鞋，脚趾美得跟少女纤手差不多，又柔又轻地移步离开了龙凤椅。

“你坐啊……只要你愿意，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……”黑纱柔软贴身，妙态毕现，酥胸起伏耸动，撩人心弦，慢慢移过来。

君小心但觉不妙，急忙道：“你还是坐着好，那椅子，我不敢要。”

那女子咯咯轻笑：“其实谁坐还不是一样，在这里是没有主从的。”

浅浅地靠向君小心，一股香气袭来，弄得君小心坐立不安，急笑道：“大美人，我还未成年，不搞这些的。”

那女子含情脉脉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”手指伸出，白若春葱，指甲修得更美，往君小心下巴勾去：“好俊啊！浓眉大眼，还是双下巴呢！我都快着迷不能自己了。”

君小心忙着缩脖子，闪下巴，着急地笑道：“我哥哥更美，更俊。”

“听说了，可惜你哥哥武功好高，不好请，不过我还是会把他请来的。”

“我帮你请如何？他是我哥哥，我叫他，他一定会答应。”

君小心心想若她答应，自己也好借此溜回去。

那女子似知他诡计，含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我想跟你去，好不好？”

身躯又腻过来，君小心急忙道：“改天好了，你还是先回座的好。”

那女子呵呵笑道：“看你人小，心头倒是挺硬的，硬要把我赶走？”

君小心干笑道：“我哪敢，只是要你回座而已，那龙椅，我可坐不起。你是谁？怎会要我来此？”

“她们都称我仙子，你也可以如此叫我，要你来嘛……是要你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”

“怎会无忧无虑？”君小心苦笑：“看到你，我就觉得忧愁多多。”

极乐仙子歉声道：“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，我会避开你的。”

说着就想往回走。

君小心未想及她说走就走，急道：“等等！”

极乐仙子回首含情说道：“你后悔了？”

君小心叫道：“戏唱完了没有？你们把我抓来，到底是何用心？”

“没有啊！只是要让你无忧无虑，如此而已。”“我不信。”

“住些日子，你就会相信。”

“你不说，我永远都快乐不起来。”

“真的是如此？”

君小心有些气恼。

“你生气了？是不是很想找人出气？”

“没错！我想砸了这里！”

极乐仙子轻轻一笑，双手一拍，立即有位俊美男士进门，手中拿着大叠碗盘。

君小心怔愕：“那是干什么？”

仙子含笑：“你不是要找人出气？他是来让你揍的，那碗盘是让你砸的，还不够，可以爬上屋顶把宫殿拆了也没关系。”

君小心笑不出来，活了十数年，碰上怪事何其多，今天却是最怪的一次。要揍人，有人揍，要砸碗，有碗砸，这是什么世界？

“当真可以打？”

“只要能让你消气，任何事都行。”

“我不信！”

君小心当真跳下椅子，一拳往那人打去，抢过盘子丢往龙凤椅，甚至那人脑袋。只听得咣当作响，碗盘散落一地，那人被击退，又自走回，额头红肿，却不吭一声。

君小心不得不相信这是事实。

“我的天啊！这是什么鬼地方？”他哭笑不得，却又不得不笑。

极乐仙子含笑道：“这不是鬼地方，是神仙住的地方，你有机会成为神仙，我们都替你高兴。”

君小心满心纳闷，却得不到答案，心想那仙子难缠得很，倒不如自己另找人探消息，说不定可以摸出眉目。

“好吧！我就乐乐看，看你有什么名堂，可让我无忧无虑！”

极乐仙子含情一笑：“恭喜你了，成为极乐宫一员，马上你就能无忧无虑了。”

“甚好，甚好，先来酒菜，我饿啦！”

一声击掌，立即有人送来酒菜，君小心大口吃喝，仙子一旁陪着，关切地问他喜欢吃什么，味道够不够好，服侍得无微不至。

君小心对她总是存有戒心，吃的并不畅快，囫囵吞食，已告求离去，极乐仙子送他至宫门，君小心快步跑开，说是自己乐就行了。

极乐仙子含情交代，尽情地玩，在极乐世界，百无禁忌，眼看君小心走远，才满心笑容，退回内宫。

此后几天，未再见着仙子出现。

君小心本想找人打听，却问不出名堂，也想开溜，这地方似有无限大，且摆了奇门阵式，根本就走不出去。试了几次，摸不着门路，只好先混得熟些，看是否另有机会。从此，他开始注意四周人群，有男有女，男者年轻英俊，女者貌美动人，他们有的练琴，有的种花，有的高歌，有的挥毫、画画、练功……几乎能使人快乐的玩意儿，这里都有。当然也有些例外，例如赌博，本是无人玩，他一吆喝，马上有人陪他玩，实是过瘾。

君小心住在此有若大皇帝，为所欲为，日子久了，他似乎已习惯，清晨捣捣蛋，中午吃大餐，晚间上赌桌，或是串门子，果真乐不思蜀，早将外面

一切给忘得一干二净。一日清晨。

忽而远处传来打斗声，惊动极乐世界众男女。君小心亦在梦中被惊醒，觉得好奇，赶忙穿上衣衫，往打斗声奔去。然而奔至一道桥，已有几名守卫拦在那里。

“让我过去瞧瞧。”

一名守卫说道：“有人闯进，等处理妥善再过去不迟。”“就是因为有人闯进，我才想去过瘾一下，让开！”守卫不让他过去。

君小心喝道：“我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敢拦阻？”几日来玩晕了头，他以为自己是土皇帝，硬行闯关，却被逼回。

“我不爽啦！叫仙子出来！”

“仙子正在处理此事，你请稍候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

君小心武功斗不过他们，正想施展脑波摄人。那打斗声已移向他去，灵机一动，他想，此处有人拦，他处可能就没人，当下瞪向四人：“这笔帐，待会儿再算！”调头往别地方掠去。

然而行出半里，几座桥都把守卫兵，甚难通过，又自心想：“过桥不得，潜水总可以了吧？”

怕守卫发现，调头回宫殿，从该处下水，潜往打斗处，他水功不弱，一路潜行，并没被发现，及至一座小山，这才爬出水面。打斗声已停，只好自己摸索，往小山溜去。

这小山已无前殿那般豪华，反而阴森森，君小心暗道：“难道这会是地狱不成？”

更加小心地摸了过去。

潜行不久，忽然传来吵架声，心想摸对路了，又往半山腰潜去。

山腰一处平台，立有一男一女，吵架声自是发自他俩口中。

君小心已瞧清，那女的正是极乐仙子，再瞧往那男的，他不禁愣住了！

“金王天？”

来者正是金玉楼楼主，他双目尽赤，瞪着仙子不放。

君小心搞不懂，金王天为何来此，当下小心翼翼地躲起来，想瞧个究竟。只听仙子冷笑，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神情一扫殆尽，换来阴狠。

“你也知道要回来？”

金王天冷道：“我和极乐宫已无瓜葛，你为何还派人处处跟我作对？”

“谁跟你作对？我只是要你回来而已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何必杀我守卫，挑我分舵？”

“那只是给你一个小小警告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二十年前，你我恩怨已了，你分明是找碴！”

“是又如何？”极乐仙子冷笑：“恩怨已了？你竟敢把不死丹偷走，这算不算是恩怨？”

金王天沉默未语，随即又道：“不死丹也不是你的，我暂且保管，又有何不可？老实说，我怕你反悔。”

仙子哈哈冷笑道：“二十年来，我失去不死丹，可曾反悔？你分明是借口！”

金王天斥道：“谈这些无用，不死丹已不在我手中，你要如何？”

极乐仙子瞄向他，谗言道：“敢情你翅膀长硬了，想硬吃老巢？”
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我已老，我妻儿已经一大堆，想搞，也搞不出名堂，只想求个平静生活。”

“你现在也想过平静生活？那我呢？二十年来，我算什么？”

金王天轻轻一叹：“你我都老了，何必斤斤计较这些？”

“你老，谁跟你老？”极乐仙子斥道：“在我身上，没有那个‘老’字！”

金王天见她美貌如往昔，又自一叹。

极乐仙子现出迷人的笑靥：“王天，不如你我重修旧好如何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！”

“我不能，我已有妻室。”

“她有什么好？能及得我万分之一？”

“不只是她，我还有儿女……”

“我也可替你生儿育女。”

金王天摆摆手：“谈这没意义，我来是要你放过我，以后别再烦我。”

“办不到！”极乐仙子冷斥。

“你有何条件？”金王天当然知道她不会平白放过自己，此次单刀赴会，就是想听她条件而来。

“条件很简单，你留下，要不然，把不死丹给我找回来！”“没有别的？不死丹已不知下落，我亦不能留下……”极乐仙子冷笑不已：“你看着办吧！”

“我可以将金玉楼财产全部送你。”

极乐仙子哈哈大笑：“凭金玉楼那些财产，也想打动老娘？做梦！”

金王天怒道：“你分明是逼人太甚！”

“你又待如何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只好不客气了！”金王天摆出架势，准备再战。

极乐仙子谑笑道：“凭你那两下子，也想跟我比？”“我别无选择！”

“那是你自找的！”

极乐仙子猝然出手，身若鬼魅扑至，利掌一探，迫退金王天三步，五指一勾，扯下他胸前一片衣衫，放在嘴边吹去。金王天虽怒，却不乱，抽出长剑，绝招尽展，只见得银光万斗，团团将仙子困住，一时迫得她不得不出招封架。

“多年不见，你果然没荒废武功。”

仙子但觉来剑凌厉，她却身法迅捷，每当剑要刺及，她总是在差之毫发之间闪去。突然利剑飞刺她胸口，她本已伸手接剑，却又唉呀急叫：“莫要弄断我指甲！”宁可落闪四五丈，方以牙齿咬住剑尖。

金王天心知功力仍差她一大截，立即铤而走险，震断长剑变成三截，化为三件暗器，直封她面门、胸腰。

仙子反吐口中剑尖，打掉射向面门的暗器，又反手切下胸口断刃，腰际那柄已撞来，不得已只好倒翻身形，避开它。

金王天见她头下脚上之际，立即欺身，一掌探去，仙子连闪数次，却因先机已失，闪过两掌，肩头仍被扫中一掌，空中连翻七滚，方自落地。

“好功夫！”

仙子怒意已生，大喝一声，右掌凝力，欺扑过来，她身躯似如鬼魅，方见她欺身，人已到眼前。金王天手中无剑，只好迎掌封去，掌掌碰触，叭地脆响，金王天手掌疼痛，上冲胸口，马步不稳，往后撞去。仙子追掠他头顶，背背相向，她头也不回，一掌扣住金王天左肩，这一扣，指甲渗肉，任金王

天武功再高，已使不出力道。

仙子冷笑道：“凭你这功夫，也敢闯入极乐宫兴师问罪？”

金王天轻轻一叹，双手垂下，不再反抗。

仙子把手松掉，拿出白绢，拭去指甲血痕，怨声道：“你这没良心的，害我指甲沾血，又得洗上三天才没腥味！”

金王天叹息，未再回答。

仙子瞪向他，冷道：“你已经输了，看着办吧！我明天等你消息！”

说完掠身飘往山下。君小心不敢动，她未发现，径自离去。

金王天则坐于平台右侧古松下一棵被切成圆椅的木头，一脸吃重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过了许久，君小心但觉仙子不会去而复返，这才溜向平台，细声说道：“金楼主你还好吧？”

金王天顿觉有人，转头一瞧，见着君小心，吃惊万分：“你怎会在此？”

“比你差，是被捉来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难怪老夫找你不着。”

“你找我有事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此事。”金王天轻轻一叹，忽有所觉：“你来多久了？”

“你是说我来极乐宫？还是来这里？”

金王天不知如何回答。

君小心道：“到此宫大约半个月，到这里，足够听你们的谈话。”

金王天长长一叹：“知道也好，有人商量，心情会好过此。”

君小心等他心情比较平静，才席地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以前也来过这里？”

金王天一脸回忆的神情：“那该是二十几年……近三十年前了吧……我跟你一样，是被捉来。”

“那时候，仙子已在了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她……该有几岁了？”

“不清楚，三十年前她是如此模样，三十年后，也是如此，不过我猜她该有八十岁开外了……”

“如何断定她如此老了？”

“当时我曾碰过一名五十余岁的老头，他则说已来了二十余年，是以才做此推算。”金王天抿抿嘴唇，又道：“事实上，她是幽冥教的最后一位弟子，近百年前，幽冥教覆灭，她还在襁褓中，是由一名女婢带大，这事是她自己亲口告诉我的。”

“幽冥教为何会覆灭？”

“不清楚，此教派虽邪，却非被武林围剿，传言似乎内乱，相互拚杀而亡。”

他拿出骷髅标记，说道：“这骷髅若未长尖牙，而且用四方牌，即是幽冥教标志，她为了不同于那一派，所以自行弄出这骷髅。”

“原来你早知杀你守卫之人，是她手下。”

“刚开始不敢确定，毕竟也有可能是他人冒充，后来又有两处分舵被挑，都留下这记号，我不得不来此查明，结果真的是她，唉……”

君小心淡声问道：“刚开始，你们好像在谈不死丹？”

金王天长叹一声，才娓娓道来：“不瞒你说，当初，老夫以偷得不死丹交换自由，她始答应放过我，后来我真的把不死丹偷回，又趁她不注意，偷偷带出极乐宫，使她得不到好处，唉！若非你说出，她岂会知道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这可不一定，你别忘了我还未说出之前，她早已砍去你守卫脑袋，可见她事先早已获知这消息。”

金王天眉头不禁皱起：“对啊！老夫怎会疏忽？到底是谁告诉她？”

“这只有问她自己了。”

“我想她必不肯说。”

“反正说不说都没关系，因为不死丹已不在你手中，她想要也没得要。”

金王天长叹不已。

君小心追问：“你跟仙子，关系似乎不寻常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以前在此处，她跟我乃是夫妻相称。”金王天无所避讳地回答。

“后来呢？你为何想离开？她如此美……”

“因为我发现了她的秘密——她以前的老情人。他说及仙子的年龄，以及她保生之道，实在令人毛骨悚然。”

“她如何保有青春？”

“换皮。”金王天余悸犹存：“我听她老情人所言，半信半疑，才躲入她秘室，因为她每年总得失踪一个月，说是练功以助美容，暗地里即在换皮。”

“有人替她换？”

“没有，是她自己换，你一定想象不出那恐怖的情况，她将自己头皮、脸皮，甚至全身肌肤剥下，浑身是个血人，还看得见血在流，肉在抽，筋在动，红条肉里挂着白碎肉，比煮烂的死人还来得恐怖。看得连连大呕，她也发现了，却不能走远。然后再将自己套在另一张和她身材差不多的少女皮囊上，多肉要切，少肉要补，活似个杀人肉铺子……”

不但他想呕，连君小心都听得头皮发麻，翻胃连连。

“她穿人皮，接口在何处？”

“腰际，和穿衣着裤一样，先穿裤再着衣，连头一起套上，接口除了腰际有淡淡红痕外，眼眶和嘴唇都瞧不出，若有，画些眼线、胭脂也就隐去了。”

“那她……每年需要杀一个女人了？”

“杀人对她来说，并不是件大事。”金王天道：“从那次以后，见着她即想起那幕情景，对她哪还敢有爱？是以要求分手，她则说换皮并无啥好怕，人老了才可怕，将来我老了，也要替我换，让我永保年轻，我听得腿都软了！”

“你没问她，剥皮的滋味不痛？还是另有药物止痛？”

“问过，她说有药，但效果不大，若先注射麻痹神经，则手脚不灵活，若先剥皮再涂药，伤口甚难愈合，而且退药后，更是疼痛，倒不如不用药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

君小心好似觉得脱了一层皮：“她为了年轻，竟连剥皮之苦也能忍受？还有啥事做不出来？”

金王天轻叹：“在她来说，已无善恶之分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她如何让你离开？”

“当时她仍以美貌出现，但我再也无法忍受那幕情状，遂要求她让我离去，她则说从来没人能走出极乐宫一步，我说人总是会老的，纵使她每年换皮，外表得以不老，但五脏六腑却会老坏，到头来，仍得死去，何苦逼我留

下。她听了之后，沉默甚久，最后喃喃说出，若有不死丹，将能长命不死。我才以找寻不死丹为交换条件，她终于答应让我找着此丹时，放我离去，以后你都听到了。”

君小心问：“她武功比你高，她为何自己不去找？”

金王天道：“那是因为她怕老，虽然她换皮后，肌肤白如雪，却禁不了阳光照射，只适合活在这温凉湿气较重的地方。”

“难怪此处看不到太阳，原是这原因。”君小心问：“后来呢？你为何寻得不死丹，又把它偷走？”

金王天轻叹：“我想及她如此残酷，若服下不死丹，则能脱胎换骨，再也不怕什么阳光，自能出去，届时武林将遭殃，是以前才把不死丹偷走。当然，我也想借此丹练成绝世武功，自可对抗她，不再受她威胁。”

君小心点头：“要是我，我也会偷。只是你确定练成天王七式，可以打败她？”

金王天道：“我在此等了近十年，对她功夫了解不少，也创出天王七式，目的就在对付她，若练成，想来没什么问题，不过，若她近几年又学得其他功夫，那就不得而知，幸好不死丹功能脱胎换骨，纵使不能制服她，也该能与她相抗衡才是。”

君小心频频点头，认为应该如此，问道：“她不出门，如何练其他功夫？难道另有方法？或是有人愿意送上门？”

金王天瞧向他，说道：“跟你一样，大都被捉来的。”

“奇怪？我武功并不高，她抓我有何用处？”

“你功夫不高，却十分吓人，尤其慑脑术，普天之下，恐怕只有你会，她当然来抓你回来，想办法骗出你的武功。”

“可是她并没对我行骗。”

“她已经开始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君小心有些不信，自己如此聪明，岂会受骗？

金王天反问：“若是你亲人、朋友，交情十分要好，你会把武功传给他？”

“可能吧……可是仙子并没跟我套交情……”

“她没有，别人却有。”

君小心若有所思：“难道前殿那些人都是用来骗我武功的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金王天道：“因为他们也不知受骗，跟你一样，享尽人生，然后沉迷深陷不能自拔，到后来，什么秘密、武功也都说出。”

君小心心头一凛，可不是吗？混上半个月，简直乐晕了，偶尔见着他们练功，总是会过去耍闹几招，还自鸣得意地说出自己功夫厉害，虽没有传他们，却指点不少，日子久了，难保不会被学全，极乐仙子这招果然厉害。暗自庆幸金王天撞来，否则自己还不晓得要沉迷到什么时候呢！

“那些人都是怀有奇特武功的吗？”

“不一定，有的是筋骨奇佳，可练上乘武功，极乐仙子认为她和她的手下才是天下最好的品种，她想把人类通通变成好品种，如此就无乞丐、白痴之类的人了。”

“如何改变？把那些人全杀了不成？”

“必要的话，她会如此。”

君小心感到毛骨悚然，这样的人，摆在外边，将会是什么局面？

“咱们溜吧！我可不愿待在这里！”

金王天摇头：“走不掉，外头阵势，恐怕天下无人能破解。”

“你不是进来了？而且还出去过？”

“话虽不错，那得得到她允许，方才我闯至一半，还不是被拦？”

君小心也闯过，却摸不着头绪：“这是什么阵，如此厉害？”

金王天道：“听说是武林四大至宝之一《还魂引》里头所记载的阵法，百年前那秘籍似乎落于幽冥教手中，否则这地方早已被发现了！”

“《还魂引》现在还在她手中？”

“大概没有，她只知此阵出入方法，其他地方，她也未必敢闯。”

君小心本想从她身上偷得，闻及此，不禁有所失望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没她答应，永远出不去了？”

“没错！”

回答的不是金王天，只见极乐仙子飘身前来，面容含笑，一副慈祥，哪会是女魔头模样。她回宫时闻及君小心失踪，心知有异，是以又调头回来，果然找到了人。君小心头皮收缩，见到者就似剥了皮的血人，一时愣在那里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极乐仙子含情道：“我这么可怕吗？”

君小心干笑：“不会，不会……”

“既然不会，你为何想走？”

“我……去叫哥哥来陪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真的。”

极乐仙子咯咯笑起，媚态撩人。

金王天冷道：“你别再唱戏了，你的事，我全都告诉他了！”

极乐仙子瞧往君小心，目光仍含情：“你认为我这样做，错了吗？”

君小心干笑：“还好。”

“还好，就是赞成了？”极乐仙子语音转感伤：“其实把无用的人利用在有用的人身上，又有何不对了？”君小心没回答，他早已认定她心态失常，说了也是白说。

极乐仙子瞪向金王天，斥道：“好好一件事都被你破坏了，你居心何在？”

金王天冷道：“既是好事，为何怕人说？”

“我杀了你！”极乐仙子目露杀机，右手一抬，就要劈掌。君小心急忙拦过来：“别急，别生气，有话慢慢说。”极乐仙子含情又笑：“你若能为我如此，我都快要高兴死了！”

君小心干笑：“我正为了你。”

“为我？我可不懂了。”

“你不是缺少不死丹吗？金王天准备想替你夺回，你一掌打死他了，你恐怕就得不到此丹了。”

“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！”君小心目光闪了又闪，暗示金王天，先离开这鬼地方再说。

金王天会意：“只要找得到，一定替你找回。”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君小心急笑道：“一定找得到，两位何必伤和气呢？”“是他要伤和气，可不是我！”极乐仙子冷道：“说，你要多久才能寻回？”

“三年。”

“太久了，我等不及！”

君小心道：“唉呀！找得着，又何必在乎几年呢？”“不行，最多只能一年。”

“一年就一年，我们替你认真找就是，我们走啦！拜拜！”招招手，推着金王天即想离去。

“站住！”极乐仙子飘身拦下，含情笑道：“他可以走，你走了，我可就要伤心了！”

君小心浑身不自在：“你别伤心，我很快就回来！”想钻过极乐仙子，仍被拦下。

“你还是不能走！”

“唉呀！我还年少，再混几年再来也不迟，何况你要我的武功，什么摄脑术？其实我也不懂怎么教你，我出去把我爷爷找来，他是天下有名的神医，必定能如你所愿，甚至还可以帮你看病，换皮呢！”

“你爷爷是谁？”

“人称死命活医阴不救，如何？名气够响了吧？”“是他？”极乐仙子一阵惊诧，随即满心高兴：“我该想到除了他，谁还能弄出你这小鬼？”

“你是答应我走了？”君小心见她如此吃惊而又笑的高兴，心想事情有了转机。

极乐仙子终于点头：“好，我放你走，不过你得把你爷爷带来！”

“没问题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”

“要多久？”

“十年吧！”

仙子一愣：“你在开玩笑？”

“没有啊！我说的都不算数，只好说长一点儿，让你杀价！”

极乐仙子笑的甚倾心：“你果然不同于他人，我好喜欢你，就和金王天一样，一年吧！久了，我可等不及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，我们走啦！你慢慢等啊！”

君小心急欲离去，极乐仙子也不为难，领着两人往奇门阵势绕去，只见得阵中幻象百出，忽而行向楼阁，忽而亭台、水榭，甚至钻入地道，绕绕行行，任由君小心记忆惊人，此时也被转得头晕眼花。

极乐仙子一半是故意，一半则须如此行走，约过了一个时辰，眼前一白，浓雾罩四周，待冲过浓雾，一片山水迎来，方失去那天庭般的宫苑。

君小心、金王天不敢多停留，赶忙告别离去，极乐仙子含情送客，只一招手，发现阳光过强，径自入了雾区。

奔行数十里，才发现小村，君小心打探之下，才知出了关外青海湖附近。

两人商讨一阵，决定先回中原。

在途中，金王天要君小心别说出此事，为了金家安稳，他也答应了。

第十四章 老天雷老

七日后。

金王天已回洛阳金玉楼。

他虽想邀君小心作客，但小心惦记着哥哥及公孙炮，遂婉拒了，至于取得不死丹一事，时间仍长，两人也未提及。匆匆告别，君小心已取道泌阳，准备回老巢，瞧瞧哥哥。这一日，行至半途，已是午时，遂找家客栈打尖，叫来几道小菜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客栈除了三桌客人外，靠西窗则坐了一位老和尚，下巴拔出，宛若戾斗，胡碴稀稀松松挂在唇边，形状甚是古怪，贼眼乱动，不停地瞄向君小心。

看他是和尚，却吃着大鱼大肉，不穿袈裟，穿烂袍，左肩露，右肚穿，膝盖以下全露白，双腿如瘦竹，穿着一双拖鞋，和叫化子差不多，却敢坐此饭馆，大吃大喝。君小心但觉有人瞧他，转头望去，发现这古怪老僧正也瞧着自己，弄人一笑：“老头你可真潇洒，有鱼有肉吃啊！”和尚大笑：“有钱，当然能吃了！”

“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。”

和尚笑的甚是开心：“对我是问题，对你就不是问题了，因为老衲知道，你是当今最富有的人。”

“话是不错，可惜我没那种习惯。”

“你不是开当铺的吗？”

“没错，你要当什么？”

“我，全身！”

“你？你的人想当给我？”

“不错，当给你，当你爸爸。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这倒是一件很新鲜的事。”“你不接受？那你就不是天下第一当！”

“我接受。”

和尚欣喜，转向虎视眈眈的店小二：“看到没有，我儿子来替我付帐了，你向他收去！”

店小二弄不清为何会如此？反正有人付帐，总比白吃白喝的好，立即哈腰行向君小心。

君小心道：“你有没有搞错？小孩子跟着爸爸出门，哪有小孩付帐的道理？去跟我爸爸收去！”

店小二老脸挂不住，怒瞪老和尚，喝道：“花和尚你也敢白吃白喝，看我如何修理你！”

和尚急了：“小鬼，你敢食言，不接受我的典当？”君小心笑道：“自然接受了，否则你怎会变成我爹，付帐自是小事，我爹还得背我走路，喂我吃饭，偶而也要替我换换尿片啦！爹你真伟大呀！”

和尚只能苦笑，眼看小二奔来，赶忙闪开，躲向君小心，急道：“我另有当品，你先付帐。”

手中抓出一件破布，晃向君小心。

君小心笑道：“这破布若值钱，你押给小二不就得了！”

“他不懂，这是武林秘密。”

说及秘密，君小心已有了兴趣：“什么秘密？”“你付帐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君小心往口袋抓去，却发现银子不见了。

此时和尚已翻窗出去，晃着闪闪生光的银子，笑道：“谢啦！你好好的应付吧！”说完拔腿即奔。

君小心喂喂直叫，想追人，小二却拦向他，冷道：“客官你先付帐再走！”

“你没看到我的银子被他扒去？待我追着他，再回来付帐！”

小二冷笑：“见多啦！你们一唱一搭，跑了岂会回来？我看那银子说不定还是假的呢！”

在旁的食客全都瞧过来，君小心甚是瘁心：“你这小子实在不通人情，快站好，若我躬身道歉！”

食客心想这下该有好戏看了，岂知好戏出在小二身上。原来小二不懂武功，被君小心一喝，已被摄住脑袋，要他躬身，他即躬身，忙说对不起，抱歉，他错了！君小心正得意之际，掌柜的气冲冲奔来，他未敢停留，赶忙穿窗而出，逃之夭夭。

小二突然醒来，不明原因，急叫着想追人，却被掌柜拉住，斥道：“哈腰哈得过瘾，这酒菜就由你付了！”小二莫名其妙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好自认倒楣了。君小心追了十余里，未见和尚，已是满头大汗，心想只有等以后碰上了再说，遂找条小溪，洗把脸，让自己轻松一下。

岂知洗得过半，却听及上游传来笑声：“老天无眼呐！叫好人吃洗脚水啊！”

君小心抬头瞧去，那和尚竟然在那里洗臭脚，实在太可恶了，登时尖喝：“你找死！”

那喝声尖锐，震得和尚一愣，就此一愣，君小心已扑至，他想躲闪已是不能，双双落水，打得甚是激烈，水花乱喷。

“你再逃？看我如何叫你喝神仙水！”

和尚一时不察，已被抓按水中，君小心干脆撒泡尿，想将他淹死，方撒完，他已呵呵谑笑起来。

和尚但觉溪水变咸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呀然尖叫，蹦出水面。君小心却另有绝招，伸手扯住他长袍，和尚不知，冲力过猛，唰地一声，全身尽光，如冲天炮冲高。他唉呀尖叫，双手罩往下体，又落回水中。

君小心已跳向上游，洗净自己身躯，手中烂袍晃个不停：“臭和尚，如何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也想来个美人出浴？不怕如来佛请你去吃早餐？”

和尚哀求道：“小兄弟你行行好，把袍子还我，那是老衲唯一的家当了！”

“没关系啊！银子不是给了你？可能落入水中，你捞它几下不就成了，呵呵！那银子足够让你买十件睡袍，就算我送你好了。反正你皮干肉干，也没什么好看，我走啦！”

说着，君小心就想离去。

和尚更急：“等等，那黄皮布，真的有秘密，和尚送你即是。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藏宝图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君小心有兴趣了，遂往烂袍找去，把熏黄皮布找出，摊开瞧去，虽已浸湿，仍能看出不少山峰、字迹。和尚有点儿得意：“你该相信老衲没骗你了吧？”君小心追问：“它是什么宝物？”

“武林四大宝贝之一——天雷镜。”

“真有这玩意？”

“一定有，老衲是从……从一处古墓中得来的，假不了。”

君小心先是好奇，随后已觉得没趣：“虽是有图，却难寻得很，我没兴趣！”

连不死丹从他手中转过，他都不心动，何况是未到手的宝物？

和尚道：“那天雷镜传言可劈山裂地，威猛无比，得了它，足可称霸天下，你却不要？”

“想，想死了，可惜还没落入我手中，这破布你留着自己用吧！”

君小心想把它丢还和尚。

和尚急了：“用它换那袍子，总得了吧？”

君小心瞧瞧袍子，瞧瞧黄皮布，衡量结果，才勉强点头：“好吧！虽然两样都烂，却没你这洞洞袍烂得离谱，就跟你换了！”

他这才把袍子丢过去。

和尚如获至宝，赶忙穿在身上，却发现多了不少洞，急道：“本来不是这样的……”

那当然是君小心故意扯挖，他呵呵笑道：“没办法，你的烂袍太烂了，一不小心就破了，将就些嘛！”

和尚没办法，只好如此了，穿妥后，方自上岸，功力运出，水气直冒。

君小心道：“下次再偷我银子，休怪我要把你脱光绑在城墙上，让你风光风光！”

他举步即去，谁知走了半里，发现和和尚仍跟在后头，怒目一瞪。

“你想如何？难道还嫌衣服穿的太多？”

和尚急道：“没有，我在保护你……”

君小心脑中突有感应，惊愕道：“你想陷害我？”和尚心思被说中，老脸一红，却极力否认：“没那回事！”君小心运功想摄住他，和尚猛念阿弥陀佛，让自己脑袋空白。

君小心见他知道应付方法，也拿他莫可奈何，突又觉得有人追近，赶忙将黄皮布丢还和尚，大声说道：“藏宝图还你，我不要了！”

和尚没想到他会丢还，惊诧中伸手接去。

就在此时，一声大喝传来：“老秃驴，你敢偷我藏宝图？”只见天空罩来庞然大物，满头白发白须，掩去面目，双掌尽张，扑向和尚，有若老鹰抓小鸡，威猛无比。和尚见来人，头也不回，拔腿即奔。

那人一掌打下，人未击中，却把溪岸震出大坑。他借势翻折，拔身又追，双脚根本未落地，化成疾风，一闪即失。君小心猜不出此人是谁，功夫甚高，而那和尚也不低，穷追之下，他老是能从容应付。

“哼！连我你也敢耍？不要命了？”

他自得识破和尚奸计，高唱凯歌，往回路行去。三天后。

已返家门。

出门一趟，已半年余，想是爷爷必定回来。

未进门已喊叫着。

迎来的却是君小差，临门而立，他含笑道：“弟，你可回来了，爷爷念你念久了。”

“他人呢？”

“在床上。”

“生病了？”

“被毒物所伤……”

“中毒了？连爷爷自己也医不好？”

君小心甚为紧张，赶往床前奔去，他爷爷是神医，若医不了，那必定十分严重了。

方至床前，阴不救勉强坐起，除了较为清瘦外，看不出中毒迹象，他含笑道：“君儿，玩的还好吧？”君小心一时难忍亲情，泪水挂了出来：“爷爷您中毒了？”紧抓阴不救双手不放。

阴不救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爷爷死不掉，倒是你，让爷爷担心死了，这么久才回来？”

闻及爷爷死不了，君小心方好过些，拭去泪水，破涕为笑：“爷爷不是说我是超级品种？怎会出事？”“话是不错，只可惜你武功差了些，要是像你哥哥，爷爷自能放一百二十个心了。”

“我下次多练几招便是；爷爷您是被何物所伤？”

君小差说道：“七头龙，奇毒无比。”

君小心没听过。

阴不救道：“七头龙是一种变种蛇，脑袋长角，跟龙头差不多，而且有七个头，每个头各有剧毒，常人要是被咬一口，当场毙命，爷爷一时不察，被咬了七口，再大神通也搞不出名堂了。”

“爷爷为何找它？它可以医好哥的病？”

“总得先找到药，才能确定。”

君小心瞄眼道：“您何苦如此？要是赔了命，叫我们当孤儿是不是？以后这种事，由我们来做。现在要什么药，才能医好。”

君小差道：“爷爷已配好药，只是那毒性各分为七道流蹿，非得有七道劲流逼迫，很难把它逼出体外。”君小心道：“这么说，是少了强劲内功？我去找人。”说着转头即走。

君小差忙说道：“弟，我已去请人了。”

“请谁？功夫够不够好？”

“爷爷以前的老友，我也没见过，想必功夫不会太差。”“会是谁？”

君小心正揣想另有何“亲戚”之际，外头已传来急切的叫声：“死不救，快来救我啊！雷老头快杀了我！”君小心惊诧：“是那花和尚？”

正想教训那人，和尚一溜烟已钻向阴不救床前。“你快阻止雷老头，他发疯了！”

吼地一声，散发老人扑进门，茅屋一阵晃动，他举掌就要劈人：“臭和尚，你是死定了！”

和尚赶忙抓起阴不救挡在前头，急说道：“老雷息怒，是死不救叫我拉你来的！”

雷老头乍见阴不救，手掌顿住，惊诧：“死不救，你怎会在此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这是我家，我当然在此。”

雷老头哈哈大笑，声如洪钟：“一别十数年，没想到又见面了，你可安好？”

他手大脚粗，拍起阴不救的肩头，更是劲道十足，差点把他拍下床。阴不救苦笑：“被你一拍就不怎么好了。”雷老头惊愕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“否则又何须你们两人同时光临？”

“谁伤了你？老夫劈了他！”

“不是人，是怪物。”

“那我就没办法了，说，要我如何帮你？”

“用你内力替我逼毒。”

“简单！”

雷老头马上就要输入内力。

阴不救摆手苦笑：“你一人不够，要七道劲流才够。”和尚道：“就是因为如此，和尚我才把你请来。”雷老头喝道：“请我来，也不必盗我宝图！先救老阴，再找你算帐！”

和尚苦笑：“真是善无善报，老天无眼呐！”阴不救立即向君小差介绍：“和尚法号老天，少林硕果仅存长老。雷老名号雷神，铸造兵器，天下独步，他俩数十年已未过问江湖事，此番能请得来，实是爷爷荣幸！”

雷老哈哈大笑：“太客气了，阴老救过俺的命，一辈子也还不了！”

阴不救淡然一笑，发现少了一人：“咦？小心呢？”君小心见着和尚是爷爷朋友，心头早叫糟，要被认出来，那还得了，已抓起膏药贴往脸部，尚未贴好，爷爷声音已传来，他只好回答：“我在此，有什么话，跟我脑袋说好了。”这声音，老天和尚听来耳熟，又不敢认人。

阴不救笑道：“爷爷又不是想测你脑力，快转过来，瞧瞧两位大人物。”

“什么大？瞧了可真会头大……”

终于把膏药贴好，才转身，含笑对着众人。

阴不救见他脸上贴满十几块膏药，只剩两粒眼珠打转，怔然想笑：“君儿你这是……”

“爷爷，我得了癫痫病，要贴膏药……”

“可是刚才怎没见着？”

“刚开始，不易见着，先贴上，免得脓化了，留下疤痕。”说完，君小心又向雷老、和尚装笑几声：“在医言医，请能见谅！”

阴不救纳闷：“奇怪？爷爷以前给你下的药已够好，怎可能会长癫痫？”

“总有意料嘛……”

老天和尚似已认出小心，轻轻笑着：“真是意外啊！”伸出手，将膏药一张张撕去。

君小心并未躲闪，目光怪瘳地说道：“让我保持一点儿神秘感，不好吗？”

和尚轻笑：“太神秘了，天下第一当竟会在此出现？”

君小心窘瘳闷笑道：“你愿意当什么，我们从头再来，如何？”

他暗示和尚别说，他愿意补偿。

和尚已把膏药撕下，淡笑道：“这么嫩的脸，怎会长癫痫呢？”

君小心干笑：“爷爷的药最灵了，刚刚贴上就好了……”“真是好药啊！”

“多谢夸奖……”

和尚转向阴不救，笑的有些瘳：“这就是你的孙子？号称天下第一当，能摄人脑波的孙子？”

阴不救似也知出了事，干笑点头：“够劲吧？”和尚道：“不但够劲，还脱光我衣服，请我喝咸茶，这算是哪门子见面礼？”

雷老忽而哈哈大笑：“小娃儿，你请他喝尿啦？好！喝得好，就凭这事，雷某今天护定你了，就算是替俺报仇吧！”纵声大笑。

君小差掩口暗笑，弟弟又做出绝事了！

阴不救以为只是整整罢了，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难怪小心会贴膏药，他也捺不住笑意，却又不得不责备小心。“你怎能对老和尚如此无礼？”

君小心窘红着脸：“是他偷我银子，害我没钱付帐，后来被我逮着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和尚武功好，怎会被你逮着？”

“他想嫁祸给我，又在溪边洗脚，故意要我喝他洗脚水，所以……我才如此……”

和尚大喧佛号，窘困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，全是天意，老衲认栽了！”

阴不救轻笑道：“老天，别的不惹，惹上我孙子，算你倒楣了！”

和尚苦笑：“因果循环，履报不爽啊！”

雷老哈哈大笑：“下次你再偷俺东西，俺就把你交给这小娃娃处理啦！”

君小心见爷爷似乎不罚，咯咯笑了起来，笑声中，含有无尽弄人的味道。

阴不救笑斥道：“以后不准对老天前辈无礼，要是传出去，对少林弟子难以交代。”

“是，君儿以后不敢了。”

雷老爱意有加，伸手抓摸君小心脑袋：“人聪明，筋骨佳，做俺徒弟如何？”

和尚道：“恐怕你教不了他，阴老教的功夫还会差吗？”

“俺又没说教他武功，俺教他铸剑功夫保证叫他铸出天下第一神剑！”

阴不救转向君小心，含笑道：“你得谢过雷老，他铸剑功夫，天下无双。”

君小心连连谢过，心头却兴趣不大。

雷老频频叫好，又拿出那张藏宝图，交予小心：“这是天雷镜宝图，送给你，就算是见面礼吧！”

和尚叫道：“老雷何时如此慷慨，将天下至宝送给别人？”

阴不救惊诧道：“雷老你如何取得这宝图？”

雷老道：“运气啦！三年前在燕绝岭找矿石，挖出一秘洞，里边死了两个人，手中还拉着这宝图，俺就把它随手抓

来，才发现是这玩意，后来寻了数年，却一点儿结果也没有，想是要有缘人才能得它吧！”

阴不救欣然道：“君儿收下它，将来还望你找得天雷镜，它用处不少。”

君小心依言收下，礼貌地谢谢雷老。他一高兴又哈哈大笑。

随后，老天和尚问及该如何疗伤。阴不救则说，只要背心命门、至阳、灵台三穴，胸口巨阙、头顶百会，以及左右太阳穴即可。

和尚道：“我和老雷跟大公子，三人六手也算了六处，另一处要小毛头不成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君儿扣命门穴，他内力虽弱，但配合我的内力，也勉强可避得了毒了。”

和尚道：“命门是重穴，如此可好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其它各穴仍都是重穴，没啥关系，只要力道运得恰当，并无差别。”

君小心喝道：“你没听过我名字叫小心？我自会小心，要是不行，你头顶过来不就得了。”

和尚只好如此想了。

当下阴不救立即服下药物，随后打坐地面，和尚和君小心抵住其背面三穴，君小差抵其百会和巨阙穴，雷老则抵左右太阳穴。

先由阴不救运出内力往心脉逼去，不久可感觉出七道劲流四处奔窜，四人立即运劲送往体内，和那劲流在捉迷藏，东奔西逃，南拐北弯。

好不容易第一道劲流被君小差抓着，和尚和雷老暗自惊讶小差功力如此之高。

盏茶工夫一过，六道劲流全被抓住，只剩一道仍在脱逃。君小心不禁有气：“妈的！你在体内嚣张，哪天把你老爹那七头龙给宰了！”

这一分神，那劲流窜了过来，君小心唉呀一声，赶忙运动去挡，却抓不着，如泥鳅般滚滚滑滑。谁知却因祸得福，另六道劲流随之涌来，把那道劲流结夹得劲弹不得。阴不救心知是时候了，再运真力，当前引导，劲流汇合成一，引往嘴巴。

君小心又露笑意：“好小子，看你敢作怪？夹死你！”

方才是松了力道，现在他力道推出，岂知就只这么一推，竟然冲散劲流，使得它们分崩折离，各自散了开来。

阴不救闷哼，显然受了震伤！

君小差急道：“快撤功力！”

和尚和雷老立即撤去功力。

君小心也撤了，干笑道：“没想到我的功力这么高……一冲就散了！”

君小差急道：“弟，别分心，内力不能时强时弱，会伤着爷爷！”

君小心不敢再笑，困窘地点头：“知道了，刚才它太可恶，现在我会小心。”

四人这才又输入内力，钳制劲流，有了一次经验，四人做起来较为顺手。炷香光景，再次把七道劲流逼成一处，冲向咽喉。阴不救已冒冷汗，毒性顽强，连冲六次，方将它逼出体外，顺着咽喉流向口中，渗出五颜六色的毒汁，腥味扑鼻。

阴不救担心余毒留于体内，再引劲循逼一周天，方叫四人收势。

四人撤功，挽手拭汗，才嘘口大气。

君小心仍带劲得很：“爷爷好多了吧？要是没好，我还可以再逼。”

阴不救苦笑：“不用啦！你再逼下去，爷爷可受不了，你的功夫实在太厉害了！”

君小心窘笑一声：“没办法嘛！一对上手，还真控制不住。”

拾起毛巾欲擦毒汁，阴不救却要留下它来研究。及至处理妥善，调息一番，再服下药物，精神方自好转许多。

和尚问道：“是何毒物，伤得你如此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七头龙。”

“是这玩意儿，听说它只出没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十分难找，而且每至月圆，必张嘴吸收精华，此时毒性最强，却是唯一逮它的机会，你为何打它主意？”

阴不救瞄向君小差：“为了他。”

和尚不解：“小差武功好得很，他有何毛病？”

“月圆时，武功尽失。”

“有这种事？”

君小差淡然一笑：“只觉得月圆时脑中一片空白，好似什么武功、运气方法都忘了！”

和尚寻思道：“易筋经记载，达摩成仙时，立于月下，七日武功尽失，或许跟这有关。”

阴不救道：“自然有关，只是达摩吸收日月精华，小差吸收不了，不知哪里短路，我只好找那七头龙，想研究研究。老天，何时也把易筋经偷来瞧瞧？”

和尚困窘道：“那我老天岂不成了另一个辣心和尚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

“反正你六十岁那年已改正归邪，荤素通吃，少林早不要你，偷它一把又何妨？”

“偷一把则要命，老天有眼，不敢胡来，否则少林将瓦解无存。”

雷老嘿了一声：“你不敢偷，俺去偷，保证把藏经楼给拆出大洞！”

和尚苦笑：“你这哪算偷，简直是轰雷，阿弥陀佛！少林哪能经此大难？”

“难道你想见死不救？”

“就这么办吧！死不救若用着时，老衲我再回去借来瞧瞧，再背给老阴听，这该是最大极限了！”

雷老问向阴不救：“如何？”

阴不救笑道：“差不多啦！老雷，人家总有个根嘛！”雷老讪笑：“什么根？他都不要了，咱们还替他留？”说完和阴不救大笑不止。和尚摸摸鼻头，大念阿弥陀佛！

随后，雷老又问：“死不救，可有他事要俺帮忙？”阴不救想想，要君小差到后山洞去拿出黑盒，打开盒盖，冰气冒出，装的正是变形虫般的青黑色怪物。君小心没见过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好像脱了壳的蜗牛，四处蠕动着。”

雷老和老天和尚也瞧不出是何怪物。

阴不救道：“老夫也不知它是何物？不过却知道它的特性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装得了它！”

雷老道：“铁箱呢？把它封得死死，它仍能逃出来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可以，而且比冰块更容易，它不但像水一般，无孔不入，就算没孔，它也会分泌一种黏液，将东西腐蚀，然后钻出。”

只见得这青黑怪物不停蠕动，时而如珊瑚，时而如海星，呈不定形变化，忽而触及冰块小缝隙，化为细针般的触须往里钻，深入冰层两三寸，然后身躯就如沙漏般一直往那头涌去，终于将那头挤得圆大，也往底层推进了三寸。

君小心道：“把冰盒倒过来，它不就得往下钻，更费时了！”

阴不救道：“这不成，它天生似知何处较薄，自会往那边钻去。”

他把冰盒倒置，果然怪物仍往上头钻去。

君小心干笑：“它倒是很聪明喔！”

雷老道：“当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关住它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我已用尽方法，只觉得用冰镇住它，让它分泌物减少些，能关得久些，其他就看你是否能铸造出一种它穿不过的东西了。”

雷老点头：“俺试试。呵呵！这怪物倒神奇非常，你何处抓得？”

“深山中，本以为它是海中物，怎会跑到山上，才把它带回，结果竟把我考倒了！”

老天和尚说道：“世上万物，无奇不有，也许是另一生物之变种，或而将来即能大量发现。”

阴不救点头，认为他说的有理。

君小心好奇道：“它除了会钻之外，还会什么？”

“不清楚，不过爷爷这条命，一半是它捡回来的。”阴不救道：“我不放心它在家中，遂带在身边。找到了七头龙，它们正吸收日月精华，我摸向前，却被咬着，滚落地面，盒子也破了，这怪物露在外头，七头龙像见着阎王爷一样，调头即跑，否则七头龙要是扑上来，爷爷命就没了。事后我很快逼住毒性，草草将怪物装回盒子，沿途不断加冰，才防止它脱逃，说起来实是庆幸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这么说，它是怪物首领了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那得好好照顾，免得它待不住，溜了！”

君小心倒想把它当宠物来养。

阴不救道：“自该小心照顾，不过你可千万别动它，因为爷爷还不了解它到底有多厉害。”

后山养有不少珍物，君小心自幼受戒，也吃过亏，只要爷爷交代，他自不敢乱动，当下猛点头，表示绝不擅自动它。

再观赏一阵，阴不救方令君小差将它关回冰洞中，并吩咐多加些冰，以防它逃走。

他和雷老、和尚再聊一阵，雷老方才问及有无事，即是有意早些回去，他正烧着炉火炼剑，要是熄去，麻烦更大。

阴不救则留两人吃晚膳，遂亲自下厨，并挖出十余年土封花雕，三人喝得甚是畅快。及至三更，雷老乃告辞，临行还交代君小心认真寻找天雷镜，还有传他铸剑技术，君小心口口应诺，他方自离去。

剩下老天和尚，则醉倒，呼呼大睡去了，第二天醒来已是日上三竿，再吃顿午餐，方告离去。

过了三天。

阴不救伤势已痊愈，这才叫来小心，问他近半年的江湖情形。

君小心说的津津有味，阴不救也分享着快乐。直到说及找到第一当坐骑，阴不救才惊心动魄：“谁找到它？在何处找到？”

君小心摇头瘪笑：“不清楚，很没面子，我们是被捉去的，醒来后就遇见了那三位母子，后来也在雾中被人偷袭，抓到了青海湖，实在很糗！”

阴不救又问：“公孙炮呢？可找得到他？”

“不一定，在雾中分手，我到现在还没碰到他。”“那些人抓你，是为了何事？”

“当然是为了第一当，也为了寻找七音城。”“这么说，该是在七音城附近了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如此爷爷该走一趟那里，去瞧个究竟。”

“可是我并不知道它的位置啊！”

“放心，爷爷知道。”

阴不救决心走一趟，君小心和君小差自无意见，三人收拾简单行李，已赶往七音城方向了。

一连五日赶路，君小心似乎发现走的是太行山脉，这该未出中原。

抵达重山峻岭中，三人开始搜寻地形，以能唤起记忆中的位置，如此又耗去一日，第二天午时，君小心远远发现大片云层，欣喜道：“大概就在那里了，听那妇人说，七音城已被浓雾罩住了。”

阴不救颌首：“正如爷爷所想，咱们快过去！”

三人快步，掠往该处。

然而方行十余里，一阵马蹄声隆隆传来。

君小心叫道：“是天霸王，找到啦！”

话声未落，一朵白云送来，白马奔蹄若飞，上边还坐着一名老头。

君小心看出那人正是公孙炮，兴高彩烈，招手即呼：“老炮头，我回来啦！”

“是小心眼？”

猝见君小心，公孙炮亦是惊诧万分，双足一夹，白马会意，飞纵过来，唰地一声，顿停三人面前，马蹄若生根，未晃动一寸。

君小心见马儿白毛光彩许多，甚是高兴，伸手摸它，马匹亦表亲热嘶磨。

公孙炮赶忙跳下马背，汗水直流，急道：“小心眼，快！救人要紧！”

“救人？救谁？”

“救夫人啊！她进了七音城，忽然一声惨叫就不见了！”阴不救急道：“快去！”

催促下，四人一马赶快调头奔去。

奔驰中，君小心仍问题重重：“你怎么能找到我？我才脱险不久呢！”

公孙炮干笑：“岂只不久？都快一个多月，我觉得你死不掉，该是玩晕头，所以才出山寻人，找不到你，只好找别人了。”

“看你炮炮的，有时也会用头脑？”

公孙炮呵呵轻笑：“其实小时候，我很聪明的。”

君小心弄笑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，不过你已经有进步啦！”

阴不救追问：“他们真的进入七音城了？”

公孙炮道：“该没错，夫人走在前头，一声高叫：终于找到了七音城，然后一声尖叫就不见了，害得她两位儿子、女儿快哭死啦！我才想到再找救兵。”

阴不救升起一丝兴奋：“神秘古城又将重现武林了，咱们快走！”

说话间，四人马不停蹄，奔过两座高峰，终抵音水萍母子居住区。讨论一番，仍决定硬闯。

虽然雾中茫茫一片，但那灵马识路，飞奔雾中，竟一点儿也不迟缓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雾中传来急切叫声，想是音水萍、水星兄妹在找寻母亲而喊出。

公孙炮立即应声，随后四人赶过去，不久已碰头。音水萍见着君小心，忍不住落下泪来：“我娘失踪了……”

是君小心带他们深入至此，她已视君小心为救星。君小心笑道：“失踪没大事，我还不是回来了！”音水萍颌首，仍抽搐着。

音水星发现另来两人，已拱手为礼，却不知该如何称呼。

君小心笑道：“一位我爷爷，一位我哥哥，呵呵！很帅喔！”

音水星注视君小差，发现他容貌佳，气度更是不俗，颇见好感，再次拱手：“君兄弟好，阴神医好！”

对于君小心曾说过阴不救乃是他爷爷，音水星并未忘记——这曾经是他脸上疤痕的幻想救星。

阴不救含笑答礼，君小差亦拱手回礼，然而目光落于音水萍，雾中的她，有若天仙美丽，楚楚动人，心神不由一凛。

音水萍也被君小差气度所吸引，以前常照着君小心脸容幻想他长大后将会如何？并且改掉他那太过精贼的气息，该是完美的人，本以为不太可能，没想到只隔一月，幻想的脸竟然出现了，而且比自己想的还美。

两人对上眼，深深被吸引。

君小心已感觉出来，弄笑道：“怎么，来电了？呵呵！音水萍是第二名的中原小姐，当然有资格跟哥谈恋爱啦！”

音水萍不禁红着脸，低下头。君小差有些困窘：“弟，别乱说话，音姑娘长得美，自是吸引人，可是你也不能硬说成如此。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我是丘比特，专射爱情箭，省得你们不敢开口，错失良缘呢！”

君小差、音水萍两人脸更红了。

阴不救斥笑道：“救人时间，你还有心情射爱情的箭？”

一掌打向君小差的脑袋，君小心唉呀一声，抓着后脑勺，瘪笑道：“我是救人不忘娱乐嘛！”

“不是娱乐，是误事！”

君小心不敢再说，只能瘪笑，阴不救很快问及音水星情况如何？

音水星回答亦是模糊：“我娘太急了，搜在前头，一声惊叫就不见了！”

阴不救道：“七音城真的会动？”

音水星道：“传说是如此。”

阴不救无法，转向小心：“你用用脑力，找找看。”“遵命！”

君小心立即蹲马步，运功，使脑波扫向四处，谁知立即又起身。

阴不救急问：“有了？”

君小心促狭一笑，走向君小差和音水萍，逗人一笑道：“你们两人能不能离开一点，干扰太大。”

此话逗得阴不救、公孙炮憋着笑意，君小差和音水萍更窘得无处容身。

音水萍狠瞪小心一眼，方自退得老远。

君小差无奈：“弟你何苦小题大做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没办法，谁叫我的箭射得那么快，爱情火花爆得太厉害了！”

笑言后，他才再蹲起马步，运功搜寻四周状况，只一刹光景，他又起身。

君小差窘道：“又怎么了？”心想人都离得那么开，难道还有强烈干扰？

君小心弄笑：“别急，有了干扰，不过不是你的，是大美人她娘的！”

音水萍闻言抢了回来：“我娘在哪里？”

君小心指往天空：“天上吧！”

音水萍脸色一变：“她……她……”

阴不救急道：“君儿别开玩笑！”

“我没有，感应真的在上边。”

君小差闻言，立即腾空飞起，直冲上空。不久传出声音：

“人在此！”

音水萍喜极而泣：“娘！”赶忙也往上冲去，然而却功力不够，唉呀一

声，凌空掉了下来。

音水星顿觉不妙，叫声妹妹，疾掠上去。谁知君小差早已倒纵下来，揽住音水萍轻轻飘落地面，音水星只好倒折回地。

音水萍感激道：“谢谢君公子。”

君小差正想开口，君小心已鼓掌叫好：“好一个英雄救美人，哥，你希望很大喔！”

君小差轻斥：“弟，别胡说了，救人要紧！”转向音水萍、音水星，说道：“这是悬崖下，上边有一间屋子，你娘即在那里。”

两兄妹恍然，原来是在崖底，只晓得左右搜索，哪想到那岩壁是峭崖，难怪会找不着人。

君小差道：“约百丈高，居中有一石、一树可换脚。”

他说明位置，先领着音水星兄妹上去，再下来挟带小心和公孙炮。阴不救功力不弱，自行掠上崖面。

浓雾下，仍见不得此屋是城是殿，阴不救四处摸索。

音水萍和水星已发现母亲被绑在石柱上，昏迷不醒，赶忙解下运功救治。

君小心则好奇万分：“这会是七音城？”也东摸西撞，想找出证据。

不久他忽而叫道：“找到了，好多人头……”

阴不救闻声想赶过去。

君小差声音已传来：“爷爷！您来看看音夫人如何？”

他见着音家兄妹似无法弄醒母亲，才出言唤道。

阴不救自以救人为先，立即掠来，发现音夫人蒙着面巾，伸手去解。音家兄妹想阻止，但临时又收手，毕竟神医要医病，两人岂可阻止。

面巾掀开，瞧及夫人脸腮全然结满红疤，甚是可怖。

“她受了伤？”阴不救淡声问。

音家兄妹黯然点头，音水星又往左脸疤痕摸去。

阴不救道：“哪天帮她治治看……”随即又把面巾挂上，然后开始把脉。

此处一片沉静，远处君小心的声音叫个不停：“什么人头？原是石像，哇！好重呐！”

咚咚咚滚叫着，君小心已滚来一尊丈余高的石像。

“爷爷，七音城是啥玩意？我看是三清观，专摆石像给人参拜的吧？”

阴不救一边把脉，一边却疑惑：“怎会有石像？难道此处不是七音城？”转向小差：“差儿你到前面看看，有无门匾之类的东西？”

君小差依言往外头行去，不久找来一长匾，题有“五王庙”三字，已腐朽不堪。

阴不救见着，说道：“果真不是七音城，搞错了！”

君小心甚为失望：“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，否则第一当怎会隐在那里？”

公孙炮摸摸鼻头，干笑道：“我也是猜的，结果猜错啦！”

阴不救道：“找到此庙，至少有个好处，据我所知，七音城距此并不远。”

君小心摊手道：“在雾中，是咫尺天涯，路要是摸错了，一辈子也休想找到地头！”

公孙炮道：“我没你那么悲观，我好像感觉出第一当就在附近。”

君小心扑哧笑道：“你的超能力愈来愈灵啦！快要出师了！”

公孙炮干笑：“我只是用感觉，不知灵不灵……”“找到了就灵啦！”

君小心觉得是庙，也没什么好找，遂将石像丢往一旁，问起音夫人伤势。

阴不救说道：“她似乎未中毒，只是气息甚弱，穴道受制，需要打通。”

音水萍急问：“这要多久？”

“半天光景。”

君小差道：“时间不短，不如先退出雾区吧！”阴不救道：“就如此办，留在这里，十分危险。”当下音水星背起母亲，众人小心翼翼地掠回崖底，将夫人扶于马背，循路退去。

方行百丈，忽闻另有脚步声。君小心登时想起上次被极乐宫人所俘，遂往哥哥瞧去，低声道：“替我报仇！”君小差会意，身形一闪，没入雾区，眨眼间传来打斗声，但只咔咔数响，一切又已平静了。

未多久，君小差已抓来两名白衣汉子。君小心欺前，在两人腰际抓出小骷髅头，呵呵笑起。

“两位认得我吧？说！以前是谁抓了我？”

两人闭口不答。

君小心伸手，叭叭两响，叫他俩吃耳光。

阴不救问道：“他们属何帮派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极乐宫人，上次就是他们把我抓走的。”

阴不救不解：“何时有了这帮派？”

君小心邪笑道：“还不是幽冥教的妖孽！”

“幽冥教？”阴不救大惊：“他们会是幽冥教中人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他们哪行？是极乐宫仙子，她才是，听说已经百岁开外，还长得跟少女一样，妈的！全是剥人皮换上去的！”

阴不救更形吃重：“没想到世上还有幽冥教中人，我得去瞧瞧。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那妖女也想见爷爷呢！她很想要您替她整容，不过爷爷可别让她给迷住了！”

阴不救斥道：“没那回事，把那两人给押着，爷爷还有事问他们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君小心方想抓出腰带，把两人当狗儿套着走。

岂知在白雾中，射来一道寒光，又快又急，射得众人未及得反应，叭地一声，那两名歹徒脑袋竟然飞起，唉叫声还从高飞的脑袋传出，寒光早已带着脑袋闪失，两具尸体喷出血雨，染得浓雾腥红一片。众人却呆立当场，未敢想象这是事实。

君小差急道：“快闪！”发掌推开尸体，免得被血雨喷着。

马匹一声哀嘶传来，显得恐惧又悲怅。

君小心怔愣方醒：“一定又是第一当，否则又有谁有此身手？”

音水星闻言双手青筋暴胀，忿恨中带着怔讫，恨者，未能手刃第一当，怔讫则为那人武功如此之高，要是方才偷袭

自己，岂能躲得掉？不禁对自己武功有些失望。

阴不救愣了许久，才黯然说道：“走吧！那人是谁，暂且不猜，待将来碰上时再说，还是先救音夫人要紧！”他领前行去，步伐显得较为沉重。

众人默默跟在后头，各有心情。

出了雾区，音水星引领他们回住处。阴不救很快拿出银针，替夫人治伤打穴，及至夫人内流平顺，呼吸均匀，阴不救方收手。

“令堂已无大碍，马上即可醒来。”

音水萍、音水星连连道谢，随后替母亲按摩，未久，夫人幽幽张开眼眸。

“这是哪里……”

音水萍含泪道：“娘您醒了，这是家啊！是阴神医救了你”

音夫人往阴不救瞧去，想坐起，又被按回，感恩道：“多谢神医！”

阴不救轻笑：“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，倒是夫人如何受制，可否告知？”

音夫人余悸犹存：“一定是那恶魔，他引我上钩，随又将我击昏。”

当时她闻及声音，掠向五王庙，以为进入七音城，高呼一声，即遭暗算，知道的也不多。

阴不救不解：“他为何没杀了你？”

公孙炮道：“第一当是不随便杀人的。”

音夫人厉声道：“胡说！他比恶魔更恶毒！”

阴不救道：“夫人与第一当有仇？”

“不共戴天！”

“也许是误会。”

“我亲眼看他杀我亲人，难道假得了？”

阴不救不说话了，目光移向君小差和小心，心情显得十分复杂。

君小心道：“这事，我看得找出第一当才行，不过我不想找了。”

“为何不找？”

“你没看到那青芒芒的寒光？这么一闪，人头就落地，我可不想玩命！”

阴不救态度甚坚：“不能不找，一定要把他找出来！”君小心从未见着爷爷如此认真过，已被吓着。公孙炮意志更坚：“第一当绝不会做这种事，我早用人头担保，只要他出现，一切即可真相大白！”君小差道：“爷爷，我替小心找好了。”

他甚担心小心应付不了那道杀人青光。

阴不救知道话说重了，轻轻一叹：“也好，小心年纪还小。”

君小心不忍：“爷爷要我找，我找人就是。”阴不救含笑道：“让你哥哥找好了，在雾中，你的功夫是应付不了的。”

“可是没有我，他们可能找不到那地头。”

“没关系，爷爷会再回来，其实找到了五王庙，对七音城位置将有很好的指引，想必应可找着。”

“爷爷想去哪里？找极乐宫？”

“嗯！此事较为重要！”

“可是极乐宫外围也是雾气重重，根本摸不到里头，对了，和此地有些类似，有人说那是还魂引里边的阵法。”

为了保密，君小心并未把金王天指出来。

阴不救道：“如此更好，说不定找到极乐仙子，可以得到化解雾阵的方法。”

“爷爷走得进那怪阵势？”

“你不是说极乐仙子要我去？只要到了地头，她想必会来接人才是。”

君小心认为有些可能，道：“爷爷要小心那妖女，她妖术甚多，如果不行，就先保命，待我前去救您出来。”

阴不救笑道：“爷爷自会小心应付，时间不多，我早去早回。”

说着已向音夫人告辞，临行还交代君小差好好照顾音家三人，君小差一口答应。在音家三口千谢万谢中，阴不救方离去。

剩下君小心，他知道哥哥是走不了，遂问向公孙炮，他却坚决找到第一

当，不肯离去，何况马儿也要人照料。君小心只好跟他拆伙，独自去料理当铺事业了。

临行还瞄了哥哥及音水萍一眼，笑的甚邪，交代两人别辜负了爱的神箭，弄得两人困窘非常，他方自逍遥离去。

他们休息几天后，音夫人仍决定再探查，君小差只好协助他们，以能寻得七音城。

冷风吹落叶，片片红，深秋将至。

第十五章 一对宝

君小心离开山区，一路孤孤单单，甚是不习惯，倒想找个伴，想来想去，也只有金王玉这宝贝金蛋先生了，遂决定返回洛阳城，把他给找出来。

连赶三日，已抵金玉楼。

震荡中，金玉楼仍屹立不摇，本已金碧辉煌的楼阁，映在满山黄红林叶中，阵风掠来，红叶幻金波，闪闪幻动，更形出色。

君小心不走大门，爬向墙角狗洞，钻向金王玉书房，景物依旧，他很快找到倚水筑造的水榭。金王玉坐在书桌，手撑着下巴发呆。

君小心登时压低声音，装出酸秀才音调：“还不看书，发什么呆？”

金王玉并未吓了一跳，抿抿嘴，搔搔头，叫道：“烦死了，每天念，我会被这些字给毒死！”

“毒什么？敢顶嘴！”

君小心冲前，左右开弓，打得金王玉脑袋直缩，躲向桌底。没想到老师会发威，他急叫：“不敢了……”

君小心呵呵笑起来：“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，原来还是挨不了揍的！”

“君大侠？”金王玉听出声音，立即又钻出桌面，认清来人，欣喜难忍，又自抱怨：“说什么三天？弄到后来，足足半年，不够意思！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唉呀！当大侠当然忙了些，不过我可没把你忘了。”

“没忘了？你来过我家好几次，为何没来找我？”君小心来时，金王玉都会找机会溜去偷瞧，又不敢打招呼，每以为君小心会想到他，谁知全是漠不关心地走了。君小心干笑：“我忙大人的事，不方便来找你嘛！”“你知不知道，这对我的伤害有多大？”

“所以我现在特地回来陪你啦！”

“陪多久？”

“要我多久有多久，我还要带你出去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金王玉表现一反往常，未再感到惧意，反而欣喜若狂。君小心但觉有异：“你反常啦！好像当了老大，可以为所欲为了？”

金王玉窘笑，细声道：“我决定跟你出去打天下，待在家里，没有人会重视我，太让我受不了了，而且我爹也闭关了，他在练天王七式，说什么练不好不出关，我娘忙着照顾他，我没人管啦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，难怪你这么嚣张！”

君小心心想金王天必定受了极乐仙子的威胁，不得不加紧练功，以能突破功力，也难为他了。如此也好，省了不少麻烦。

金王玉从桌底下拿出包袱，细声道：“咱们走吧！东西都准备好了！”

君小心弄笑道：“你倒是有心人啊！”

金王玉窘笑道：“就等你来嘛！不先收拾好，你恐怕又跑了。”

“不会啦！现在是真的带你走，不过除了包袱，还要带些笔墨。”

“干什么？还要读书？”

“没那回事，反正用得着就是。”

金王玉只好听他的，抓起一把毛笔、砚台，塞往包袱，两人这才潜向狗

洞，爬出了金玉楼。

见着外边风景，金王玉心神为之一爽：“自由啦！太好了！”

君小心道：“好的还在后头，不过你得先易容一番，像个公子哥儿，哪是出来混的？”

在附近林区，找个隐秘处，君小心准备替他整容。金王玉甚是高兴：“你要把我弄成何模样？”“看你啦！崇拜哪位英雄？”

“我最崇拜你了。”

“我？呵呵！真会拍马屁，不过也挺顺耳的，但是你可没办法弄出我这种形状，你看我有双下巴、大眉毛，你有吗？”“那……我要弄成何模样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我忘了你外号金蛋先生，自是理光头最出色了，呵呵！少林掌门也是大英雄，风光得很喔！”金王玉哭笑不得：“差太多了，我不想当和尚，换别的行不行？”

“好吧！我替你设计最新发型。”

当下君小心拿出利刀，割去金王玉头巾，头发四散，君小心已开始修修切切。他未剪过别人头发，自是技术不佳，修了左边，高右边，修了上边短下边，他却十分认真，下刀甚是小心，只见头发愈来愈短，他老是没法修好后脑勺，只好愈修愈高，不知不觉中已高过耳朵上方，和前额头发差不多长。君小心这才发现要糟，为时已过慢，干笑不已。

“英雄发型出现了，这是金蛋头，足以傲视天下！”

此时金王玉整个脑袋真若金蛋顶着一个锅盖，后脑勺全秃了！

金王玉见不着自己此时模样，瞧及君小心如此开心，以为甚是好看，含笑问道：“很出色吗？”

“当然出色，天下独一无二！”

“如此甚好，我就是喜欢与众不同。”

“呵呵！那你是找对人啦！咱们走吧！”

两人一前一后，扬长而去，遇有小溪，金王玉方自清洗。边洗边赞赏君小心不但弄出独一无二的发型，洗起来更是方便。

君小心直夸他是个识货的家伙。

洗完头，两人避开洛阳城，直往襄阳行去。

不一日。

襄阳城郊临溪亭前，挤满了人潮，他们手持纸张，吆喝不已，声震四野。

此亭落于田庄溪旁，本是不起眼，官道行人根本懒得看一眼，现在却人山人海，马车、拖车、杂贝车，几乎把官道给挤得水泄不通！

人群双目尽赤，喝吼着。

“快！快！三号，拉！快拉！唉呀！又跑了！”“轮到我啦！快些，笨牛，没看见那地方最肥了，是你老家啊！”

“谁说那块最肥，我的才肥，昨儿还拜过牛魔王呢！还不快点儿给俺下稀饭！”

喝声不止，情绪高昂。

只见得君小心和金王玉大把汗水立在小亭前，那小亭已堆满箩筐，筐中装满银子，显然又在赌了。

此次他们赌的不是选美，而是牛拉屎！

这又如何赌法？

还亏君小心想得出来。

原是地面划了十个方格，写上十个号码，置一头牛在里边，待它拉屎，落于何号码则押此号码者获胜。可押独赢，也可押一赔十。而大部份皆押独赢为多，难怪赌得面红耳赤。此赌法，美其名为“香香乐”。

忽见那牛即将拉屎，尾巴一翘，站的正是六号位置。群众一阵疯狂，押六号者大念阿弥陀佛，未押此号者，极尽喝声想震住它。

“快给我收起来，尾巴夹紧些，放三号，快！”“七号最好，看到没有，只差一点点，快快移步，啊啊！不行了，不要下，不要，快忍住，啊……我去啦……”吆喝声仍阻不了牛拉屎，全落于六号。

有人欢呼，有人斥骂，一时彩券满天飞。

君小心口中咬着笔，双手不停数银子，见着牛屎落地，大喝起来：“六号中奖，快来领奖！嘿嘿！足足有三箩筐，好

几千斤吧？抽一成，扣五十斤好啦！”

金王玉马上拿秤，扣出五十斤，他也笑不合口。

有三人挤上来，激动得呼天叫地。

君小心见是三人，立即鼓掌：“好！有一套，三人独得，一人一箩筐，足足可买下半个襄阳城了，恭喜，恭喜！叫一声……”

那三人立即喜极尖叫：“香香乐，有本事，尽管来！”最后还吼出牛叫声。

他们很快叫来牛车，将银子拖回去，不知羨煞多少人。君小心高声道：“过场啦！赢的大开心，输的莫伤心，多押多赚，大押大赚，没押就没得赚，快来啊！翻本在此时，快押宝啊！”

方喊“过场”，立即有人出来清理场地，并把那头牛牵离，再换来另一头。

众人已忙着下注。

“那头牛是王家二伯的，我观察几天，它倒喜欢在中间下蛋，得押四、七……可是土地公说我今天没财运……真的会如此……”

那人不信邪，仍押了四、七两号。

很快，群众已买完彩票，君小心宣布开始下蛋。

放开牛只，众人又是拚命叫喝。

牛只惊吓，四处乱转，哪还顾得中间、头尾，转了许久，未见下蛋。

君小心叫道：“小声些，它不拉，你们赚什么？”群众只好先沉住气，待牛只心情较为平静，尾巴翘起，有了迹象时再细尖喝叫。

方才押四、七那老头，眼看牛屎即将压向四号，不禁激动地叫道：“老粗加油啊！”

那牛只闻及有人叫“老粗”，正是它名字，甩头往那人瞧来，屁股也甩过四号。

那人尖叫一声，晕倒了！

众人齐声尖叫，牛屎落地，叭的一声，正正中中压在五号和六号线上。

群众哗然。

君小心傻愣了眼：“这怎么分？”

以前未有过，也未订下规则，现在可就难了。有人喝道：“押中两号，两人平分好了。”

“不行，明明说独得，我六号较大堆，该我独得。”方才六号刚中过奖，押的人只有他，他当然不肯平分。押五号者也喝吼了：“谁说六号大堆，五

号较尖，该五号得奖！”

双方吵吡不休。

金王玉暗自好笑：“没想到天下人也对牛屎这般有兴趣？”

君小心苦笑：“待会儿更有兴趣呢！”

果然双方吵得不可开交，才要君小心主持公道。君小心反问：“你们都认为自己的较大堆，一定要独得？”

押五号者认为六号只一人，让他分一把也不算多。有人说道：“我们不愿太贪，分他一人也不差，但他若坚持，我们也不含糊。”

押六号者激动道：“少以多欺少，明明是六号占大部分，还想要我分给他们？天理安在？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别动怒，大家高兴玩玩嘛！何必气成这模样？好吧！既然你们不相让，我可不愿落个以多欺少。”

转向群众道：“该怪当初没说好，压线时如何处置，现在只好以独得方式处理，各位觉得如何？”

有人说六号者太贪，却也没人反对。

君小心才又转向双方，含笑问道：“你们是要秤斤呢？还是装瓶？”

双方不解：“这有何差别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谁知那牛吃了些什么？有的小而重，如麦米豆片，有的大而轻，如青草，秤起来不一定和装起来相同。”

有人叫器用秤的看得较清楚。

君小心问向六号者，他已同意：“反正我多，用秤用装都一样，就秤它吧！”

五号者也没意见。

君小心只好找来竹竿，双头绑上硬板，如天平般撑住中间，并把它平衡，问得双方满意，才算准确。

接下来该是分那堆彩头，君小心已把金王玉叫过来，瘪笑道：“行行皆有甘苦，乐了三天，也该受苦，不过这苦头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

金王玉捏了鼻头，也瘪笑不已：“好吧！反正书中说过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就忍着吧！”

君小心很快从衣袖抽出一条细线，笑道：“我要切蛋糕了，看仔细些，别说我切的不公平。”

将线两头置于泥线中央，然后慢慢切下去，群众一阵屏息，随着细线下沉而悬心于胸。

细线终于切下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双方靠得甚近，瞧了又瞧，鼻头都快贴着屎堆。

君小心谑笑：“你们不觉得它……味道特别吗？”“怎么会？赌的是香乐，还怕它臭不成？”

“真是一赌天下无臭事！别忘了闻香之下，还得看看公不公平？”

小心切的甚是平整，双方没话说。

“既然公平，你们就把它先挖起来，再把黏上的泥沙去掉，然后互相检查，认为满意了再送过来！”

双方果真小心翼翼处理，好不容易挖起，双方检查过后，方自送往天平。奇怪，竟然等重，天平平得很。

君小心又困窘地笑了：“怎么办？这下惨了，要出人命了！”

那六号者很是气忿，大喝：“不可能，一定是他们作弊！”喝声过大，震住小心。

那只牛也被吓住，身躯一抖，叭地一声，又渗出一小堆蛋糕，打向五号地面，它则逃向远处。

群众一阵欢呼，那人傻愣了眼。

君小心呵呵笑起来：“真是你助我也，别乱叫嘛！你看，又多出来了，怎么办？”

押五号者已兴高采烈地欢呼，抢着去领奖。

那六号者吼着不公平，却没人理他，吼到后来也只好自认倒楣了。

方才晕倒的那老头靠向他，安慰道：“老兄，那只牛是不能乱吼的，别伤心，我要不是吼了‘老粗’两字，也轮不到你

争牛屎呢！”

那六号者垂头丧气，直打自己嘴巴，自艾自怨。君小心忽而丢出大堆银子给他：“别生气啦！大奖不得，小奖赏你，以后记着，贪心没安心！”

那人接了银子，怒气顿失，连连道谢，不敢再贪心，抱着银子，高兴地走了。

然而那晕倒老头仍不死心。

“妈的！土地公真的那么灵？我就全押，不相信它不中！”和土地公赌气，他当真十码全押了！

另一场又开始。

那只牛一上场即惊慌乱奔，转不了几圈就已山洪暴发，一泄千里，劈哩啪啦，泻得到处都是，竟然是拉肚子！

那人唉呀一声，又晕倒了，果真是人神不能相斗。

君小心见着满地皆是，哭笑不得：“这种钱不好赚呐！”

此种情况，无从比起，只好纷纷退钱，又是场地脏乱，一时清理不易，时候也近黄昏，只好鸣金收兵，明日再战。

群众有的笑口大开，有的愁眉苦脸，赢者玩出味道，输者想翻本，皆扬言明日再来翻本。

不久，人群已散去，君小心和金王玉懒坐于地，兴高采烈地抓数着银子。

君小心道：“赚来的钱，总没赢来的过瘾，照此下去，你要比你爹更有钱了！”

金王玉哈哈一笑：“赢钱之外，我还觉得很有成就感，可让我爹大吃一惊呢！”

“最好叫他吃三斤（牛屎），叫他永生难忘！”金王玉不知君小心话中有话，甚是高兴：“我会的！”

两人已笑成一团。

倏地——

“笑够了没有？”

话声未落，一身火红的巧精灵不知何时已立在两人背后。

君小心乍见是她，叫声糟了，想也不敢想，拔腿即奔！

巧精灵却早有准备，蓦然欺前，一掌打得他滚出老远，君小心哪敢回头，爬身再逃。

前面又射来蓝衣女子，正是巧千手，一举掌，已把君小心逼回。

君小心苦笑：“这下可惨了！”

当下赶忙运起脑力，想摄住两人。

巧精灵岂能让他运功，叱喝一声，苍鹰搏兔，疾扑过来，一指戳中小心玉枢穴，让他使不出功力。

君小心只好张口，想以尖声喝住两人。

巧精灵冷笑：“你休要得逞！”一指戳中他咽喉，让他不能再叫。

君小心心头直叫苦，却已无计可施。

巧精灵此时才得意地笑个不停，她绑了两条辫子甩在胸前，瓜子脸，灵眼珠，挺鼻子，十足美人胚，竟和小心一样有个迷人的双下巴，若非一股恰劲，可谓绝色天香。

“看你还能嚣张到何时，现在落入我手中，有你好受！”

君小心呜呜尖叫，甚是困窘。

巧千手拍开他的咽喉穴道，冷斥：“还有一人呢？”君小心瞄向金王玉，弄笑道：“在那里！”

巧千手斥道：“不是他，是老头。”

君小心知道她说的是公孙炮，说道：“跟人跑啦！”“跑了？跟谁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你好像对他很有意思，他跟人跑了，你对他那么有兴趣？”

巧千手嫩脸泛红，一掌打向他脑袋，斥笑：“你再乱说，小心我把你舌头割下！”

巧精灵拿出利刀，划来划去：“说是不说？不说就别说了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，你们敢真的割我舌头？”他感应出两人只想吓他，才敢如此说。

巧精灵不禁有气：“有何不敢？”

利刀一划，就想切肉。君小心赶忙闭上嘴，牙齿咬得紧密，谑笑两人拿他没办法。

巧精灵怒极反笑：“割不了你舌头，划你皮肉总行！”一刀落往君小心肩头，划出一道血痕。

君小心哇哇痛叫：“我说我说，他在七音城附近。”“你胡说，七音城无影无踪，要我哪里找人？分明是在骗我！”

“是真的，在太行山附近。”

巧精灵笑的开心：“你也有落难的一天？”

听她笑声，似乎并非真的想知公孙炮下落，只想捉弄人。

巧千手冷道：“半年前你烧了七巧轩，半年后，你得给我盖回去！”

君小心道：“没问题，我请人去盖一间最大的，保证比原来大三倍。”

巧精灵冷笑：“谁烧了就得谁盖，我要累死你！”“你这不是在整人吗？”

“你猜对了！”

“我惨了……”

君小心直叫苦，碰上这两个女煞星，他认栽了！巧精灵立时将他捆绑，准备带回七巧轩。

金王玉见状急追过来：“君大侠，我怎么办？”巧精灵不认得金王玉就是金玉楼最小的儿子，觉得好笑：“他被捆起来了，你还叫他大侠？”

金王玉道：“大侠就是大侠，一时失手，算不了什么，何况还是你们偷袭！”

巧精灵一怔，随即讪笑起来：“看样子你是跟他一样，硬嘴巴，就让你

们一起去受苦算了！”

拿出绳索，连金王玉也捆起来。

君小心笑道：“金蛋先生，你倒是挺看得开嘛！”金王玉笑道：“书上说的，人要讲义气，我怎能丢下你不管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可是你管了我，谁去管那些银子？”金王玉怔愣了：“管错了吗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你本该留下来照料银子，然后再找机会救我。”

“对呀！”金王玉想通了，立即转向巧精灵：“放开我，我还有事要办。”

巧精灵斥笑：“哪有这么简单，说放就放？”

“你不讲义气！”

“谁跟你讲义气？”

金王玉叫嚷着，却无办法。

君小心道：“欠你们的，还你们就是，那银子是我们赚的，难道叫我们送人不成？”

“那些银子，七巧轩还看不在眼里。”

“又不是你们的钱，谁在乎你怎么看！”

巧精灵斥道：“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管不着，那些银子，你别想带走！”

君小心眼看带不走了，突然尖喝：“恶女当道，天打雷劈！”

声音尖锐，震得两人发晕，天空刚好飞鸟经过，被震得头晕，往下栽落，正巧打中巧精灵脑袋，人、鸟立时醒来，乌鸦惊飞去了！

君小心本就因为飞鸟掠过才尖喝，见诡计得逞，呵呵谑笑：“果真天打雷劈，被乌鸦砸到，会衰的啦！”

巧精灵受砸，怒意更炽：“你找死！我揍扁你！”

双手不停揍往君小心脑袋。

君小心卯了心，更是谑笑：“未叫它拉你一头屎，已算你幸运了！”

揍过头，君小心已晕了过去。

巧手见状，立即阻止妹妹。唤来两匹马，将两人架向马背，她和巧精灵骑另一匹马，驰往城内。未久，已见几名七巧轩弟子前来处理银子。

君小心醒来时，已在情山之中，和金王玉躺在一片焦黑木堆之中，他已明白这正是被自己烧去的女王轩。想是巧精灵要虐待自己，替她造房子。

他坐起，发现功夫已失，还上了脚镣，跟囚犯没两样，再看看金王玉，和自己也差不多，他把金王玉摇醒。“金蛋先生，你觉得还好吧？”

金王玉揉揉惺松的眼睛：“我们真的被捉了？”“嗯！连脚镣都铐上了，很头痛。”

金王玉拨着脚镣，发出咔咔声：“我们是囚犯了？”“不，是劳改犯，要工作的。”

“那些女人真凶，大侠是如何得罪她们？”

“得罪女人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。”

金王玉频频点头：“就像我大姐一样，时常会莫名其妙地修理我，我只好当她是个疯子了。”

说话中，巧精灵已手拿皮鞭走来，谑声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盖一栋女王轩，三餐吃饭，只能休息两刻钟，餐风饮露，不得给我偷懒，不得给我进入任何房间，听见没有？”“说的那么大声，怎会听不见？”君小心懒散

地回答。“听见就好，还不给我工作！”

君小心道：“造房子，也得有工具，两手空空，叫我拿什么去砍木材？”

巧精灵一时忘了，无言以对，话也不说，返回住处，不久拿来斧头、锤、锯等工具。

君小心拿斧，金王玉拿锯，已往附近松林行去，有一棵没一棵地砍着。

巧精灵见得生气：“你们想挨揍是不是？东砍一斧，西锯一寸，个把钟头，一根也没砍下！”

君小心斥道：“你若想折磨我们，大可吼吼叫叫，若要我盖房子，就闪远一点，我要找上等材料，我可不想盖一半就

垮了！”

巧精灵冷笑：“我两者都要。”

“那你就等吃饭时间，三餐折磨好了，你跟在后头，我实在很痛苦！”

巧精灵谑笑：“就是要你痛苦，你还是认了吧！”君小心看她不走，只好蹲坐下来。

巧精灵嗔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偷懒是不是？”皮鞭一抖，欺前就想抽人。

君小心懒洋洋地道：“我又不是超人，憋了那么久，总不能尿在裤子里吧？”

伸手慢慢解向腰带。

巧精灵满脸通红，斥叫：“不准尿！”

“没办法啦！要是人有这本领，天底下也就没有夜壶的发明了！”

巧精灵看他还在解，终于还是避开了，斥叫：“好，就照你所言，三餐算一次帐，到时看是你行，还是我行！”她这才气冲冲地离去。

君小心看她走远，才拉着金王玉认真砍代木头。原是做给躲在暗处的巧精灵看。

伐了几株，巧精灵但觉他俩不敢不做，才暗自谑笑，得意地离去。

君小心感觉出她已走开，才和金王玉席地休息。金王玉问：“当真要盖那什么女王轩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岂有此理，盖完了，我们也老啦！想办法脱身才是正途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脚都被铐起来，跟囚犯一样。”

“别泄气嘛！她是女人，呵呵！只要是女人，总是有毛病的。”

“什么毛病？难道会发病地将我们放了不成？”

“对，就是要她发病！”君小心计上心头：“女人总是怕毛毛虫，咱们找来一大堆，然后弄成花环，给她戴上，保证叫她向右，她不敢向左。”

金王玉睁大眼睛：“这么灵？”

“当然灵，试了便灵！”

想定后，两人休息一阵，树也不砍了，专心专意找虫去，然而已近深秋，虫儿难找，两人只好往地上挖，果然收获丰富，蚯蚓又肥又粗，结起花圈更是方便。

半天不到，他俩已捉了不少蚯蚓，以及一些蟑螂、蜘蛛之类的昆虫装入小袋中，这才坐定，找来两只黑蟋蟀，斗了起来。

那蟋蟀一大一小，金王玉选了大的，小心只好选小的，本是大者该赢，但每次关键时刻即被咬得哀哀叫。金王玉甚是不解，他自认眼光独到，以前在家中和哥哥斗法，十战九胜，选的蟋蟀当然是两须动得快，嘴啮硬，尖爪深者，至于腿粗肉大未必有效，因为它可能因此而动作缓慢而输掉。虽然这

只较大，却大得壮，该没问题，现在却败得莫名其妙。眼看那小者非得咬两三口才入肉，为何大者偏偏呆在当场让它咬，想来就有气。

“快反咬呀！抽了筋不成？”

他哪知那蟋蟀也有脑袋，会想着如何攻击，但是它传出的脑波已被君小心摄住，每当它想攻击，君小心即叫它站住，搞得它头晕脑转，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有挨打的分。

金王玉拿起枯枝往那大蟋蟀脑袋敲去：“笨东西，连咬人都不会，怎么混的？”

他一敲，蟋蟀脑波中断，竟也不受君小心控制，立即生龙活虎，反咬小蟋蟀，但只咬了几口又受制于君小心。

“好小子，不敲你，就变笨了！”

金王玉敲出心得，见它行动迟缓，立即敲去，刚开始几次仍甚有效，但敲久了，蟋蟀脑袋又非铜墙铁壁，金王玉用劲又是愈来愈猛，这次更火：“你醒醒行不行！”用力敲去，叭地脆响，蟋蟀翻白眼，四脚朝天，翘了！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它恐怕醒不来喽！”

金王玉紧张地拨弄几下，没起劲，只好放弃：“死了算了，要是被你的小霸王咬死，那才没面子！”

不禁往小蟋蟀瞧去，伸手想捉起它，猝然一只大脚压来，小蟋蟀叫都没叫就扁了。

金王玉怔在那里，正要骂那人残忍。

巧精灵谑笑声已传来：“好啊！搞了一下午，原来是斗着蟋蟀玩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？”

叭叭两鞭，抽得君小心、金王玉疼痛地滚开。

金王玉见及那袋子在左侧不远，未及得起身，四蹄猛爬，伸手即抓。

“你死定了！”

眼看就要抓着，巧精灵皮鞭一挥，将它卷入手中，冷冷地笑道：“什么玩意儿，敢叫我死！”

不屑与好奇心使然，她也不解开，双手一扯，袋子裂开，蟑螂、甲虫扑面而来，巧精灵骤见之下，尖声大叫，甩掉袋子，没命地逃去。

君小心见机不可失，左脚一抬，绊倒巧精灵，蚯蚓花圈往她头上一戴，她更是没命地尖叫，全身发麻要痒，不停地抽搐。

“快拿开——”泪水滚流下来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一招得手，哈哈大笑，过足反败为胜的瘾头。

蚯蚓黏腻在巧精灵颈部如万虫钻心，又不敢用手拨去，一个惊吓过度，晕了过去！

君小心怔愕：“哇！这么没用？”

金王玉急道：“吓死了？”出了人命，他还真怕。君小心道：“恶人只是无胆，命可长得很，把她先捆起来再说！”

拿下蚯蚓环，两人抓来她手中皮鞭，捆住全身，又搜及脚铐钥匙，立即拿来打开自己的禁锢，反套向巧精灵足踝，再加金王玉那副，铐住她双手，君小心这才把她叫醒。“这是哪里……”

“天堂！”君小心轻笑回答。

巧精灵双目一张，映眼君小心脸孔，这才想起方才那幕可怖之事，以为身上还沾满恶虫，又自尖叫。“快拿开！”

身躯不断往后缩，却被君小心拉回来。

“放心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不会替你戴花圈。”蚯蚓圈一晃，吓得巧精灵不敢开口。

君小心道：“现在请你解开我们身上穴道。”“休想！”未曾考虑，巧精灵劈口即说。

“不解也行，为了表示你功劳伟大，送你花圈戴。”

蚯蚓圈猛落巧精灵颈部，她还有命在，尖急骇叫：“快拿开！我解，我解！”

“早答应不就没事？真是自找麻烦。”

君小心移开蚯蚓圈，巧精灵不敢不从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解去两人身上穴道。两人运功一阵，并无不妥，笑声又起。君小心笑的甚邪，渐渐逼近巧精灵，那笑声让她感到浑身不自在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？当然是报仇啦！”

君小心伸手若拍宠物般，轻拍巧精灵脑袋。

巧精灵怔诧后惊急尖叫：“你敢——快拿开你的脏手君小心不理她，拍的甚起劲：“看你长得并不赖，为啥那么凶？是哪条筋不对了？”

把她脑袋当古玩般东转西瞧，巧精灵想叫，却被他封住嘴巴。

“你看，不张嘴多迷人呐！我都快被你迷去了，金蛋先生你说对不对？”

金王玉答道：“对。”

“那，将她送你当老婆如何？”

“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太凶了些。”

“没关系啊！凶一点，才能表现出你的伟大。”“怎么说？”

“如果你把她教乖了，自是你御妻有术，值得佩服，若教不乖，你的忍耐功夫更是独到，实在让人崇拜。”金王玉掩口瘖笑：“我还是不要的好，我会失败的。”

“失败了，更是伟大。”

“这……又怎么说？”

“不用说，失败了，一定被整死，你这是为男性牺牲，可以立贞节牌坊！”

金王玉掩笑不已：“我不要，我不要当那种男人，太糗了！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算你有先见之明！”转向巧精灵，讪笑道：“听见没有？好好的女人不当，当什么母老虎？以后看谁敢要你？呵呵！将来你也可以得到一个牌坊，写着：天下第一老女人，永远是嫁不掉的啦！”

巧精灵斥道：“要你管！”

“我当然管不着！”君小心勾着巧精灵下巴，轻轻笑道：“看在你和我一样，有双下巴的分上，我愿意跟你和谈。”巧精灵下巴被勾着，弄得她满脸羞红，不敢动弹。君小心道：“其实我也想不清，我们哪来这么大冤仇，何必相互残杀呢？”

巧精灵斥道：“你烧了我女王轩，又怎么算？”“我再盖一栋还你就是，何必强人所难，一定要我亲手盖呢？呵呵！我盖的，你敢住吗？”

“我不管，就是要你累死在这里！”

君小心摇头叹息：“谈判宣告破裂，我只好先捞回本了！”

当下又自敲打巧精灵脑袋，打得她哀哀痛叫。

金王玉低声道：“大侠，她叫的太大声，会不会把人引来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就是要她们全部来，否则有人躲在暗处放冷箭，那才头痛。”

金王玉但觉有理，转头往四处瞧去，果然发现几条人影飞奔前来。

“大侠，人来了！”

君小心转身瞧瞧，见是巧家六姐妹，甚是满意，赶忙封住巧精灵武功，找来木枝穿过她的手脚铁铐，当成猪仔般扛起，一路往下走。

巧精灵被摇痛手脚，哀痛直叫，泪水滚滚。

巧凤凰领着五名妹妹拦来，见着此景，各有表情。

巧多情眯起笑眼，一副陶醉的模样：“好迷人的小哥儿，一看上他，就喜欢他，长大了一定比他哥哥更出色！”

巧千手则怒意横生：“小鬼，还不把人放下，你弄痛她了！”

君小心无奈道：“没办法，我要和解，她偏偏不肯，我这是被逼的啊！”

巧玲珑轻轻一笑：“可是你也不必把她当成猪仔扛啊！那很痛的。”

“没办法，她喜欢痛，不管是你痛还是她痛。”

巧精灵斥道：“你胡说！大姐快杀了他，救我啊！”

巧凤凰媚眼一勾，笑道：“小兄弟先放她下来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君小心早有感应她心中所想，讪笑道：“我放走她，今天恐怕走不出这女鬼关了，让开啊！赶着出货，市场缺猪肉啊！”

往前冲去，六人赶忙闪开。这一晃动，巧精灵又自叫痛，泪流不停。

巧金银含笑道：“要卖猪肉，卖给我好了，多少钱我都买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你们还欠我好几箩筐银子，叫我如何信得过你？”

“连那银子再加价如何？”

“可以！”

“那，加何价？”

“你们六个统统自禁武功。”

巧金银不说话了，她这才相信君小心果真难缠。君小心笑道：“既然你们不肯，那我只好带她走了。”扛着巧精灵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一直往下冲，六名女子束手无策，只能跟着他退。

巧玲珑忽有一计，转瞄巧千手，见他未注意自己，已叫道：“三姐……”

叫声惊动了巧千手，也被君小心听及，他已感应出巧玲珑心中之事，讪笑道：“想用陷阱？来呀！”抓起腰带往铁铐套绑，要是他中伏，巧精灵也免不了。巧玲珑又不敢乱出主意了。

巧轻烟平时就不爱开口，长得文静乖巧，此时却开口道：“大姐，让他去吧！以后再捉人不迟！”君小心频频点头：“对，这样才是聪明人，何必急于一时之争？将来有的是机会。”

巧精灵急叫：“不能放他走，你们要替我报仇啊！”“死到临头还嘴硬！我摇，我摇，我摇到外婆桥！”君小心故意摇晃，巧精灵更是疼痛，她却不敢再叫，深怕一叫出声，引来姐妹们不忍而放人。

君小心就是要她叫，见她闭声，顺手抓草片，丢向她脸上，喝声毛虫来了，巧精灵哪还忍得住，又自没命地挣扎尖叫。

巧凤凰终于没办法，冷道：“放下她，我让你走就是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你们快封去武功！”

巧凤凰下令，六人果真封去自己功力。君小心暗自以脑力扫瞄，发现她们并未做假，这才把巧精灵放下，奔向六人，戳下数指，方自安心。

巧凤凰道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君小心讪笑道：“来者是客，能否送我一程？要是外头另有什么埋伏，那我不就惨了？”

巧凤凰无奈，只好由他去了。就此金王玉领在前头，七位姐妹居中，君小心在后边压阵，顺着小径往山下走去，气氛十分沉静。

君小心得意自己一口气制住七人，心情为之大喜，遂唱起歌来，还比手划脚，和前头的金王玉一搭一唱，其乐无比，可是中间夹着七位木头人，总是未能尽兴。

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大家一起跳吧！”

七人当然不肯，然而君小心已使出超脑力摄住她们，若平时，她们可能运功抵抗，不易摄住，但此时武功受制，很快已被慑去，两眼死直，不能自主。只听得君小心吆喝，比划，七人也一至整齐地划出手势。

只要整齐，即有美感，君小心瞧对了眼，甚是高兴：“好一个歌舞团，我得要好好训练你们！”

当下找来一块较大空地，开始操练，想起上次训练王胖胖那招“贵妃醉酒”，此时正用得着，竟也耍得她们团团转。

然而这“贵妃醉酒”难度甚高，七人已无思维，动作未能纯熟，每至转折之处，皆因重心不稳而摔倒在地。

“真是粗枝大叶，只适合做体操。”

当下君小心未再耍出醉态，做起简易体操。金王玉也凑上来，耍的甚是整齐。

“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手插腰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腿抬高……对，整齐多啦！有进步，很爽是不是？运动可以帮助你们减肥，让你们美上加美，永远苗条。加油啊！五二三四，六二三四，打陀螺！呵呵！打陀螺会不会？我做给你们看！”

耍了近半刻钟，汗水都渗出来，君小心仍乐此不疲，看她们打转，甚是难看，君小心已决定亲自示范。

“双手先抬高，摆平，然后缩一只腿，用脚尖着地，然后扭腰摆手，就转起来了！”

看他转成陀螺，又挺又圆，金王玉立即拍掌叫好。

君小心自得地笑着，转的更是厉害。

“陀螺再转下去变成什么？是雨伞，然后人就飞起来了！来呀！大家转呀！”

一声令下，七巧轩七位女子已猛打转，金王玉也加进行列，转得甚是起兴。

不知转得过久，还是立足不稳，君小心一时偏脚，整个人已滚跌地面，仍自打转着。

金王玉见状赶忙追来：“大侠，你还可以吧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陀螺也有在地上滚的，只是……只是滚得头昏脑涨而已。”

君小心爬了三四次都爬不起来，只好四平八稳地躺在地上，瞧及那些女子还在打转，一时高兴，又自哈哈大笑起来。

金王玉见他笑了，也跟着大笑，只是弄不清自己在笑什么？

巧精灵打转中，手铐链条自是平飞，不停砸到四边姐妹，她们脑袋被摄，未有痛觉，仍自转个不停。猝有一次砸来，巧玲珑被砸中背脊，忽而唉叫起来，原是乱砸之中，已被砸中穴道，解了她的禁制。她心思灵巧，见及姐妹如死尸打转，心知必定受了君小心控制，看她们转的如此整齐，不觉暗自想笑——君小心该花了不少工夫。但想起自己也被转过头，已笑不出来，斜眼瞄向君小心，见他倒地哈哈大笑，根本未注意自己姐妹，这真是大好机会。自己开始转开，暗中解了其他姐妹穴道，七人得救，甚是欣喜，却又一致默契，未曾露了痕迹，仍自打转。

君小心不知大祸临头，仍逍遥得很，瞄向七人，一时心血来潮，喝道：“转够了没有？给我停下来！”

七人一致停顿，心知又有心花样，她们拭目以待。

“你们转得好像很爽，我可不行啦！头昏脑涨，快过来……就巧玲珑好了，给我揉揉太阳穴！”

巧玲珑果真过去，蹲下身来，替他轻轻按摩，揉得君小心甚是舒服。

“呵呵！功夫不赖嘛！好吧！多一个来替我抓抓手，我手酸啊！巧千手如何？你的手特别细长，抓起来必定很过瘾，来呀！让你有表现机会。”

408

巧千手依言过来，揉起君小心双手，功夫十分独到，更让君小心舒坦。

“唉呀！我腰酸啊！巧多情你来揉揉……大腿也酸了，凤凰姐，你来如何？巧金银呢……替我揉背好了。巧轻烟就没地方抓了，好吧！抓膝盖骨好了，哇！好爽，跟做皇帝一样，舒服，过瘾！”

七巧轩姐妹暗自想笑，这小子胆子实在不小，方才明明可以走脱，他竟然有心情留在此做皇帝，还陶醉得如此模样，更想笑者是，自己竟然把他服侍得无微不至？有点儿未敢相信自己会如此做，大概是想瞧瞧君小心耍何花招吧！

瞧久了，金王玉骨头也有点儿酸了，问道：“我可不可以叫人来抓抓？”

君小心猛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只剩那巧精灵，还上了链条，你将就些如何？”

“有就行了。”

金王玉也躺在地上，叫巧精灵过来，她瞪了小心一眼，君小心闭目陶醉，未瞧着。她走向金王玉，抓则用力，捶则猛敲，金王玉不明究理，眉头直皱，为何那般难受？

瞧及君小心乐在其中，想不出他为何能应付六人同时抓捶？然而巧精灵是自己要来的，现在受苦了，也不敢怪别人，只好闷闷忍住，唉唉叫在心头。

君小心瘾头正足，陶醉在帝王梦中。

“前脑揉完，换后脑……腰边小力些，嗯！多情啊！别忘了也揉揉我胸口啊！”

巧多情嗲声道：“是，相公，小女子依你揉去了！”

“哇！真好，多情啊！你不但人多情，连手指都那么多情。”

“我不但手多情，全身都很多情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还假得了吗？小冤家！”

巧多情一指点向君小心鼻头，弄得君小心心痒痒的，笑的更暧昧，巧多情也含情望着他，笑眯了双眼。

两人相视笑了半晌，君小心忽而觉得不妥：“咦？你怎会说话？我并没有你说话呀！你醒过来了？”

巧多情含情道：“没有呀！我还被你迷得头晕眼花呢！”

“不好！”

君小心已知要糟，登时想逃。岂知人方动，十二只手猛地把她压在地上，他已尖叫：“救命啊！非礼啊！”

巧千手冷笑：“你还敢叫！”

叭叭刮他两巴掌。

巧精灵更是恨得急，猛将金王玉丢下，欺身过来，抓拳就打。

君小心没命挣扎，被揍得七零八落，不知谁的手飞来门面，张嘴即咬，巧玲珑尖叫，按他的胸肩左手一松，君小心猛冲向她，把她撞倒地面，爬身想逃，衣衫又被扣住，他管不了许多，保命要紧，猛又冲前，唰然一响，衣裤尽被撕碎，他滚前三尺，抓着内裤没命逃开。

“救命啊！非礼啊！”

连滚带跌，如无头苍蝇乱撞。巧轻烟轻功了得，一个掠身已挡在他前头，伸掌欲逼人。

君小心情急生智，往她抱去，猪哥般地邪笑道：“大美人别闪啊！”

巧轻烟哪知他如此赖皮，他往前冲抱，自己伸手推去，岂不迎合他了，眼看人已撞来，唉呀尖叫窘困逃开，也未想及若用力击掌，该能将他击退，怎会让他抱住？

君小心诡计得逞，连逃带撞，奔出数十丈，眼看情湖即在，想纵身冲去。岂知冲得过高，半空中一条长鞭抽来，卷住他右脚，往回一扯，君小心唉唉尖叫，摔落地面。

七女子一致掠来，抽手即揍。

“救命啊——非礼啊——”

君小心尖声痛叫，可惜无人可救他。

眼看他即将变为落水狗。

忽然一阵轻风送来，湖中一位白衣仙女，临波踏浪飘来，远远地立于湖中，她淡声说道：“凤凰，放开他！”声音慈祥悦耳。

七位女子见着来人，纷纷下跪，齐声呼道：“师父！”君小心大难不死，暗呼侥幸，身躯也实在被揍得体无完肤，青一块，肿一块，本想趁机逃开，然而他却被这女子深深吸引。

她穿着白色斗篷掩向发梢，轻风徐来，衣衫轻飘，直如出水白莲，一尘不染，美得让人不敢正视。

君小心直落她眼神，远远的，似曾在哪里见过，可是就是想不起来，尤其见着她也有双下巴，让他感觉亲切不少。那女子注视君小心良久，轻轻一叹，音带幽怨，转向巧凤凰：“放了他吧！他已全身是伤……”

“是，师父。”

巧精灵不甘心，却不敢开口。

那女子轻叹：“灵儿，多少恩怨，看在师父分上，好吗？”

“徒儿不敢……”巧精灵一时感激师父养育之恩，却向自己求情，忍不

住，泪水已滚了下来。

那女子安慰道：“得饶人，且饶人，你长大了许多。”“师父教诲的是。”

君小心拱手为礼，然而一松手，内裤又滑落，右手赶忙下抓，只好用左手抓拳为礼，自己也觉得想笑，这是哪门礼节？他还是拜礼了。

“多谢仙女相救，否则在下失身了！”

七女子闻言反瞪，但见着他如此模样，笑意顿露，勉强忍下。

仙女也被他逗出笑意：“少侠几岁了？”

“十三、四吧……我爷爷没很认真告诉我，所以不太清楚。”

“十三四……”仙女沉默一阵，才含笑道：“你好聪明，将来要好好练功，别辜负了你爷爷。”

“会的啦！过了今天，我会很用——功——的！”君小心一字字加强音调说出，余光瞄向七女子，意思已相当明显——将来还得报这个仇怨。

还好七女子下跪向前，瞧不着他表情，否则保证会瞧得咬牙切齿。

仙女并未责备他，只是淡淡一笑，转向巧轻烟：“给他拿衣衫，别让他受凉了。”

“是，师父。”

巧轻烟脚程快，一溜烟已掠远。

仙女沉默半晌，才又问：“凤凰，传言天下第一当复出，可有此事？”

巧凤凰指向君小心：“回师父话，这全是他搞的鬼。”君小心急道：“是真的，我看过好几次，他都咻了一声就不见了，我还知道他躲在七音城，很多人还在找他呢！”“七音城？在何处？”

“太行山附近啦！现在热闹得很，随便找都能找到，只是进不了城堡，因为被浓雾罩住，没有两下子是摸不着路的！”耸耸肩，君小心感到得意，似乎他就是那有两下子的人。

仙女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凤凰，有时间也去看看如何？”“是。”

“我走了，有事再来找我。”

“是，送师父！”

六人恭敬伏身，仙女轻飘，随着湖面滑远。

君小心见她双足始终未沾湿湖水，显然是轻功已臻化境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不禁揣想，她会是谁？武功如此之高？

此时巧轻烟拿来衣裤，抛予君小心，见着师父走远，也恭敬下跪。

君小心很快将衣裤穿上，还算合身。当下又嚣张起来，讪笑道：“师父都走啦！不必行此大礼，起来吧！”七位女子再拜三次，方起身，怒瞪着君小心。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别那么没风度，你们师父都饶了我，你们何必愁眉苦脸？来呀！大家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笑他几声不好吗？”

巧精灵怒道：“你别得意，若再犯到我们手中，照样叫你皮开肉裂！”

“哇！好吓人呐！该不会又想吃我豆腐，把我剥光，想揩油吧？”

巧精灵气得七窍生烟，双手直抖。

巧凤凰猛地扑前：“还不快走！我揩你的油！”

一掌打来，君小心见情势不妙，要再惹了七人，可再也没什么仙女救他。赶忙掠退，抓起躲在花丛的金王玉逃之夭夭。

巧凤凰见两人走远，才转向巧精灵：“七妹，你为何去招惹他？”

“他欺负我，我当然要报仇了！”

巧凤凰轻轻一叹：“姐不阻止你报仇，但要你明白，他似乎不是常人，

能偷人脑波，而且运气一向不错。姐不是不敢教训他，而是还未想出如何破解脑波被偷的方法，所以好几次都放他走了。”

“把他杀了，不就解决了？”

“可是他跟我们并无深仇大怨，难就在此。”

“要永远想不出法子呢？”

“那只好少惹他为妙。”

巧精灵冷哼：“我非得想法子收拾他不可！”

几位姐妹也不便说什么，毕竟今日事，让她们感到甚瘁，有机会教训一番君小心，何尝不是一件快慰的事。

巧凤凰说道：“师父交代查探第一当的消息，你们各自小心，一有消息，马上回报，尤其是君小心所说的七音城，我想它和第一当一定有牵连。”

姐妹们早有默契，闻及有任务，立即知道如何处理，被君小心整得腰酸背痛，七人也不愿再谈，先回房休息，等体力恢复再说。

冷风中，犹见寒星点点。

次日。

苏州城，贴满“无所不报”。

画着七名女子消磨一名苦脸小孩。标题为“七巧仙女手痒痒，尴尬小孩尽遭殃”。

惹来一阵骚动。

不过那小孩画的不是君小心，而是金王玉。

金王玉想抗议，无效，因为他是老二。

第十六章 旧爱新欢

当阴不救临别君小心时，问清极乐宫位置，日夜赶至清海湖。经过数日搜寻，已发现雾区，他救人无数，也问出不少有关奇门阵势的知识，虽涉猎未必专精，却也十分在行，当下已闯入雾区。

行未多久，雾气渐散，眼前山峰四处林立，山与山之间，植满不少奇花异树，见其排列，该是一种阵法。他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绕过数座山峰，迎面而来是条涧河，河面架了三座独木桥，各通往不同山径，他思考良久，又观察方位，决定选择右侧那条山径，遂举步过桥，通往另一头，方踏上那边地面，独木桥一折为二，断落山涧，他只好往前行。

行前十数丈，已进入山洞，洞内支道如蛛网，阴不救无从选择，也不知走对或走错，然而既来之则安之，遂举步往前行去。

未及得数步，洞内传来隆隆声音，震得地动山摇，整座山腹好似快塌下来，来不及退出去，一颗巨大滚石迎面撞来，他赶忙扑向左侧通道，紧紧靠向石壁，滚石扫脚而过，吓得他冷汗直冒，大气来不及喘，那靠背石壁突然往后倒去，他整个人被吸落里头，唉呀惊叫，似坠入万丈深渊，两耳啸

风不止，阴风扫得衣衫猎猎作响。

忽然扑通一声，原是掉入深水中，水冷彻骨，他得运功抵抗，摸黑地顺着水道摸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弯了多少水道，远处才见及光线投来，他心下一喜，赶忙游去，闪出洞口。眼前百花盛开，芳香四溢，果真如世外桃源。阴不救心想摸对了门，慢慢游向岸边，爬上岸，拧着湿去的衣服。

忽有阵风迎来，那极乐仙子已立在他身前，浅颦一笑：“能摸着生路，该是有两下功夫，你会是谁呢？”阴不救从小心口中描述，得知她就是极乐仙子，遂拱手一拜：“在下阴不救！”

极乐仙子先是一愣，随即呵呵笑了起来：“君小心果真是守信之人，一年未到即把你弄来了。”

阴不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，似想瞧出什么。

仙子嫣然地笑道：“我美吗？”

“很美。”

“多谢。”仙子轻轻一笑：“你是不是很想看出我像谁？”“我看不出

来。”

“我们未曾谋面，你又怎能认出我呢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仙子含情一笑：“我该称你为师弟吧？”

阴不救眼神一缩：“你当真是入云仙子徒弟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有何证明？”

极乐仙子从腰际拿出一古铜色四方令牌，交予阴不救：“你看过它，该相信一半才对。”

阴不救注视那牌子，正面刻有骷髅，反面刻有仙女腾云图，下边有行小字：“仙女入云觅无踪”。阴不救颌首：“不错，这是仙子令牌，可是当初，她是死在乱阵之中……”

“我乃被仙子身前玉女所救。”极乐仙子道：“你跟我来……”

她遂引着阴不救往里头行去，阴不救已见着君小心所说，巍峨耸天之极

乐宫。仙子却不走正路，找到一处假山，不知怎么一踏脚，假山裂开，出现一地道，两人走进，假山立即密合。

地道十分平滑，置有龙凤椅，本是一人坐，多挤一人也无妨。两人坐往椅子，仙子轻轻一按扶手，椅子顺着滑动，竟然一无声息，而且愈滑愈快，有若流光，碰有分道处，只要拍击左右扶手，滑椅则往所拍方向折去，其力道运用之巧妙，实让阴不救大开眼界。

不知滑行多远，仙子方将滑椅折入一石室，以手轻拍扶手，滑椅顿停，阴不救未晓得它煞得如此快，一时收势不住，往前冲行，幸好他武功不弱，踏出两步，已煞住身躯。

极乐仙子歉声一笑：“对不起，师姐并未想及你没坐过。”

阴不救摆摆手，不愿怪罪。

极乐仙子这才含笑起身，往石壁按去，石壁裂出门道，里边又有石梯，延梯上行，又是一间金光闪闪密室，四壁置有青白色夜明珠，发出泛青带白光线，照得密室通亮。阴不救可以看出青白光中，那石壁仍有澄黄之色，乃是黄金所造。

密室中，靠左墙是一金质书桌，上头堆着不少字画典籍，右墙则嵌着一幅缩小的园景图。

极乐仙子指着那嵌图：“这就是极乐宫造园图了，下面还有一层秘道图。”

伸脚轻轻往地面踏去，壁图沉往地底，墙上出现不少小沟般通道、石梯、密室、出入口，一清二楚。

阴不救叹为观止，设计极乐宫的人，所花心血恐怕要比建筑大内皇宫还来得大费心机。

极乐仙子走向书桌，拿起一块沉旧破布，交予阴不救：“这是师父留下的字迹，你瞧瞧！”

阴不救摊开破布，血迹斑斑已变青赭色，里边草草书写几字：“佑吾徒玉香，保本教命脉，入云仙子。”字迹歪斜，想是情况紧急，咬指书写而成。

阴不救终于相信她是入云仙子的女徒。

极乐仙子轻叹：“自我懂事以来，即一直在这里，十三岁，玉女也死了，临终才交代本教可能另有门徒，即是金童遗传下来，想是师弟你了。”

阴不救交还血布，冷道：“你如何得知我是金童徒弟？”“你还有个弟弟，我也找到他了。”

“不绝？他会在这里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带我去见他！”

“不急，你来了，我马上通知他，待会儿即会赶来。”阴不救冷哼一声：“你找到他多久了？”

“大约快二十年了吧！”

“难怪他会偷走师父秘籍！”

极乐仙子含笑：“都是自己人，何必如此认真呢？”

阴不救冷哼一声，未再说话。

听两人所言，不难猜出，阴不救原是幽冥教中人，难怪他听及君小心说起幽冥教之事，会急着赶来，想瞧个究竟。

极乐仙子含笑：“师弟，时下幽冥教弟子只剩你我和不绝三人，咱们应该并肩协助，让幽冥教发扬光大才是。”

阴不救冷绝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“你这是何苦？”

“师父遗言，我不敢违抗。”

“金童留了什么遗言？”

“你想知道？”

“嗯！”

阴不救冷道：“当初幽冥教分为阴、阳两派，阴派得自《还魂引》毒邪之功，专练奇异邪功，因而心术走偏，行为乖张，以致滥杀无辜，为的只是练成邪功。后来引起阳派不满，双方厮杀，阴派不敌，几乎死伤殆尽。金童师父本和玉女为情侣，两人爱之深，已难分舍。然而入云仙子有恩于玉女，又有传艺之情，遂临终托她把你带走。因为玉女练的是邪功，虽然受金童感召，有改邪归正之意，然却迟迟未下决心。阳派下令剿杀时，也把玉女算上，后来金童不忍，将玉女放走，你才有今天活命。这本是好事，然而玉女临走时，竟然偷了金童身上秘籍。金童深怕因此劫难而凶性大发，遂交代我和弟弟要注意此事，或见着有幽冥教徒复出，走的是邪路，则把她除去，不管是玉女，还是任何一位传人！”

仙子脸色有点儿僵：“可是我并未走邪路啊……”

阴不救斥道：“谁说没有？杀人换皮，盗取武功，这不是邪路？”

仙子怨言：“为保有青春，找人来换肤，有何大惊小怪？”

阴不救斥道：“你命值，他人不值？正邪之分，你可懂？”仙子瞄他一眼：“师弟，我不是请你来跟我吵架的，你可怜我一辈子未踏出外界一步，偶而找人进来，该没什么罪大恶极吧！”

阴不救冷哼：“幸好你没出去，否则哪容你活到现在？”极乐仙子幽怨道：“幽冥教只剩我们三人，就不能团结一起吗？”

阴不救冷道：“要是能妥协，百年前，阴阳两派就不会拚得你死我活的了！”

极乐仙子轻轻一叹，未再说话。

此时石门晃动，一位六旬老者走进，身材中等，脑袋较小，两眼外凸如牛眼，眉毛粗，直往上冲刺，塌鼻、小耳，两颊无肉往内陷，有若包皮骷髅，薄嘴唇，瘦下巴，无胡须，看起来一副凶相，正是阴不救的弟弟阴不绝。

见着阴不救，他已拱手冷道：“大哥好，来此有何目的？”

阴不救冷道：“把秘籍还来！”

“笑话！秘籍是师父传的，你有什么权利拿回去？”

“师父交代，那部分不能练，你却把它偷走，我当然要代替收回了！”

原来幽冥教武学大都来自《还魂引》，而《还魂引》分三大部分，第一部分乃为上乘医术，即是阴不救所修得，难怪他医术天下无双。第二部分为记载绝妙奇门阵法，以及如何摆阵、破阵的方法。第三部分则为毒功练法，以及记载一些毒丹、妙药的制造方法。

当初玉女从金童身上偷取秘籍，因为过于匆忙，临时一

抽，只抽得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些许，难怪极乐仙子出入此宫能来去自如，而她也练得第三部分些许邪功，方自走上了邪路。阴不绝本就 and 哥哥一起学过第一部医术，然而他心术不正，金童始终未将最绝妙的绝学授予他，只传阴不救，他早怀恨在心，待金童一去世，心想第一部秘籍已学得差不多，遂偷走第三部毒功秘籍，他认为只要二合一，必定能打败哥哥，遂找来极乐

仙子，合并第三部，让它完整，研究一二十年，他甚有心得。

阴不绝笑的甚是阴险：“我看你是想拿回去，研究另一种方法对付我吧？”

阴不救斥道：“你不值得对付，拿来毒经，我要毁去它！”

阴不绝哈哈谑笑：“师父不是要你毁去阴派之人，我现在已算是阴派，你何不杀了我们两人？”

阴不救冷道：“念在同门之情，只要你们不出此宫，我放你们一马！”

“我看你是无力对付我们吧！”

“哼！必要时，玉石俱焚！”

“没那么严重，说着玩的！”阴不绝笑的甚阴：“师兄真要毒经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我可以给你……不过师兄得告诉我一件事情……”

“何事？”

阴不绝两眼瞪得更大，就快掉出眼眶，一脸阴黠：“听说师兄研究出超脑力，能摄人于千里之外，何不把这秘密告诉我？”

阴不救闻言哈哈大笑，这是他毕生心血，只要想及此事，他则得意无穷。

“你想要这秘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可惜那秘方你永远也学不会，因为你心术不正，学了它，只会走火入魔，变成白痴！”

阴不绝森冷黠笑道：“你别得意，我也在研究，快成了，将来你就知道谁的厉害！”

“既然快成功，何必来问我！”

阴不绝一愣，立即奸笑道：“秘密愈多愈好，你说了，我成功快些，你不说，我还是会成功！”

阴不救冷道：“百年前阴派覆灭之事，记忆犹新，你们却执迷不悟，硬将毒功猛练，终有一天，必将会自食恶果！”阴不绝问道：“毒经你不要了？”

“要它何用？你早已练得入魔，我毁去它，你仍会再弄一本，我何必费事！”

“算你有先见之明，那师兄何不把医典交给我，这样我也可以增加医术，造福人群！”

阴不救冷笑道：“你没听师父说过，重要口诀秘传？那医书你看的比我还精，现在要去想啃它不成？”“师兄，我要的正是口传部分。”

“可以，不过得等我认你心术转邪为正时，才传给你！”

“你这不是在为难我？”

“随你怎么说。”

“你不怕我逼你？”

阴不救冷眼瞪他，哼了一声，不屑说话。

阴不绝甚知哥哥宁死不屈的脾气，否则他何须费此大功夫，眼看无法骗得，只好把话放软了。

“不谈这些，师兄远道前来，让弟弟为你接风洗尘，咱们喝两杯去，如何？”

“不必了，自你背叛师门后，你我已无兄弟之情！”“师兄何必呢？都

是一家人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阴不救冷哼一声，未再理他，转向极乐仙子，右手一伸：“拿来，奇门秘籍。”

极乐仙子怔愕：“师弟也要收回它？”

“本该收回，看在你百年不出此门分上，你该有权保护这里，我不忍收回，只是借来瞧瞧。”

“你要瞧它？你要破何阵？”

“七音城！你不也派人在那附近探寻？怎么，难倒你了？”极乐仙子怨笑一声：“不错，那地方难倒我了，传述回来的情境，书中似乎找不着。”

“我看看！”

极乐仙子犹豫一下，仍从书堆中拿出蜡黄秘籍交予他，含笑道：“师弟慢慢看……不过可否回答我一个问题？”“你说吧！”

“就是……换肤时，能否不痛？我是说不用药，又能灵活运用双手。”

阴不救瞪向她，冷道：“以前是你自己换，现在不是他帮你换？”

极乐仙子娇脸一红：“现在都是二师弟帮忙没错，我只想问问……”

她心想要是阴不绝突然暴毙，自己若知道方法，不也可以省了剥皮之痛？

阴不救冷道：“邪功自该邪神磨，去学点针灸，或许有效！”

“当真？太好了！”

极乐仙子喜上眉梢，频频道谢。阴不救却懒得再理她，认真研究奇门秘籍记载的阵法。

阴不绝见他不理睬自己，使眼瞧向极乐仙子，两人双双告退，走出这黄金秘室，抵达隔壁石室。

阴不绝问道：“师姐，是否要把他留下？让他说出超脑力的秘密。”

极乐仙子反问：“你有办法要他说出？”

“很难，但可以试试。”

“他对本门功夫了若指掌，而且医术比你高明，你的毒，恐怕对他无效，何况你迷惑他，说出来的恐怕不是最好的。”

阴不绝本就想用毒，如今被她一说，自己也没把握，说道：“难道就这样让他平白来去自如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，他是本门弟子，自有资格来此。”极乐仙子神秘一笑：“何况他在外面也有好处，可以替本教结善缘，将来他若回心转意，自会带来大量帮手。”

“师姐认为他会倒向我们？”

极乐仙子含情笑道：“只要你治好我皮肤的问题，让我得以出此门，我即有办法让他回归本教。”

“他脾气硬得很，恐怕难如你愿。”

“总不能因为假想，就把他留在此，岂不未出征先内乱？如此怎能和别人作战？倒不如先分开，将来再决定如何对付他。”

“只怕他将来会坏了本门大事。”

“你怕？你自认不如他？”

阴不绝冷声道：“我哪不如他？这只是为大局着想，你既然不担心，我还怕什么？二十年前不怕他，二十年后还会怕？简直笑话。”

极乐仙子嫣然一笑：“二师弟请息怒，我是信得过你，才敢放他出去，

你现在的功夫自然比他好多了，所以我才觉得他不足虑。”

阴不绝脸容稍微缓和些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刮目相看！兄弟不合，无话好说，我走了！”

说完，转头即走。

极乐仙子含笑目送他离去，方自走向黄金密室。见及阴不救如此认真，轻笑道：“师弟你不如抄一本回去吧！这样瞧，多浪费时间？陪我出去走走如何？”

阴不救冷道：“都七老八老，哪还有心情搞这些，要去自己去。”

极乐仙子轻笑：“如果师弟愿意，我可以把你变得年轻，届时你就有兴趣了。”

阴不救眯眼瞪着她，冷道：“人自有天年，你甘受剥皮之痛，却不知内心早老。我外表已老，心境却不老，至少不必镇日担心老去。你为防老，只得躲得如井中之蛙，要我拿得自由身来换脸上皱纹，这生意我不干！”

仙子幽声道：“只要师弟援手，自由跟年轻即可两得了。”

“我没这本事！”

仙子轻叹一声：“再多几年，你大概会听入耳吧……”

“你慢慢等好了。”

仙子不再往年老或年轻话题扯去，问道：“师弟认为天下第一当练的是何种功夫，怎会打遍天下无敌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是救过他的命？”

“他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如何救他？”

“是二师弟说的。”

“他说我是第一当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这……说说而已，师弟别生那么大的气，第一当可在七音城？”

“都找不到地头，哪知他在不在？”

“我相信他在，因为你找的如此勤……对了，师弟你为何那么勤劳地找他？”

阴不救冷目瞧她，冷道：“有话直说，还套？想知道什么？”

我闲来没事，想找七音城下落，想一窥第一当秘密，行了没有？”

极乐仙子淡笑：“师弟消消气，我只是问问而已，师姐何尝不是找的甚勤，目的全跟你一样，咱们可说是不谋而合。”

“你也想把第一当弄来，对不对？”

仙子含笑：“如果他愿意的话。”

“我劝你别把他弄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地方不好？”

“因为他会把你杀了！”

“这又为什么？难道你会要了我的命？”

“你的命不值得我请他杀你，只是第一当最受不了乱情女子，你惹了她，保证人头落地！”

“我是很钟情呀！”

阴不救瞪她一眼，未再说话。

极乐仙子轻声叹息，无奈道：“师弟对我误会大了……不过我不怪你，将来你会明白，我的爱是很专情的。”“专情？你对每个人都专情，一次可

以拥有上百个丈夫！”

“这就是师弟误会我的地方。”

阴不救未再理她，径自瞧着秘籍。

极乐仙子只好自怨自叹，不久又忍不住问道：“找到解开七音城之谜没有？”

“整本秘籍，好像未说及此。”

“我早说过了……那里当真全是雾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要破去雾气，似乎只有雷雨了……”

“你怎知？”

“每次下雨，外边雾层皆会减弱，雨停了，雾气则更浓，可惜此处地理位置特殊，没有倾盆雷雨，否则将可破去雾阵。这是我观察数十年的一些经验。”

阴不救灵机一动，翻往秘籍太阴篇，里头画了不少以风雷雨电设置的阵法，自然也包括雾云等阵，往注解瞧去。他念道：“风从虎、云从龙、龙腾现、则天雷闪、龙吞云、化骤雨、扫大地……龙吞云……在天为云，在地为雾……自该先化龙方能吞云雾了……”

有了眉目，已哈哈大笑。

然而再瞧下去，他不禁又皱起眉头。

秘籍说明摆设雾阵，果真得先避雷电，防骤雨，可以找天然地形，亦可设阵防电。阴不救担心是前者。“要是七音城雾阵为天然形式，哪来雷电？”

极乐仙子道：“除非你能将雷电引来。”

“难道置下此阵即永无解法？”

阴不救不信，再三推思瞧看，及至最后一行写着：“太阴阵类，乃宇宙灵气凝聚，非大能力无法布置，置成后，非太阴神迹不可解，布阵者且三思。然而宇宙神秘，贵于阴阳相克，集人类毕生精力研究，或而可解。”其下角又显有一行小字“尽在龙腾中”。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不只是阴不救，连极乐仙子也凑身过来，仔细推敲这五字。

“师弟你认为非得神龙吐水，方能解去雾阵？”“既能吐水，当然能解，只是何处去找神龙？”“这么说，还得靠神迹了。”

阴不救绞尽脑汁，仍想不出结果：“书中明明暗示有方法，怎会如此难悟通？”

极乐仙子轻笑：“师弟别急，放松心情，顿悟比苦思来得有效，看你眉头皱得如此深，师姐十分不忍。你不是有个超级孙子，哪天让他想去，说不定会有结果呢！”阴不救恍然：“对呀！君儿鬼灵精怪，必能悟出道理，我何必多费脑力。”

欣喜中，已决定把此难题交予君小心。

冷静过后，觉得任务已完成，没有再留此的必要，决心离去。

“我来此，是想证实你的身分，现在已证实。其次想参考奇门阵法秘籍，也已有了着落，你我虽是同门，却有阴阳之分，根本难以并存，但念及本门日后无人，只要你不出此宫，为害武林，我则不想过问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事情已了，烦你送我出去。”

放下秘籍，他已起身，去意甚坚。

极乐仙子幽叹一声：“师弟说走就走，连一餐酒席也不肯饮？”

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还是走好了，只要你不出此宫，念同门之情，三年两载，我会回来瞧瞧。”

极乐仙子幽声带喜：“只要师弟未曾忘记我这师姐就行了，既然你去意甚坚，师姐也不留难你，这就送你出去，来日再见。”

阴不救轻叹：“来日相见，未必是好……”

当下催促仙子，两人步出黄金秘室，搭坐龙凤椅，顺道再行滑出极乐宫。约过两刻钟，滑梯方停，走出石梯，开石门，已抵雾区。

阴不救心知已走出奇阵，拱手告别离去。极乐仙子呆立当场，思潮起伏不定——不知放走阴不救，是对亦是错。她虽为所欲为，杀人不眨眼，却对同门之争感到无奈。

毕竟幽冥教已只剩他们三人。

轻轻一叹，她也返回极乐宫。

阴不救亦是心情沉重，他虽是幽冥教中人，却身负师父使命。本来若只是他和弟弟两人，倒也罢了，现在多出一位阴派妖女，她和弟弟一拍即合，将来必定兴风作浪，自己只有大义灭亲了”。这还是小事，要是江湖中人知晓他是邪教中

人，又将如何对待他？尤其是小差和小心两兄弟，多年来，他无异将两人当亲生骨肉，若失去他们，那比杀了他还痛苦。

“由天去了！”

无法想出妥善方法，他只好由天安排，一路已往中原返回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离开七巧轩后，仍返往襄阳城。因为两人在哪儿栽斤斗，即要在哪里翻身，否则留下不良记录，终身都不爽。

他俩失踪了几天，一群赌客叫嚣着两人赌品不好，赢了就溜，害他们连翻本的机会也没有，庄家跑了，也有不少赌客自行做庄，但都赌本不大，格局较小，玩来自少了许多刺激感。

见着君小心返回，赌徒虽是喷有怪言，但哪是口灿莲花的对手，说什么到别处捞一票，又回来奉献老顾客，够朋友了吧？那些赌徒有得赌，人既然回来，也无话可说，催促之下，又开始押注，大赌特赌。

一连三天，襄阳城区所有的牛几乎都抓来比，被压榨之下，几乎全得了胃病，吃喝就拉，有几只更是吓死了。

没那玩意儿，“香香乐”也就玩不起来，君小心只好另想名堂，改为“蛋蛋乐”，即是抓来母鸡下蛋定输赢。如此反而高雅多了，又不占空间，正可移师入城，声势更为浩大。众人团团围在城西大广场，赌得面红耳赤。

正赌得起兴，已来了十数名官差，手持长刀，把摊位给围住。

群众瞧及官差，哪还敢吆喝，不自觉地往后退去。

君小心轻笑道：“官爷想下注吧？我算你七折，如何？”领头者冷斥：“当众聚赌，目无王法，带走！”一群兵卒拥上，即想拿人。

君小心急了：“等等，有话好说！有话好说！”“有什么话，跟大人说去。”

君小心干笑：“说的也是……可是我这些银子……”“脏银一并抬走！”

十几箩筐，岂是几人抬得动，领头者遂叫来马车，搬往衙门。

君小心想要大大方方地赌，官家是得罪不得，大概塞点银子即无问题，这才笑脸迎人地跟着官差前去，临行还向群众招手：“去去就来，忍着点儿。”

群众也不知该不该相信他，反正无事，等等也好。金王玉则担心道：“见了官，会不会杀头？”他年龄还小，又不曾见过世面，从西席告诫中听来，每以为见官者，全为犯人，都会送去砍头，是以心神才会紧张。君小心拍拍他肩头：“没那么严重，咱们是见官大三级，该磕头的是他！”

“为何见官大三级？”

君小心往马车银子指去：“看见了没，元宝多，人就大，足可把知府大人给压扁。”

金王玉不明道理，但只要君小心说没问题，他自是不必担心，大摇大摆地跟在后头。

进了衙门，马上升堂。知府矮小，脸圆脑圆，若皮球，官味却十足。

见着君小心已兴师问罪：“大胆刁民，敢当街聚赌，为害风俗，妨碍交通，制造噪音，违反财产平均制度，你可知罪？”

君小心猛磕头，说话却带笑容：“小的知罪，特来请罪！”

知府闻言嘴角抽了抽，笑意已露：“你还是内行人嘛！”

“多蒙大人指点，小的受用无穷。”

知府眯眼贪婪笑道：“你也真是，开赌场也不是大不了的事，知会一声，本官自会派人保护你，城中十二家赌场，哪家不是拜过码头？以后要小心啊！”

“小的知罪啦！”

“很好，听说你赌什么‘蛋蛋乐’，利润如何？能传到本官耳中，该是不错才对。”

“都在你武官爷手中，瞧瞧就知道了！”

知府向门外喝声：“抬进来！”

那武官立即下令二十余名士兵，将十余箩筐银子抬往里头。

知府见状，瞪大眼珠：“这么多？你搞了多久？”

“不多啦！才半天而已。”

“半天？好厉害啊！”知府笑得贪婪而佩服：“真是惊人大企业，真是年轻有为。”

“大人抬爱啦！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不知……”知府右手抓抓手指，暗示油水问题。

君小心倒慷慨：“见得到的，全是知府的，还请笑纳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知府张大了嘴巴，已笑不合口，终于还是大笑起来：“小公子不但年轻有为，还挺见过世面，本官甚欣赏你啊！”

“这是小部分，以后还有……”

“以后还有？”

“嗯！照这看来，一个月要十马车吧？”

“十马车？哇！我的天呐！”知府两眼直冒银子，笑的更是开心：“小公子你太厉害了，真是英雄出少年，老夫交定你这朋友了，来人啊！把一箩筐银子分了，其它抬入私库，设酒筵招待贵客！”

一声应是，那武官也喜上眉梢，一箩筐银子也够他们瞧了，分的甚是开心。

“小公子，你一定要让老夫招待，否则传出去，老夫可失了风度。”

“就随大人啦！”

知府哈哈大笑，立即请两人往后院行去。

金王玉暗自窃笑：“那银子果真妙用无比。”君小心笑道：“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何况是人？走吧！吃大餐去！”

宴设百花园中，三人对饮，笑声震天。酒过三巡，知府已有了醉态。

“小公子，你长的一表人才，不如当我女婿如何？看你如此年轻有为，自是老夫心目中理想的对象。”“可是我未成年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先订后嫁，以后咱们的银子也不必分得太麻烦，我女儿可说是绝世美女啊！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”君小心客套话还未说，知府已喝声。

“来人啊！把珍珠找来见客，要她快点儿！”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你女儿叫珍珠，我该叫什么？”“金蛋！”

金王玉一愣。

君小心已指往金王玉，笑道：“金蛋已有了，就是他！”知府醉笑道：“那改为金鸡好了，哈哈！将来你们就是珍珠金鸡，真是绝配啊！”君小心讪笑：“一只猪（珠）一只鸡，果真是绝配！”三人哈哈大笑，酒席论姻缘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不久，和府女儿一身粉莲色罗裙，轻轻曳来，果真美若珍珠亮丽。

“爹，您找我？”

珍珠蹲身拜礼，目光顺便移向两位坐客，方和君小心对上眼，她惊诧万分的道：“怎会是你？”

君小心也认出她正是在扬州参加中原小姐比赛，被自己泼得一身水的月珍珠，不知大难临头，还哈哈大笑。“原来是你？荷包蛋呐！”

月珍珠脸色大变：“爹！他就是在选美会中侮辱女儿的臭男人，快把他拿下！”

知府一愣：“怎会如此巧？”

“爹！快拿下他啊！来人啊——”

月珍珠一叫，君小心已觉情势不妙，拉着金王玉，苦笑道：“喝酒喝到阎王殿了，咱们快逃！”

两人掠开，又觉得不甘心，君小心再次掠回，拿起桌上热汤往月珍珠身上倒去，谑笑不已。

“荷包蛋，再赏你一盆吧！老丈人你也尝尝！”一碗不够，君小心又拿起数碗往两人身上倒去，右腿一抬，挑翻石桌，压得两人贴地唉叫。君小心这才和金王玉掠向屋顶，逃之夭夭。

立时大队人马赶到，知府大人喝令封锁全城捉拿人犯，一时襄阳城为之鼎沸。

搬开石桌，知府大人已经犹豫，生蛋的金鸡就此飞了，不知该不该下令捉拿，不禁怪起女儿：“别人不去泼，偏偏让他泼中。”

月珍珠哇哇大哭，说是父亲不再疼她。

知府暗自责罪，再怎么疼，也没金鸡来得更让人心疼。

然而命令已下，想挽回已不可能，只好望女儿兴叹了！

虽然官兵查得紧，君小心和金王玉早已逃出城外，两人也望城兴叹，大好事业就这么坏在女人手中。两人只好另找地头，重新再来。

沿途行至张渡口，天色已晚，两人遂找来客栈住下，混了江湖近一年，君小心渐渐觉得功夫重要了。

在用过晚餐之后，他也和金王玉在庭院中练起简单的功夫。即是金王玉拿剑攻招，而君小心以超脑力感应出金王玉想攻的方位，以能及早封去，抢

得先机。

第十七章 水晶果与天雷镜

金王玉近日来，已对大侠定义有所改变——因为心目中大侠君小心，不断落难逃给人追，以为大侠即是如此，实是不好当。君小心只能说大侠是游戏风尘，做别人不敢做之事，偶而落难，那也正是考验大侠功力的时候，而他每次仍是化险为夷，那正是智慧的表现，再加上此时君小心抢尽先机的剑法，已让金王玉折服，又重拾对大侠的憧憬。

练得正起兴，已有人拍手笑道：“好功夫，有进步！”

声音熟悉，君小心惊喜地叫出口：“爷爷？”

往屋顶瞧去，阴不救轻飘下来。要打听君小心下落并不难，襄阳城一出事，他已猜及君小心，一路赶来，也找到了人。

君小心向金王玉引见之后，问道：“爷爷去过了极乐宫？看见那妖女没有？”

“瞧过了，还好她有求于我，不敢留难，爷爷自能出人无险。”

“她要求您替她整容、换皮？”

“嗯！爷爷岂能答应，还好她倒是挺有耐心，只盼我回心转意，不过爷爷已从她手中借来《还魂引》秘籍，将可破去七

音城的雾阵了。”

君小心感应出阴不救的心思，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爷爷还是要我回去破阵？”

阴不救亲昵地摸摸他的脑袋：“谁叫你是爷爷的超级孙子，爷爷不找你要找谁呀？”

君小心瞄眼道：“超级孙子就是龟孙了！”

阴不救哈哈一笑：“那我岂不变成龟爷了？”

两人相视大笑，金王玉也跟着笑。

君小心笑声一敛，斜瞄着他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金王玉窘笑：“我笑自己，岂不变成金龟了……君小心登时拍手大笑：“对极，对极，金蛋先生快要变成金龟大侠了！”

明知不怎么好听，金王玉仍凑兴地笑着。

随后阴不救要两人进房，抓来烛火置于桌上，拿出一本手抄书。这是他瞧过《还魂引》中奇门阵势，凭记忆抄下的秘本，虽未十全，也记了八九分。

君小心虽知那是新抄书，但自己未见过《还魂引》，仍好奇地瞧着。

阴不救大略解说一遍书中内容，已翻至太阴篇。

“雾阵是属于太阴阵法的一种，靠的是阴气——也就是较冷之物，如水、雨所造成。若要破解它，就得找出属阳物，就如这句：风从虎、云从龙、龙腾现、则天雷闪，龙吞云、化骤雨、扫天地！这就是说雾阵需要雷雨倾盆方能除去。”君小心道：“要是没雨呢？”

“那永远也破不了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还好只有大沙漠才不下雨。”

“那也不行。”阴不救道：“其实不只是沙漠，藏在山岭奇峰之中，很多地区仍然无法下雨，否则就不会有七音城和极乐宫两处浓雾区了。”

“说的有理，可是照爷爷所说，这两处不下雨，那岂非无法解阵了？”

“这正是爷爷要找你的原因，秘籍里说，只要引来雷雨，仍可破解，也就是以人工方式。”

“这可奇了，谁有那么大的本领，可以制造雷电？”“问题就在这边，你看最后一行，它写着集毕生人力研究，或而可解。再下来即为‘尽在龙腾中’，这是一句秘语，参破它，可能即可解去雾阵。”

“尽在龙腾中？倒挺有学问的嘛……”

阴不救叹笑：“爷爷想了快半个月，仍是想不出名堂，所以才来找你，看你这超级脑袋是否一悟即通……”

君小心已笑得甚邪：“爷爷以为呢？”

阴不救见他这种笑容，似乎感受到他的自信，不禁欣喜道：“你猜出来了？”

“您猜。”

“爷爷当然猜你想出来了。”阴不救大喜：“快告诉爷爷。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把天龙抓来吐水不就得了！”

金王玉突然拍手叫好：“对呀！把天龙找来，一切不就解决了？”

“对你的头！”君小心一掌打向金王玉后脑勺，扑哧笑着：“请问你的天龙在哪里？”

“天龙……天龙……”金王玉搔搔头，困窘地笑起：“对呀！天龙是抓不着的……可是大侠为何如此猜？”

“猜错了，总行吧！”

金王玉笑的更窘了：“你如果错，我就对不了啦！”

阴不救甚是心急：“君儿你想出来没有？”

君小心抓出一条破皮布，弄笑交给阴不救：“答案就在上面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阴不救摊破皮布，正是雷老送予小心的天雷镜藏宝图，他找了老半天，只见得山峰线条满布面，哪有什么答案，又急又窘。

“君儿……在何处？”

君小心手指往破皮布戳去：“在……哇！破了……”他用力过猛，手指穿过破皮布，干笑一声，手指动了动：“就是宝山里面的宝物——天雷镜嘛！”

阴不救惊喜而不解：“天雷镜？这和秘语有何关连？”

君小心抽出手指，往桌上手抄书指去，得意地说道：“那‘龙腾’两字是射那句‘龙腾现则天雷闪’，既然龙都腾现了，天雷自然要闪。然后那‘尽’和‘镜’同音，若改成‘镜在龙腾中，不就是指天雷镜了？”

阴不救恍然：“原来如此，爷爷老往此句含意去想，却未想及同音字，真是冤枉！”

金王玉手掌方举起，又不敢拍击，瞄了君小心一眼，惹笑着脸：“现在可以拍手了吧？”

君小心呵呵点头：“可以啦！没错了。”

金王玉这才拍掌叫好：“对！就是天雷镜，用它来破阵，万无一失！”

手指已往破皮布指去，笑的甚是开心，心想这次该错不了。

岂知君小心仍是一个响头敲来：“对你的头！它怎么破阵？”

金王玉摸着脑袋，哭笑不得：“我……我不是问过你了吗？怎么又错了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不是你问错了，是你指错了，那破布又不是天雷镜，怎么破得了阵？真是！”

金王玉恍然，手指缩缩指指，干笑道：“手指原来是不能乱指的……”

君小心张着嘴，谄笑：“你往我嘴巴指指看！”

金王玉赶忙收起指头，干笑不已：“不敢了，太危险啦！”

君小心牙齿猛咬几下，才呵呵讪笑道：“啃手指可比吃香肠容易多了！”笑的更大声。

阴不救主意又打往天雷镜身上，含笑道：“君儿累了没有？”

君小心瞧他把破布捏得如此紧，已知他心事，瞄眼道：“累了又如何？能休息吗？”

他往床上移去。

阴不救并未拦他，含笑道：“你不觉得找出天下第一当，很有趣？”

“有趣？我发现第一当专割人头以后，再也不觉得他有趣了。”

“你以前不是跟我打赌，看谁先找到他？”

“总不能每次赢吧？输您一次又何妨，免得您说我小欺大。”

君小心躺在床上翘起二郎腿，爽得很。

阴不救摸摸鼻头，笑道：“既然你不想找出第一当，替我找天雷镜如何？”

君小心长叹：“当您孙子并不好混呀！想好好睡一顿都不可以。”

阴不救轻笑：“能者多劳，爷爷老啦！只有依靠你了！”君小心无奈：“不是我不找，只是这破布是那个雷老捡来的，他人疯疯癫癫，找来的东西你敢用？”阴不救轻笑：“我信得过雷老。”

君小心瞄眼：“又不是你在寻找，你当然信得过。”阴不救含笑：“不管有无天雷镜，总得试试嘛！”眼珠瞄了又瞄，君小心勉强坐起：“好吧！要疯，大家一起疯，您说说看，这宝图地形在哪里？”

阴不救当下很仔细地端详，然后一一解释，位置大约在南苗毒龙山附近，离雷老寻及宝图的燕绝岭也不远。君小心苦笑：“这下可要远征苗疆了。”

阴不救含笑：“你不是很喜欢游侠江湖？现在可让你游得过瘾！”

金王玉频频笑着：“光听，就觉得很过瘾了！”他刚出道，最喜欢四处玩，自是愈远愈好。

君小心苦笑：“游到山上，就没什么搞头喽！”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收下宝图。

时近三更，已是不早，阴不救再交代一些细节，三人同床入睡。

次日醒来。

阴不救还得回去处理那能穿越任何东西的怪物，是以不能同去苗疆，送走两人后，已返往泌阳方向行去。

十日后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已抵苗疆，探访问路之下，已抵毒龙山。

此山有若卧龙，崎岖难行，又罩满瘴气，十分危险，当地居民视为魔山，未敢轻易踏入一步。

为寻宝物，两人仍照图指示，渐渐深入，及到深山处，更形陡峭，没几下功夫，可不易攀行。

如此寻寻觅觅，过了两日，君小心方自找到一处有若龙角的山峰，两人这才露出了笑容。

君小心摊开宝图，对照一番，说道：“照图上指示，宝物该在龙头……该是鼻子部位，找到了龙角，想是差不了多少了。”

金王玉虽累却觉得好玩：“听说有龙的地方，一定有灵地，说不定我们会找到其他灵物呢！”

君小心自嘲地笑道：“现在什么灵物也没有山鸡来得可口，几天没吃肉，

肚子都怪怪的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

金王玉摸着肚皮，本来并未感觉，但被小心一说，反而咕噜直叫。

当下两人决定先猎捕山鸡填肚。满山搜遍，终于抓来三只鸡，两只兔，够他们炮餐一顿。两人找来枯枝，去肉毛，烤熟了吃，吃饱后，剩肉挂在腰际，又往前行。

虽见龙角山近在眼前，待要走近，却又花了半天光景，抵往该处，才发现并非图上所绘整只龙头，原来是分散甚广，非得运用想象力不可。

两人比照图样良久，找不出地点，不知不觉，明月已升起，照得四处青亮，山脚下层层雾气滚动，立在此，倒有些乘龙游四海的感觉。

比照不着，两人只好先休息，待明儿天亮再说了，遂席地和衣而眠。

然而两人未入睡，远处已传来淡淡笛音，两人惊醒坐起，再次聆听，已确定那是笛音，充满着弄情音调。

君小心不解：“奇怪，三更半夜，深山峻岭之中，哪来笛音？”

金王玉欣喜：“会不会神仙出现了？我爹常说神仙都在三更半夜的深山里出现……”

君小心斥笑道：“神仙会吹这烂笛音？我看是神经病仙吧！”

金王玉有些失望：“那会是人了？”忽又充满欣喜：“不是神仙，一定是武林前辈，我们去瞧瞧如何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听这笛音，倒是有些门路，好吧！瞧瞧也好，说不定还可以问出龙鼻子的下落。”

两人遂往笛音渐渐行去，及至一处断崖，那笛音突然没了。

君小心低声道：“那人恐怕发现我们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背后已传来沉笑声。

“我道是谁？原是两位小娃儿！”

走来一名中年书生，长得还算潇洒，但一对眉毛倒勾眼角，看来十分攻于心计。他手中拿着白玉笛，月光下闪闪发光，只是皮笑肉不笑，沾不上风雅两字。

君小心跟他对上眼，已感觉出他不是善类，打哈哈勉强一笑。

金王玉则欣喜道：“你是神仙吗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君小心已伸手封住他嘴巴：“少土啦！神仙哪有他那种笑容！”

金王玉未敢再问，瞪大眼睛瞧着那人。

那人玉笛方在指中转耍着，笑道：“不错，在下不是什么仙人，敝姓华，两字秋风，敢问兄弟贵姓？来此做啥？”“在下金王玉，来这里寻宝……”

君小心立即又掩住他嘴巴，干笑道：“童言无忌，他乱说！”

华秋风眼中黠光一闪：“你也大不了多少嘛！两人三更半夜的来此，该不会是走着玩的吧？”

君小心忽然感应出他脑中所想是某种灵药，和自己天雷镜自有差别，累笑道：“我们是来找秘籍的，想练成绝世武功。”

“是何秘籍？”

“不清楚，反正有缘即能得之，我们是来碰碰运气的。”“这么说，你们是自己前来？”华秋风觉得他俩过小，该有人同行才对。

金王玉说道：“我们是自己来的。”

君小心把他拉着，装笑道：“我们走啦！不打扰你了，请继续吹你的笛”

子，拜拜！”

招招手，带着金王玉快步离去。

华秋风也未拦人，瞧着两人走去，习惯地冷黠一笑，又吹起笛音。

君小心、金王玉走回原地，君小心才道：“金蛋先生，别那么嫩了好不好，你不知他是谁，为何把事情全告诉他？”

金王玉一脸天真：“他问我，我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好说实话了。”

“你不会闭口不说？”

金王玉突然想起君小心以前教过的那句话，恍然大悟：“对啦！不说话，不吭声，保平安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知道就好，以后别乱说话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他就是七毒虫之一的天绝魔笛华秋风，他阴险狡诈，好色成性，是大色魔，还好他没同性恋，否则我们就惨了。”

金王玉自然听及家人提过，而且还特别强调七毒虫，就是要他以后碰着此人，得躲远些，没想到竟然在此深山中碰上了，方才还跟他说过话，简直要命。一张嘴张得圆大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君小心拍拍他肩头：“别吓成这个样子，怎能当大侠？他虽然厉害，我们也不含糊，小心些便成了。”

金王玉拍拍胸口，深深吸气，才定神过来：“他来此干什么？难道他隐居于此？”

“行吗？他是色魔，要是见不着女人，怎么睡得着？要他隐居，简直要他的命！”

“这么说，他也是为了寻宝而来？会不会是为了天雷镜？”

“不清楚，方才我偷他脑波，他想的是一种灵药，白白又透明的药，至于是否另外为了天雷镜，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“他的灵药，灵不灵？能否长生不老？”

“那也得找到再说。”君小心道：“反正我们地不熟，他似乎来了甚久，明天咱们就偷偷跟在他后头，能找到地头最好，若找不到，也可以瞧出他在搞什么鬼？”

想定后，瞧瞧天空明月已西移，想是三更天，两人这才倒地休息，明儿还得探路。

一夜甚甜，醒来时已不见华秋风踪迹，两人只好大略算一下目标，再往前行。

行过凹凸不平的山峦，眼前景物又变，左右各一座岔开的山峰，前面则是起伏不定的山脉，直入远处云层。

君小心立即摊图，欣喜不已：“这才是龙头山，左右岔开的山峰是龙角，前面起伏不平的是龙鼻，只要往前走，必定可以找到龙鼻尖。”

这一发现，两人甚是兴奋，快马加鞭往龙鼻尖行去。然而起伏山脉行之不易，每爬行一峦峰，皆得耗去一个时辰，有的更多，直到接近尽头，又过了一白天。

圆月升起，亮如银盘。

君小心时常在月圆时保护哥哥，见此月亮，已知是十五时分。

只差一座山峰，坡度又不陡，两人决定赶过去再休息，遂举步飞奔，有若追向龙头月亮，把山峰一段段抛落脚下。

二更将至，圆月半升天。

忽而笛声响起，自龙鼻传来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就快抵龙鼻尖，闻及笛音，两人不禁煞住。

君小心怔诧道：“他竟然也找来此处？”

金王玉急道：“怎么办？恶魔是杀人不眨眼的。”

君小心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来都来了，先看他在搞什么鬼再说。”

两人遂小心翼翼潜了过去。

渐渐接近尽头，已出现如龙鼻尖似的巨岸嵌在悬崖旁。此时明月正迎向中央，冷芒透亮，天青无云，月晕亮白，照得四处宛若白昼。

忽有一道月光似被吸住，直往龙鼻岩下方泄去，有若拉直的银带，煞是好看。

君小心惊道：“莫非真有灵物？”

拉着金王玉赶忙潜往龙鼻岩，往下瞧去，原来下边仍有些许凸岩，表面长满绿草，鼻岩滴水如雨，直往绿草落去，正好滋润了那些绿草。

君小心想笑：“这算是龙鼻涕，还是龙口水？”

未来得及多想，那笛音转为激烈，金王玉一声哎呀，掩耳叫痛。

君小心已知华秋风吹出摄魂音调，自己脑袋超强，不怕任何魔音穿脑，金王玉则不同了，他功力不高，怎能忍住这笛音。当下只好尖叫，以自己高尖声挡住魔笛音，金王玉果然好多了。

然而华秋风似已闻得叫声，魔音吹得更凶急。君小心只好更费力地猛叫，然而他嗓子终究是嫩肉所造，又未经过训练，连续猛叫一阵，声带已快沙哑了。

眼看金王玉又自叫苦，君小心管不了那么多了：“妈的！连小孩也不放过，我跟你拚了！”

当下往下头冲去，唰地一声，那绿草凸岩竟只是密草集成，君小心这一下冲，钻过绿草，方想唉叫失策，下边又出现

岩面，华秋风正立在那儿猛吹笛。君小心见机不可失，一掌抓来绿草，连根拔起，猛往他脑袋砸去。

华秋风似另有劲敌，双目未敢移开，直往内壁瞪去，但觉有人冲来，赶忙往左飘去，笛音始终不肯间断。君小心甩砸绿草不着，草头泥巴却溅得华秋风满身满脸。

君小心飘落岩面，见着他的模样，已呵呵谑笑。

华秋风哪甘受辱，猝然挥笛点来：“找死！”笛尖又快又急直取小心眉心。

君小心谑笑：“还早哩！”他早感应出华秋风欲取眉心方位，头早甩开，往内壁闪去，竟是一山洞。

他正想得意奚落华秋风几句，忽然哧地一声，一条大如小腿粗，全身雪白地巨蛇猛噬过来，若非君小心脑袋具有超感应，情急时突然感应有某种东西攻击自己，而自然反应地往后缩，早被咬着，那一排利牙噬身而过，左腿裤角尽裂。

他这才看清这怪物，虽是蛇身，头却长有五寸长的双角，除了两只尖勾利毒牙之外，尚有一排锯尺般锐利牙齿。整个脑袋形状介于蛇与龙之间，红信直吐，利牙猛张，十分可怖，瞧得君小心头皮发麻。

怪蛇想再攻击，君小心近在咫尺，自是无处逃避。他登时瞪大眼睛，直

逼怪蛇双目，大喝：“快咬住他！”超脑力已使出，想摄住怪蛇：“快呀！快咬他！”

华秋风冷笑：“你死定了，这毒龙蛇奇毒无比，别说咬一口，就是被它身上鳞片划着，也得毙命当场！”

他以为君小心靠它甚近，绝逃不出毒龙蛇利口，必死无疑，乐得幸灾讪笑。

岂知毒龙蛇作势欲扑三四次后，竟也受制于君小心超脑力，厉嘶一声，血盆大口猛张，反往华秋风攻去。

华秋风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自己穷数十年功力皆无法摄住此蛇，这小子竟然叫了两三声，即能使此蛇就范，他学的又是何功夫？

眼看毒蛇攻来，他不得不举笛封去，一时人蛇大打出手。

君小心惊魂甫定，又见那蛇受制自己，正是反攻的好机会，不停地命令毒龙蛇攻击华秋风重要部位，逼得他手忙脚乱，若非他武功了得，早已毙命当场。

打斗一阵，那蛇不但刀枪不入，也不怕内家掌劲，逼得华秋风险象环生。他又见君小心只要吆喝一声，那蛇即猛烈攻击，心知若不先除去君小心，自己迟早会被毒蛇咬死。心想定，边打边靠近君小心，趁他不注意，长笛突然脱手飞出，扫向君小心腰际，有若斩刀，霸道已极。

君小心但见长笛扫来，又快又急，硬接不得，自己又在洞口，跳高不易，立即趴下，长笛啸急迎头顶，他伸掌往上拍去，叭然一响，笛虽飞偏，左指却疼得入骨，已唉唉叫痛，忘了控制那毒龙蛇。

华秋风但见毒蛇动作稍迟缓，心知突袭奏效，毒蛇攻势一缓，他立即抽身，右掌猛吐，击向君小心天灵盖。

君小心但觉眼前一花，那掌势已罩来，自己身靠墙角，避无可避，不得已，只好使出尖声大叫，想震住华秋风，然而他方才在岩顶叫得过长，声音早已沙哑许多，虽是情急吼出，却只能稍稍震慑对方，得以偏去脑袋，肩头却躲不掉，硬被击了一掌，连人带身撞岩壁弹落地面，痛得脸色发青。

华秋风欺前又想一掌击毙小心，岂知上头金王玉闻及小心尖叫，心知他受灾难，情况危急，抽出随身匕首，奋不顾身地冲往下边，穿过绿草丛，突见华秋风出手伤人，眼看还差一截，再使千斤坠，刺冲下来，相准他背脊，利刀即刺。

华秋风顿觉又有突袭，扭身躲闪，然而利刀已近，闪得了背脊，闪不了臀部，硬被刺划一刀。他怒火大大炽：“找死！”反掌一扫，打中金王玉腰背。金王玉闷哼一声，已往悬崖落去，似已不省人事。

君小心见状非同小可，猛然扑前，大吼王玉，其势之猛，竟然把挡在前头的华秋风撞得四脚朝天，他冲势未竭，右手猛伸，正好抓住金王玉衣角。本来他也该冲摔崖下才对，哪知华秋风摔个大元宝，压住君小心双脚，使他免于飞出去，自是救了他和金王玉。

君小心突见自己未能飞出，又抓着金王玉，一时欣喜得意发笑：“真是大难不死！”

不说还好，这一说，华秋风顿觉是怎么回事，厉斥：“给我大难去死！”

一手拨开君小心双脚，他唉唉尖叫，却也阻不了身躯下坠，和金王玉已落往崖底。

华秋风冷笑：“让你们粉身碎骨，死无葬身之地！”伸手抓向臀部利刀，

更是骂不绝口。

毒龙蛇并未让他休息，脑袋清醒后，攻击得更是凶猛，逼得华秋风不得不全力以赴，免得遭它所伤。

而君小心和金王玉往深崖落去，本以为这下死定了，谁知身躯方落二十余丈，又见绿草丛生，探出崖面。君小心哪能放过这机会，右肩被击伤，使不出劲道，只好伸出右脚勾住金王玉腰带，左手猛抓一大把绿草，得以挂于崖壁，免于

落入深渊中。

然而君小心只能左手使力，右脚又挂着金王玉，实是酸痛难忍，不得不张起嘴巴，猛咬草根，又怕把草根咬断，只好找来较凸出之岩块咬去，然后以脖子力量支撑身躯重量，左手赶忙攀向岩面猛劲往上扳，再把下巴扣上岩面，紧接着左脚也勾上来，渐渐把大半身躯移往里头，终于可稳住，这才小心翼翼地收右脚，直到左手能抓及腰带，方把金王玉拖上岩面。他已脱力地倒在地上，大气直喘。

他自嘲地笑道：“真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！”

想闭上眼睛休息，却发现明月那光带投的正是这方向，照得眼睛刺痛，不得不转过头去，面向里头。

“啥玩意儿，人要落难，连月光都会欺负人！”

揉揉眼睛，未敢再瞧月亮。张开往里边瞧去，却发现月光已缩成光束，直往一颗牛眼大的水晶果射去，散发出晶莹亮丽光芒，似如钻石般夺目。

“这会是什么？”

君小心再瞧清楚，见得那水晶果长在冰上，淡白的细根如网状，深入冰层里，五片如蝶兰般长叶，四散开来，中间有粗枝干呈蛇形往上延伸，约八九寸高，上方化成茄状萼片，托着水晶果。枝叶全是晶白如冰，直如冰雕而成。

那冰层落于桌大圆池中，四周绕着碧绿嫩草，筐成一圆圈，池中隐隐冒出雾气，看来冰心洁净，很是舒服。

看那月光投向水晶果，似能推动果实中那流质东西，流质不停翻动，那晶莹的光即是如此发出。

君小心瞧呆了，如此情景，他还是首次见着，但瞧得发呆，可还没晕去。

“灵山、灵地出灵物，想必这是什么神丹妙果了！”

然而他却想及爷爷交代，大凡神丹妙果皆有一定服用之法，胡乱服用，可能反受其害，是以他未敢即时采食它。

方犹豫，只见那月光光束渐渐偏移，也在转弱，那水晶果似已在缩，似乎准备钻入冰层中。

君小心这下可顾不了这么多：“要让你钻进去，我什么也没了！”

当下赶忙冲前，左手想采撷，摸得果实软柔，深怕一摘不破了，流汁将泄得满地，干脆手挽根部，连枝叶整棵给掀起。忽而月光光束猛地回收，直泄天空银月，此时在上边的毒龙蛇厉叫叱噪，声震天地。

君小心心神一凛：“敢情那毒龙蛇是专顾这水晶果而来的。”

眼看根部泄出晶白透明的汁液，他顾不得多想，张口即往根部吸去。汁液入嘴清甜冰冷，甚是爽口，他全身是伤，正好以此治伤，把汁液猛往肚中吞去，冰凉透肠胃，更是舒服。

吸了一口，果实和枝叶枯了大半，他干脆猛力大吸，那水晶果连带枝叶

似已脱水，干枯软塌下来。

君小心又吞了不少，忽而想起金王玉受伤不起，赶忙欺向他，以口对口，将汁液送入他口内。方自哈哈黠笑：“那天绝魔笛想是为这奇果而来，没想到却落入我口中，嘿嘿！真是吉人自有天相，恶人自有恶蛇磨。”

话方说完，忽而觉得肚中汁液化成一冷一热的奔流，四处奔窜，尤其热流更猛，逼得他浑身冒汗，再瞧瞧金王玉，亦是如此，心下暗叫苦也。

“不知是药性发作，还是吃法不对，反中了毒？”

他不敢多想，反正热得难受，抓起金王玉，赶忙跳入冰池，只露出两颗脑袋，借以散去不少热力。

两人方落冰池，洞内忽而传来嘶嘶吼声，原是上头打头的毒龙蛇钻溜至此，见着水晶果变成两颗人头，心知奇物已失，悲切直叫，想攻击又不敢，似畏惧水晶果所散发之香气。

毒龙蛇退下至此，那华秋风得以脱身，复闻下边另有声音，心头暗自叫糟，此龙口竟然不止一个，赶忙翻身落崖，追至此洞，骤见两人浸在冰池中，似已慢了一步。

“我的水晶果？”

他两眼快喷出火来，忽见君小心手上仍抓有脱水枝叶，赶忙欺身抢过来，猛压猛挤，人已疯狂：“水晶果！水晶果！还我容貌来！”

将枝叶捏得稀烂，果真有几滴水质渗出，和着枝叶，形成胶的质状，他赶忙往脸上抹去，看来他采此奇果，乃想恢复年轻时容貌。

方抹至脸皮，一阵清凉透来，他立即盘腿打坐，运起功力想吸尽灵药精华，也顾不得再修理君小心两人了。

那毒龙蛇见大势已去，哀鸣数声，已垂头丧气，退入洞中。

金王玉此时受两道冷热流弄得甚难忍受，幽幽醒来，弄不清是何状况，想起身。

君小心却拉住他道：“小金蛋，还是躲在冰中吧！要上去，说不定马上血脉暴裂了呢！”

金王玉顿觉身躯热流更炽，心下惊慌：“我们中毒了？”

“不清楚，反正多运功，先熬过再说！”

两人不敢多说话，赶忙运功熬住这冷热奔流冲击之苦。

月光渐渐消失，该是过了四更天，那冰池雾气渐渐化为热气，冰块也渐渐融去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，嫩脸一阵白红，汗水直流，肚子那股势气始终不退。

此时华秋风已运行功力完毕，立身而起，摸摸脸皮，似乎觉得满意，他并未立即撕下碎枝叶胶膜，心想留得久些，功效会更好。当下已瞪向两人，冷斥：“小鬼，还不快把另外的水晶果实交出来！”

两人正忙着抵抗体中冷热流，哪有心情回话。“你不说，好，我打得你说！”

华秋风双掌尽出，打得两人在冰池中四处乱转。奇怪，被揍两掌，他俩反而觉得好受些。

君小心有心情消遣了，谑笑道：“要什么果？早就被老毒蛇偷走了！”

“胡说！枝叶明明在此。”

“果实不见，当然只剩枝叶了！”

“妈的，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？”

华秋风又是数掌打来，打得两人东倒西歪，水花四溅。君小心和金王玉虽觉得舒服，却哀哀痛叫，为的是迎合华秋风，深怕他不打，那热力可就要整死人了。华秋风看两人哀叫甚惨，更形得意，打得更是猛烈。一边还斥骂两人自找苦吃，可是两人就是不说出水晶果下落，甘心挨揍。

由四更天揍到五更天，眼看天都快亮，仍问不出结果，两人反而叫的更过瘾，华秋风不禁起了疑心。“就算绝顶高手，挨我三掌，也得躺下，那他们……”他

脸色已大变：“你们已把水晶果吃入腹中？”

君小心被打得舒服多了，那热流已没方才那么冲刺，自不再感到炽热难挨。

他讪笑道：“什么水晶果？搞了老半天，我还搞不清楚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敢不承认，你明明把果实摘去，只剩枯枝。”华秋风往脸上胶膜指去：“这就是证据！”

君小心呵呵讪笑道：“你说的就是那果子？早就跟枝叶一起枯萎了，都被你抹在脸上还不知道？”

华秋风惊愕：“我怎会没见着？”

君小心谑笑：“要见着还不简单，只要你吹一口气，那果实即会大起来，跟气球一样嘛！要多大，有多大。”

金王玉问道：“可是他不是把那物给揉碎，弄在脸上了吗？要怎么吹？”

君小心谑笑：“对呀！我也正为这个问题伤脑筋，我看他吹不出来，只有去吹牛了！”

华秋风已知被消遣，嗔怒：“想找死，我杀了你！”

一掌打下，君小心又如皮球乱跳，直叫舒服。

此时东方已吐白，晨曦透出，隐隐见得两人脸上一阵红白，华秋风登时惊诧：“你们偷吃了水晶果？”

君小心谑笑道：“什么偷吃？是光明正大的吃，不只一颗，还连吃十几颗呢！”

“你们当真把它吞去了？我杀了你们，吃你们的肉，喝你们的血！”

华秋风又疯狂地猛击掌，打得两人东转西弹，那热流渐渐化去，和冷流已势钧力敌。

此时东方朝阳已升，洞内清晰可见。君小心和金王玉但觉体内冷热劲流渐渐均衡，方才因热流所产生的劲道已失，现在被揍，反而会疼痛了，不禁哀哀痛叫起来。华秋风以为两人在装痛，揍得更狠，还好他也揍累了，劲道未能像先前如此猛烈，不久也歇手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这才嘘口大气，直呼要命，两人已怀疑这奇果是否还具有妙药之力？否则后来怎会被揍疼？但两人运功探伤，发现以前所受的内伤全好了，包括君小心右肩被击中的伤势，现在已完好如初，挥动自如。

如此怪异现象，君小心自是不解，得回去问问爷爷，自有一个答案。

见着华秋风收手，君小心和金王玉方自爬出池面，精神为之爽朗，反瞧池中，哪还有冰层，全化为热水，还冒着热气，想是被奇果热浪所浸热。

君小心瞧向华秋风，有点儿得意地说道：“大侠客，反正水晶果都被我们吞了，你得了嫩皮小屑，也算是不错啦！祝你青春永驻，我们有事，先走一步啦！”

说着和金王玉即想掠洞而出。

华秋风想拦人，却又收手，冷笑道：“你们走吧！我倒要看看吃了水晶果，有何奇异之处？”

君小心颇为奇怪，他为何肯让自己走？当下千谢万谢，赶忙运功往上纵去。身躯已然高飞，但觉得体内两股冷热流东奔西窜，两人身形在空中也时快时慢，根本无法控制落足点，叭然一响，撞向方才和毒龙蛇打斗之洞顶，掉落地面，鼻子已红肿，痛得两人哭笑不得。

金王玉诧异不解：“怎会这样？以前练功，爹要求很严，我很少失足的……”

君小心苦笑：“我也一样，不过从今以后，很可能天天失足了，咱们还是别逞强，用小功夫，慢慢爬上去吧！”

他不敢用，金王玉也不敢用，两人只好慢慢往上攀爬，幸好此悬崖长了不少野草，爬起来不算吃力，花了一刻钟，方自上崖，累得两人倒地喘气。

方要休息，华秋风不知何时已掠上崖，瞪着君小心，冷笑道：“你还是把奇果拿出来吧！”

见着两人是爬上崖，已认为他俩未吃下奇果，他又想夺得水晶果。

君小心呵呵讪笑：“早就服下了，你还不信？没看到我是爬上来的？”

“少罗嗦！”

华秋风立即欺身，往两人身上搜去。

君小心讪笑不止：“你搜吧！搜到后来，结果还是一样，不过我劝你还是别找着的好，要是变成跟我们一样，鼻子永远都是红的！”

华秋风当然搜不着，厉吼道：“你们坏了我的好事，那是你们自找的，我会把你们的血喝光，把肉炖来吃！”忽然找到那张破藏宝图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君小心想伸手抢回来，动作却没他快，已落入他手中，君小心装笑几声：“这就是找到水晶果的秘图，如何？你以为只有你知道秘密？”

华秋风瞧不出所以然来，见图中所绘地形，和毒龙山差不了多少，遂也信以为真，冷斥道：“是谁交给你们这宝图？我非把他宰了！”

气忿之下，已用力扯往破布。

君小心可焦急了：“别扯别扯！留着它，另有用处！”华秋风立即住手，复往破布瞧去：“还有何功用？你又想骗我不成？”

君小心干笑道：“哪敢，那真的还能寻到宝物。”“什么宝物？”

“不死丹。”

君小心说出此丹，乃想试探华秋风是否知道以前在飞神峰灵丹被抢走之事，若他不清楚，自可以此丹套住他。果然华秋风并不知道此事，冷冷地说道，“我在此处寻近七年，只发现水晶果，哪来不死丹？”

“是宝图上说的，否则我们怎会来此？”

华秋风目露邪光，暗道：“是了，两个小娃娃，若无重大原因，岂会来此深山峻岭之中？若真有此丹，或而功效会来得比水晶果好。”

当下冷笑：“如果你话属实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”他已开始认真研究地图，除了毒龙山较为明显外，其他全是记号，正确的位置还被戳了一个洞。

“难道这龙口另有他处藏有不死丹？”

从地图看来，位置正好在龙口，他认为崖下那洞穴可能不只只有水晶果，立即又翻身下崖，找寻不死丹。君小心方嘘口气：“这老魔头，心狠手辣，不好对付，还真希望他能找到不死丹，省了我不少工夫。”金王玉则担心：

“要是天雷镜真的在下边，岂不让他得走了？”

君小心邪笑道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有时候找东西比偷东西还难，只要他能找出来，咱们再想办法弄到手，自是轻松多了。”

“你不怕他回来收拾我们？”

“怕什么，我知道他想要恢复青春，若找不到灵药，迟早会喝了我们的血，不过那得一段很长时间，咱们有的是机会脱逃。现在倒不如利用他的高强武功，替我们找到宝物。这就是智慧，懂不懂？”

金王玉频频点头：“兵书记载：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方为上策。我懂了。”

“既然懂，那就好好睡一觉，那几个洞，够他找上一整天呢！”

折腾一夜，两人虽服有灵药，精神不差，但能休息，何乐不为，遂双双摆平，呼呼入睡去了。

华秋风找的甚是详细，几乎翻遍整个龙口，别说是不死丹，连那条毒龙蛇也不见了。他一阵怀疑过不死丹被毒龙蛇盗走，但他否定了这个想法，因为大凡一灵物只对一种灵药有兴趣，而且喜欢自然天生之物，若人工炼成，它自不会喜爱，更甭说据为己有了。

“难道又是那小子撒谎？”

他立即掠回崖面，发现两人呼呼沉睡，暗斥两人命这么好？一脚已踢醒两人。

君小心揉揉眼睛坐定后，才露了笑意：“如何？灵丹找到没有？”

“放屁！哪来灵丹，你想坑我不成？”

“哎呀！谁想坑你呢？要是坑你，我们早走远了，怎会留到现在，等你回来收拾我们？”

华秋风暗道：“是了，若真如此，他们早该逃走才对，这宝图似乎不假……”斥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找不到灵药？”

“别急嘛！纵使龙口找不着，也一定在这附近。你找了七年才找到水晶果，就想花七个时辰找到不死丹？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？”

华秋风冷斥：“不管如何，三天之内找不着，我就要你们的小命，我哪来这么多的七年！”

“是！我们一起认真找即是！”

当下君小心和金王玉也开始搜向四周，甚至把宝图抢借过来，仔细研究清楚，但是除了毒龙山之外，已无明显标记，君小心开始沉思。

“爷爷说龙头该不会骗人，那天雷镜到底藏在何处？难道还有另一条龙？另一座毒龙山？”

想到另有毒龙，他已问华秋风。

华秋风斥道：“我找了七年才发现这龙头，你信口开河，即想再弄一座山？”

君小心闻言，若有所悟：“对呀！地理分山河，山有龙形，河也该有龙形！”

抓来宝图，再次比照，果然发现这图更像河流，遂往四处山谷望去，只见不少河流蟠绕，有若龙体，却不见龙头，而图中龙头形状却画得甚是清楚。

三人不由得四处奔寻，绕着河流，掠寻数峰后，天色已暗，明月又爬上高峰，清亮迷人。

华秋风不再找寻，只等两人演戏，心想三天一过，把两人抓回放血，照样有返老还童之效。

已至二更天，仍无结果，君小心有些哭笑不得，暗道：

“难道这宝图另有方法？否则就是当了大乌龟……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该不会藏在隐秘处吧？”

拿起破皮布往月光照去，可惜太厚，透不出光线，只有那被自己手指戳破的小洞，射来月光，和昨夜月光投射水晶果情形一样。

他忽然灵机一动：“投光，月光照射之下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看得到就不是龙了……”登时欣喜若狂：“我找到了！”

金王玉和华秋风为之一愣，被他吓着了，还来不及反应，君小心已往回奔。

金王玉立即跟上。

华秋风但觉奇怪，那龙头自己找过千百遍，都未发现不死丹，他为何说仍在该处？虽是狐疑，仍旧追前，想瞧个究竟。

三人奔回龙头，已是三更方过，月已西斜。

君小心不停张目往崖底河流瞧去，最后目光落在一处龙形河流，只差了龙头，再四处瞧瞧，已满心欢喜：“是了，就是那里！”

金王玉往下瞧，却也瞧不出一丝名堂，细声问道：“当真有龙？”

君小心呵呵得意直笑：“神龙是见首不见尾的！”

“我怎么只见着尾巴？”

“那是因为时辰未到。”

“要多久？”

“再过一个更次吧！”

一个更次不会太久，三人甚有耐心地等着，目光不停注视着下头河流的变化。

不久，四更天已至，月已西斜。忽而两座龙角尖峰影子投往对面崖下岩壁，那崖壁本有凸出稍圆岩块，如今架上两支龙角尖峰影子，正和龙头一无两样，而且此头靠得河流甚近，把龙身也连起来。

华秋风见状，不禁拍案叫绝：“好一个见首不见尾！”

君小心讪笑：“该是见尾不见首才对。”

华秋风懒得理他，马上观察地形，找了较好路线，一路往崖底掠去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也不怠慢，选了地形，也慢慢降往深崖。

及落崖底已是五更天，河流虽宽却不深，两人涉水走过去，已发现华秋风登向山崖洞口，大肆搜寻。两人也不心急，慢慢爬上山洞。

华秋风满脸怒容地已等在那儿，见两人上来已斥道：“什么不死丹？这里什么也没有！”

君小心往四处瞧去，此洞不深，除了一些鸟虫留下的粪便之外，已无任何东西。

他不相信，也探身寻找，仍无结果。

华秋风冷笑道：“有鸟兽敢栖息，表示此处没什么灵物，也表示没人住过，你可以死心了吧！”

君小心道：“该不会如此，此地隐秘非常，若不是像我这么有慧根的人，根本就找不着，怎会空无一物呢？”

华秋风冷笑：“希望你再有慧根一次，否则你就断了根！”

君小心促狭地笑着，不再理他，心想东西必然在此，只是会藏在何处呢？拿起宝图，最重要部位却被自己用手指给

戳出窟窿，想参考都没着落，只好各凭机运了。

里边找不着，他只好往外边寻去，可是一片峭壁，如何得知有何特殊地方？当下落水河边，往上反瞧，除了那洞口，就只剩下洞口上方六七丈那凸石了。

“难道会藏在凸石里头？反正什么八卦镜，都有人用来悬挂门顶，该错了！”

金王玉一直跟在他身边，闻言想笑：“你要把那石块给敲开来？”

他认为凸石甚大，似乎不可能。

君小心道：“有时候最笨的方法最有用，上去吧！否则石块压下来，你就要变成蛤蟆干了！”

金王玉无奈一笑，也跟着君小心往凸石爬去。峭壁陡直，甚是不好落脚，还好华秋风想瞧个结果，以玉笛戳岩挖洞，让两人落脚。两人稳住身躯之后，开始工作。然而金王玉匕首已在昨夜戳中华秋风臀部时失去，君小心又无兵器在身，想动这三人直径圆大的凸石，谈何容易？

君小心不禁想起华秋风方才用玉笛戳洞，如此干净利落，含笑说道：“华大侠，你笛子借用一下如何？看你用它敲敲打打，好像挺好用的……”

华秋风故作风雅状，伸出指尖往玉笛摸去，黠雅一笑：“这玉笛可非破铜烂铁，岂容你这般敲打？真是不解风情！”

君小心无奈，瘪笑着说道：“那你可否还我们那把……插过你屁股的匕首……”

金王玉已窃笑起来。

不说还好，这一说，华秋风顿觉臀部酸疼，原是还有这么一段仇怨。登时怒道：“我打烂你们屁股！”

身躯腾空，玉笛往两人臀部打去，扫得两人唉唉痛叫，赶忙爬高避难。

华秋风冲势已竭，方往回落去，冷斥：“这笔帐，我会跟你们算得清清楚楚！”

君小心、金王玉虽被揍，却仍觉得爽快，毕竟那刀插的甚是风光，挨打几下又有何妨？

瞄了华秋风一眼，君小心谑声又起：“你的笛子不能敲石头，难道是专门用来敲人屁股的吗？”

“你讨打！”华秋风作势欲扑，君小心已呵呵大笑逃开。华秋风恨得咬牙切齿，怒极反笑：“你骂吧！迟早我都要把你煮来吃！”

君小心讪笑：“希望你吃的顺口，对不起，我要工作啦！”

没东西可用，只好捡来石头一一敲打。然而那巨岩似乎特别坚硬，敲打之下，只裂了些许碎片，根本伤不了主体。

眼看天已透亮，又是一天早晨开始，两人敲得满头大汗，功效却少得可怜。

君小心不禁自嘲一笑道：“我觉得呆子不一下会很笨，聪明的人，有时候也会很呆。”

金王玉猛点头：“我有同感。”

君小心已把石块往下抛，苦笑道：“做了苦工，没什么搞头，我看还是想别的办法吧！”

金玉道：“我们回去拿东西再来？”

“你愿意，恐怕那色魔也不愿意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就吼吼看吧！前夜吼了一晚，喉咙哑了，现在也好练习练习。”

“有效吗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爷爷说，雪崩大都由声音所造成，要是我喉咙功夫练到极限，可摧枯拉朽，比七音城的惊天醉仙琴还要厉害，用它来震动山谷，效果也该不小才对。”

金王玉没意见：“好吧！你就试试，我要躲开吗？”

“好吧！免得我控制不住，把你吼得耳聋。”

君小心多多少少可以控制自己音量，但自从服下水晶果之后，功夫时高时低，他拿捏不准，也不敢要金王玉在旁边，免得把他伤着。

金王玉丢下石头，赶忙掠下河岸，逃得远远，两耳掩得紧紧。

君小心则深深吸气，两道冷势劲流又自四处流窜，十分不易控制，他不敢卯足劲道吼去，深怕劲流分崩折离，自己控制不住，吼坏了咽喉。

气吸足了，他猛然往巨岩尖吼，劲音暴出，有若霹雳钢刀，足以穿金裂石，吼得地动山摇，那巨岩猛然颤抖，震落不少岩块。

华秋风本在洞中，忽闻雷霆吼声，震得两耳生疼，碎石乱飞，就快塌了似的，不敢再停留，赶忙掠往河面，瞧瞧君小心在耍何花招。

金王玉因为躲得远，声音虽是隆隆震来，却也无啥碍事，见着君小心往岩石吼去，有若傻人跟石头吵得面红耳赤，形态甚是滑稽，不禁呵呵笑起来。

君小心一试之下，但觉效果不错，又吼了几次，效果更好，体内两道劲流并未伤咽喉，遂胆子大起来，当下准备拚命一击。把嗓子逼得甚紧，功力运至极限，那劲流就快冲口

而出，他方自尖吼。声音暴出，有若炸弹开花，轰然一响，整座山崖抖动撞动，那华秋风被声音震得面红耳赤，血气奔撞，若非他功力高强，非得七孔流血不可。

吼声跳开经过回音再折回，威势竟然更猛，宛若奔雷带电，轰然一声，撞向整片崖面，那岩壁吃力不住，大片崩塌。金王玉见势不妙，赶忙逃开，君小心撼在岩层，却被震得两眼发晕，欲下不得，欲躲无处，暗自叫苦。

反正岩壁已动摇，这凸石也在跳动，却未裂开或落地。君小心又自猛吼，尖音过处，突然晴天霹雳震爆，声音来得比前几次更大三倍。凸岩崩裂，骤见一道强光照耀天际，直冲云霄，那天空忽然引来雷电暴闪，轰隆一声，照得天地一阵黑白，乌云四面八方卷来，掩得天空黯黑，雷光又闪，叭啦啦！骤雨猛落下来，和着岩崩碎石，打得深谷一阵哗哗作响，河中水花四溅。

华秋风早被罩得满头灰，满身湿，还找不到一处可躲闪的地方。金王玉则早有准备，躲向崖角处，避去了碎岩砸身之苦，却也被雨水溅湿不少。

君小心则临危之中，赶忙掠回山洞，洞中虽有崩落石块，却比外头好多了，而且还可避雨，总算保持了最潇洒的一个。

幸好此状况持续不久，否则山洪爆发，华秋风和金王玉可就有罪受了。

半刻钟一过，天际不再劈电，乌云也渐渐散去，骤雨为之停止，阳光又透了出来，一切似乎归于平静。只剩些许岩块三两掉落，河面一片落石。

此时金王玉已奔向那裂成一半的凸岩，发现岩面嵌有

一灰黑八卦形的铜质东西。他欣喜急叫：“君大侠快来看，宝物出土了！”

“当真？”

君小心探出脑袋往下瞧，人也往下爬落。

华秋风也不甘落后，急步赶了过来，他未发现不死丹，不禁犹豫地找寻。君小心奔过来一瞧，差点晕倒——那铜镜竟然和圆桌差不多大小。

金王玉呵呵笑道：“大宝贝，很过瘾喔！”

君小心哭笑不得，还是笑了，笑骂道：“这是什么宝贝，足足有一百多斤！”

金王玉打趣道：“我看不只喔！至少有两三百斤！”

君小心苦笑：“我现在担心的是如何把它扛回去，呵呵！早知这么大，也该把公孙炮给找来才对。”

华秋风找不着灵丹，追问：“不死丹在哪里？哪来两三百斤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不死丹若有两三百斤，不撑死你才怪！”

“那你们所说的宝物……”

“就是这块大铜牌，你有兴趣吗？我送你好了！”

君小心本想防范华秋风夺走天雷镜，如今见着这么大一块，连小偷见着都头痛，何怕他夺走？还希望他能扛出这山崖呢！

华秋风见及那铜牌呈灰黑色，除了八卦外形，里头刻有奇怪刻划之外，并无出奇之处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武林至宝，天雷镜。”

“天雷镜？”华秋风亦为此镜威力传言所吸引，伸手摸去，发现那灰黑乃是铜绿生斑，可以抹去。抹了几下，见着卦骨刻画，想是整个铜牌皆是八卦图。

“它真是天雷镜？”华秋风再次吃惊地发问，忽又想起方才所见强光，正是发自岩块断裂时，该是这铜牌所发出，不禁黠笑道：“是了，一定是天雷镜！”

伸手抓起铜镜，几乎可以当桌子用。

君小心弄声道：“重不重？很过瘾喔！”

华秋风冷目一瞟：“重，也得你们搬！”

将天雷镜顿向小心面前，足足高过肩膀。他困笑：“没事搞来这么大的宝贝，将来如何见人？”

金王玉道：“待我们扛出去，再租马车运回，就不会麻烦了。”

华秋风忽有所悟：“你们专为这天雷镜而来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是啊！不过你现在有兴趣，我可以慷慨地送给你。”

华秋风却冷森：“你们找的根本不是不死丹？”

君小心呵呵讪笑：“什么不死丹？它早就在洛阳城外，飞神峰中被人夺走，还留得在此鬼地方让你找寻？”

“你敢耍我？”

华秋风一手扭住君小心脖子衣领，把他抓提，只能脚尖着地，就要送他几掌。

君小心赶忙双手抱头，呵呵暗笑：“拿天雷镜换不死丹，有何不好？一样是四大宝物之一，何况你还赚了好几百斤！”

华秋风怒极反笑：“这是你们自找的，我就让你们扛着它四处走，然后再杀了你们，把血吸光，我照样可以得到水

晶果的功能！”

猛推手，把君小心推甩好远。

君小心拍拍屁股站起，谑笑道：“随你啦！反正狗咬狗，你也好不到哪

儿去，至少我屈服坐的很安稳。”

华秋风屁股挨刀，怎能让人说及，登时大怒，欺身追来。君小心早有防备，拔腿即逃，一时未被逮着。

华秋风追了数十丈，臀部隐隐作痛，知道牵动伤势，不敢再追，放缓脚步，冷笑道：“我挨一刀，你们得挨千百刀，只是时间先后而已，看在你要扛天雷分上，先放你一马，还不快过来！”

君小心装模作样道：“多谢华大侠，小的感激不尽，这就替你扛桌子了！”

华秋风果然未再出手，要两人扛起铜牌，押着两人走。

铜牌大约百余斤，本该感到笨重，但两人自服用了水晶果，内劲大增，似乎对力道感觉就轻了些，而且是两人共同顶扛，更是轻松，边扛还边笑着，不时出言奚落华秋风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待要登攀回崖面时，两人开始尝到苦果，扛着牌子，两人位置固定保持三四尺，山道崎岖，顾得了前面，顾不了后面。只爬了十余丈，两人已汗水淋漓，叫苦连天。瞧得华秋风谑笑不止，总算找机会整两人，出了一口怨气。

不得已，君小心才建议两人解下腰带，一头捆住铜牌，一头固定腰部，狗爬式地往崖面爬去。

这方法虽慢，却有效，减了两人不少痛苦，直往崖面爬去。

足足花了半天时间，才爬回崖面，两人累得倒地不起，

华秋风却不让两人休息，硬催着上路。

两人没办法，只好再扛起铜牌往前走。然而君小心岂是如此容易受摆布？心想要休息，干脆把铜牌滚往山下，再借口下去找寻，然后干脆倒地大睡，非得华秋风找到地头才起身。

华秋风想尽办法阻止君小心搞花样，就是斗不过君小心。一趟山路，竟然行了四天三夜，走到后来，他反而比两人累了——君小心和金王玉只负责扛牌子，他却得顾着两名顽重，白天怕他俩偷懒，夜晚怕两人溜走，或反过来暗算自己。

如此苦活，他何曾做过？暗自抱怨何来两名惹事精？但想及两人身上血，以及剩一天路程即可抵达住处，也就把痛苦给忍下来。

一天已过。

华秋风终于回到住处。

这是一栋古旧宅院，外边绕着百余株榆树，近冬，叶落满地，更显得房屋古旧而不起眼。

进入里头，却发现装璜得美伦美奂，甚至带些俗气。

华秋风将两人押至厅房，此房四处挂满红帐罗，最里边则有一张豪华大床，右边设有大浴池，池水清澈，是引来的泉水。

华秋风捆住两人，才冷黠笑道：“累了近半个月，今天总算可以舒服地洗澡了，你们慢慢蹲在此，待我办完事，再来收拾你们！”

哈哈大笑中，他往水池行去，双手不停往脸上摸去，那水晶果枝叶捏成的胶膜仍贴在脸上，照他经验该是七天后

除下方是最好，为了美，他竟然忍受七天来，风吹雨打，汗浸灰淹之苦，更是不洗脸。想来忍耐功夫实是到家。

好不容易跳入泉水中洗净身躯，换上白色新袍，显得精神抖擞。摸摸脸颊，似乎细嫩多了，才洋洋得意地走向君小心两人。

“你们觉得我的脸白不白？”

君小心和金王玉乍瞧之下，忍不住已呵呵大笑，猛点头，频频叫白。

华秋风冷斥：“既然白，有何好笑？”

君小心呵呵谑笑：“白得离谱啦！连眉毛都白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华秋风以为自己把胶液涂得过火，把眉毛也给润白，赶忙伸手往右眉抓去，扯下几根瞧瞧，仍是黑的，已有怒气。

“你们敢耍我？”

他想教训，君小心却笑哈了腰：“拔错边啦！是左眉！”

华秋风再拔左眉，果真白如雪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：“怎会如此？”

“不但是眉毛，你的脸也是一边粗黑，一边细白，呵呵！简直和阴阳脸没两样！你返老不成，还童却还得一半，恭喜你啦！”

君小心和金王玉，瞧他左脸如婴儿嫩白，右脸仍黑黄老皱，比原来模样更奇特而难看，快笑抽了肠。

华秋风又惊又慌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双手猛抓左右脸，调头往里头奔去，照镜子去了。不到几秒钟，他哇哇惊厉吼叫，整个人又撞出来。

“都是你们，害我药力不够，只弄好了左脸，你们该死！”

飞身过来，拳打脚踢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被揍得没头没脑，也不敢再乱笑了。华秋风狂泄心绪后，较为平静，酷森道：“是你们把我弄成这模样，我会从你们身上讨回来！”

返身往屋内行去，再出来，左眉已染成黑色，左脸瞧起来也不会白的离谱，又恢复先前自命风流样。“你们等着，看本公子享受一番鱼水之欢，再来收拾你们！”

说完哈哈大笑，步出庄院。

金王玉问：“他会去哪里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去找女人，还想带回来表演给我们看。”“他原来那么色？”

“否则怎会叫色魔？听说他每天都要一个女人陪他，否则就睡不着。”

君小心邪笑：“还好他只对女人有兴趣，否则你就惨了。”

金王玉窘红着脸：“怎么办？咱们得想办法溜！”“要溜并不难，只是那铜牌太大，扛着它，决逃不过他的追逐，所以先要制住他才行。”

“可是我们已被绑着……如何脱身？”

“看看再说吧！”

两人手脚被捆，难以动弹，自无计可施。

不到半个时辰，华秋风已带回一名长得还算美艳的苗女，她笑声放浪，该不是什么好女人，两人搂搂抱抱，往床上行去。

君小心暗道：“这色魔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低俗，什么女人都要？爷爷以前说他自命风流，不知多少女人投怀送抱，

而且他非处女不上床，现在怎会大小通吃，老少咸宜？大概是老了，只好如此啦！”

瞧那女人，三十徐娘，有点儿发胖，也算不了什么美女，若传出去，华秋风恶名也将扫地了。

两人迫不及待，开始苟合，叫声四起。金王玉已闭上眼，两颊飞红，甚是困窘。

君小心等的即是这一刻，他得摄住那女子，以她制住华秋风。遂运起超

脑力，往那女子扫去。

只见两人即将忘形之际，那女子忽地脑中一阵抽白，只觉得一股力量支使她一巴掌打向华秋风脸颊，打得他摔落床下。

华秋风欲火正烈，怎能受此侮辱，猛地翻身，厉吼：“贱女人，你敢打我？”

叭叭连声数掌，打得那女子口角挂血，愣在那里。

“你再嚣张，我就杀了你！”

忍不了欲火，华秋风又扑向她，尽情肆虐摧残。

君小心暗自窃笑那巴掌打得过瘾。见着两人又开始苟合，很快再使脑力摄住那女子，伸出右手，往华秋风腰际齐门要穴摸去，想要她戳穴，又怕她力道不够，最后决定要她猛挥拳，往齐门穴打去。

齐门乃是要穴之一，通常要是被劲道点中，非死即伤，那女子虽无武功，但猛力挥拳，劲道仍是可观，而且华秋风又未运功抵抗，这一挨拳，使得他全身酸软，又落向床底，闷叫声哀哀传来。

君小心见一击得逞，立即喝叫：“快过来解绳子！”

那女子被摄去脑力，只有听令，赶忙奔来，解了君小心绳索。

君小心见着华秋风已爬向床头，立即挣脱绳索往他扑去。他则哇哇大叫，举掌想反攻，却因双手酸软，抬得不够快。君小心顺着冲势，抓起床单罩向他，右脚再喘，华秋风裹落床底，也被床单滚得无法动弹，他极力挣扎。君小心哪容得他挣脱，连戳数指，将他穴道封住，这才安心大笑。

“十年风水轮流转，现在算你倒楣啦！”

转身瞧向金王玉，看他绳索已解，却仍不敢动弹，原是裸女在旁。君小心遂叫醒那裸女，要她穿衣，快快离去。那女子惊魂甫定，哪敢停留，没命逃开了。

金王玉这才起身，红着脸：“好可怕的一幕！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怕什么？混江湖要看开点，要是有一天你着了道，还不敢张眼，不是死路一条？”

“至少……等我大些再说……”

“呵呵！等你大了，还要我教你？说不定你比我还猴急，见着女人就抱呢！”

“不会啦……我不敢……”金王玉嫩脸更红。

君小心弄笑几声，说道：“女人走啦！色魔也制住了，你想该如何报仇？”

“先揍他一顿再说！”

两人遂冲往华秋风，一阵拳打脚踢，然而听不到叫声，见不着人，实在不过瘾，当下两人找来绳索，将华秋风绑紧，再撕开床单，解去他几处穴道。

华秋风幽幽醒来，见及两人立在当场，怒道：“你们敢话未说完，君小心双掌叭叭落下，打得华秋风两颊红

肿，血丝乱流。

君小心呵呵谑笑：“你算老几，有什么不敢？你知道我是谁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本人乃是当今武林最红的天下第一当，外加‘无所不报’报社社长兼记者，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给我揍，副记者！”

“是！老大。”

金王玉抓起拳头，打向华秋风眼眶，叭叭两响，两眼眶已泛紫青。

华秋风闻及第一当，本有些寒意，但如此受侮辱，早已怒疯了心，厉吼：“你们再不住手，老夫要杀了你们！”

目光如刀，真能杀人。

君小心看的就是不顺眼，讪笑道：“杀人不是最痛苦的事，生不如死，才是最痛苦。不过我没那么残忍，只要你两颗大门牙而已！金蛋先生，拿钳子来！”

金王玉憋笑：“没有钳子……”

“那只有用敲了！”

找不着铁锤，只好拿来华秋风随身玉笛，往他嘴唇比去：“快把嘴张开！”

“你敢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玉笛猛送过来，华秋风哪敢再开口，牙关猛咬，再也不敢张开。

君小心讪笑：“张啊！不张？找皮痛！”

玉笛猛往华秋风背脊落去，打得他冷汗直冒。

君小心见他仍是不张口，遂要金玉玉扯他嘴巴，但无论用尽多大力量，还是张不了口，金王玉只好摇头：“没办法啦！他嘴巴硬，弄不开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，好吧！就打得他全身发肿，想追我们也得一个月以后了！”

当下两人又开始猛揍华秋风，尤其那玉笛，又重又沉，力道劈砸，简直伤筋裂骨，未及炷香时间，华秋风全身青肿，早伤了筋骨，再也忍不了，唉唉痛叫。

君小心见他张口了，玉笛猛往他嘴巴刺去，华秋风大急，猛往下咬，玉笛正巧送入口中，他这猛咬，门牙卡上玉笛，咋地一声，上排四颗牙齿，全部断落，痛得华秋风冷汗直冒，满口鲜血，泪水也滚了下来。

君小心这才得意谑笑：“这就是作恶的下场，你自命风流，色胆包天，我就是要你破相，搞落你大门牙，让你说话漏风，看你如何潇洒风流？”

华秋风一语不发，多少恨意已非言语所能宣泄。

君小心眼看也整得差不多，遂往玉笛瞧去，冷斥：“什么风流玉笛，我折断你！”猛折几下，还放在地上用脚踹，它就是不断。君小心只好干笑道：“神物无罪，也罢，就留给你当棺材本吧！”

玉笛一丢，打中华秋风脑袋，滚落地面。

随后君小心要金王玉把四颗牙齿捡起。

金王玉不解：“那牙齿有何用？”

“这是证据！”君小心弄笑：“别忘了咱们报纸很久没头条新闻，现在用那牙齿来证明色魔的悲惨下场，保证轰动。”

“有道理……”

金王玉撕下床单，把四颗血牙给包起。

君小心瞄向华秋风，讪笑道：“老色鬼别生气啦！那牙齿可是你自己咬断的，怪人不得，这场恩怨就此了结，如果你

还想不开，可到中原找我算帐，不过到时可得带一副假牙，否则我会不清楚你找谁报仇，因为我根本不会懂得你说的话啊！”

金王玉道：“我觉得该多带几副，因为他的牙齿很容易就掉了。”

君小心猛点头：“对，该如此，否则临时没得用，岂不破坏了你潇洒的形象？”

两人极尽戏谑地调侃华秋风，笑声不断，华秋风只能默默接受，忿恨则

层层加深。

戏谑后，君小心和金王玉方自扛起天雷镜，扬长而去。

独留华秋风身躯不停地抖颤着。

那池中泉水涌流，咕咕清响，凭添几许静默。

一代风流魔头，岂容得他人如此糟蹋。

一声大吼，他滚往池中，浸入水底，想将一切给洗净。

然而，伤仍是伤，一辈子也洗不去——尤其内心那道伤。

第十八章 惊天宝

半月已过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雇得马车，将天雷镜运往中原，直抵太行山径，接下来该又是苦闷工作了。

两人旧戏重演，顶扛那桌大天雷镜，往山区行去。

君小心本想找人代扛，但那些人见及扛此重牌，又要爬山，总认为君小心是疯子，再多的利益，他也不干，老命可比银子值钱。

找不到人，两人只好自己扛，幸好有过一次经验，两人有了心得，开始练习技术，虽是山路崎岖，两人却能以头顶牌，借平衡力道支撑，已省了双手高举之苦，如此顶起来自是舒服不少，行走间也传来笑声。

君小心已识得路，约行一天，已快到地头，他忍不住高声尖叫。

“喂——天雷镜来啦——快来迎接——”

他本想拿天雷镜放电，和开启巨岩一般射光投向空中，可是半月搞来，始终不知如何使用，只好拿来石块猛敲铜镜，当的一声，响彻云霄，惊鸟纷飞。

那铜镜却硬若钢铁，任人敲打，总是不见凹痕。

声音传出，两人又走前半里。

前头掠来两人，竟是君小差和音水萍，见其模样，两人似乎处得不错。

君小差见着弟弟，欣喜迎前：“弟你终于回来，爷爷还在念着，要我去一趟苗疆呢！”

君小心弄笑道：“你为何不来？是不是忙着谈恋爱？开花结果了没有？”

君小差坦然一笑：“你总是爱说笑，音姑娘可难于羞困了。”

君小心装出一脸认真：“我可没说笑，事实证明她都跟来了，可见你们俩很喜欢听我说的爱情故事，呵呵！爱神的箭，岂能乱射？”

君小差虽有些窘，还能忍受，音水萍则已满面飞红，远远站在那里，不敢过来。

君小心呵呵逗笑：“好吧！看在你们浓情蜜意的分上，我发一块同心奖牌给你们，祝你们永结同心。”

他将铜牌插往地面，又自笑起来：“形状虽然不像心心，不过只要幻想一下也差不多啦！祝你们一切顺利，不打扰啦！为了扛这心心送你们，可把我累坏了，现在要好好休息才行！”

招招手，他和金王玉已掠往前头，经过音水萍时，君小心还叫了一声“嫂子”，弄得音水萍更是窘困，心头却甜意涌现。幸好两人已走远，否则她真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位精灵难缠的弟弟。

人已走远，她深深吸气，平息一下心情，方自走向君小差，含情地说道：“你弟弟好难缠……”

君小差轻笑：“他就是如此，不过你别当真即可。”“我不当真，可是他似乎很认真……”

“他对任何事都认真，不过失了趣味，就不再认真了。”音水萍也不知如何回答，淡然一笑，目光落于铜牌，不解道：“这会是什么？他为何老远把它扛上山？”君小差亦感意外：“会是天雷镜？爷爷是要他去取得此镜。”

音水萍想笑：“这宝物会如此之大？会不会是你弟弟有意捉弄……”

君小差淡笑：“这就不得而知了，还是把它扛回去再说。”

说着两人即往铜牌抓去。

“我来就好。”

君小差双手抓起铜牌，顶向脑袋。

音水萍不忍：“你弟弟不是说，我们一起扛？”“我扛即可，要是两人，更难于行。”

音水萍无话可说，只有默默地跟在君小差后头，她明白小差不忍看自己出糗，才不让自己扛此铜牌。两人很快行抵住处。

阴不救早在屋前等候，突见大铜牌现形，他也露出怪异的笑容。

君小心站在一旁，责罪有加：“爷爷你想整死人是不是？叫我扛着大铜牌，跑遍大江南北，还深入蛮荒地区！”阴不救干笑：“爷爷哪知天雷镜是这么大一块？罪过、罪过！”

君小心瞄眼：“爷爷你知不知道，你是在虐待儿童？”

“爷爷知罪啦！”

“知罪即能了事？”

“那，该如何补偿你？”

君小心哧哧邪笑：“不必你补偿，是孙子孝敬您，我准备把天下第一重宝赠送子你，还请笑纳！”

阴不救苦笑：“那不就是在虐待老人了吗？”

君小心笑的甚促狭：“怎么会呢？又没要你扛，只是要你收下这份礼而已。”

“收了它更惨，要是武林中人闻风而来，爷爷要扛着它逃难，那可就比你更辛苦了。”

君小心邪笑：“我会帮忙的！”

“多谢你帮我扛……”

“不，我是准备帮忙他们追你，训练你直到你有能力保护这铜牌为止。”

阴不救笑的更苦：“看来爷爷是命愈老愈苦！”君小心摊摊手：“没办法呀！谁叫你死命活拉地要我扛它回来，以后的事，就得你自己去搞了。”

阴不救只能苦笑：“也罢，至少它还是一块大宝贝，将来找人卖了即是，棺材本也有啦！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这是聪明的想法，不过要记着啊！以后要找什么宝物、宝人，先探清楚再说，免得将来你无法消受。”

阴不救点头苦笑：“一定，一定！”

此时君小差已将铜牌扛至门前，公孙炮也走来，瞧这八卦牌，啧有笑意：“用它来当酒桌，最好不过了，小心眼你如何找来此物？”

君小心瞄向他，呵呵笑道：“哪里找来并不重要，你喜欢就送给你吧！”

公孙炮欣然一笑：“当然可以，这招牌可用来当作天下第一当招牌，自是威风八面。”

君小心猛有所悟：“对呀！用天雷镜当招牌，还真的可以威震八方，而且门面又大，任谁也挡不了！”当下赶忙瞧向阴不救，笑道：“爷爷你不必当老苦命了，我决定收回这大招牌。”

“那爷爷的棺材本可没着落了。”

“放心，我会找一口大棺材让你扛，保证你更过瘾三分。”

“算啦！算啦！爷爷还想升天，扛了你的棺材，保证一辈子也升不了天！”祖孙俩笑的真情流露。

君小心瞧着天雷镜，问道：“爷爷，这鬼玩意儿，如何开启，才会射出电光？”

“我瞧瞧……”

阴不救往铜牌瞧去，除了一面刻有八卦纹之外，另一边则是阴阳太极图，造形甚是简单，却蕴含无限深奥的秘密。

阴不救瞧了一阵，决定将铜牌表层灰黑铜绿给除去，众人一起帮忙，不到半个时辰，铜绿尽去，铜牌较有光泽，纹路十分清楚，却也未到达亮得可以照身照脸的地步。

阴不救仔细看这纹路，似乎是细痕，伸手往卦痕推去，竟然有些松动。他欣喜道：“有了，只要将这些卦痕拼对了，即能让它发挥功效。”

众人一阵欣喜。

君小心却不以为然：“你们拼吧！这卦痕至少也有千百根，想拼对，大概要十年吧！”

众人闻言，喜气为之一泄。

阴不救道：“除了这方法，恐怕已无其他方法可开启了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可是当初它为何能发强光？还引来雷雨？难道也拼对了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大凡宝物出土，总得惊天动地，这是宇宙自然现象之一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既然曾有宝图，这玩意儿该是曾经落入某人手中，他把此物封起时，即已关闭开启之门，直到它再出土时，似也该把开启之门弄开才对。”

阴不救若有所思：“你是说室物出土那一刹那，也正是开启宝物的关键？”

“对呀！否则它怎会大放强光？”

阴不救欣喜地问道：“你快把当时出土日期和时间，以及那状况、位置说清楚。”

君小心一一说清，然后笑道：“要地动山摇，叫我吼两声就可以了。”

“爷爷自会想到你。”

阴不救欣喜之下，拿出笔纸计算时间、方位、六合卦理之数。

众人不愿吵他，也各自散开，君小心拜见了音夫人及音水星，发现水星脸上疤痕淡了不少，知道爷爷已替他治疗。三人不熟，也无话可说，音夫人和水星只能道谢小心替他母女找来天雷镜，君小心直说不必客气，拉着金玉已和公孙

炮奔向高原，溜马去了。

君小差和音水萍较为文静，则帮着阴不救解谜，也替他搬来桌椅，让他工作得以顺利。

阴不救不停地计算五行八卦、时辰方位之配合。

“十月十七，清晨卯时，方位在向阳东北，换算至今日，该是二十一流卦……时辰则移位十二格……”

他不停地拨动铜牌上的卦痕，每拨一次，做一次记号，做来十分辛苦，不知不觉中已过了午时。

山区进食简便，只弄来烤兔肉即算了事。

君小心、金玉已和公孙炮则在此玩赛马。

天霸王经过公孙炮数月照料，简直脱胎换骨，肌肉雄浑，鬃毛亮丽，十分威凛，果真是宝马。

比赛十余趟，互有输赢。

君小心觉得光骑马比赛不过瘾，不如来个人跟马比，那该刺激多了。

金王玉瘥笑：“天霸王跑的那么快，我们怎能跟它比？”

君小心瘥样道：“别那么没信心嘛！我先来，让你开开眼界！”

当下和白马并行而立，准备开赛。

公孙炮讪笑道：“数十年没见过这场面，数十年后恐怕也不会出现，小心眼的你可要自己保重啊！别败的太难看啦！”

君小心瞄了两人一眼，斥道：“他妈的，你们是人还是马？竟敢奚落，也不会为人类鼓励，你们是不是很欣赏四条腿在地上走路？”

公孙炮、金王玉瘥笑连连，猛摇头：“我们为你加油便是！”

“这才像话。”君小心瞄向白马，意气风发，耸着肩头：“听见没有？现在不是纯粹你我之争，而是人类与马类之争，你得小心应付，别让马类怪你输了面子。”

白马能懂人言，扬蹄轻嘶，好似在说：“谁怕谁？”

“不怕就好，咱们开始吧！”

君小心已准备起跑，马匹也聚精会神等待命令。

公孙炮、金王玉此时反而替君小心紧张了，一颗心悬于嘴中。

“准备好了没有？”公孙炮问。

君小心道：“好啦！快下命令吧！”

一时场中鸦雀无声，公孙炮甚是紧张举起右手，然后猛挥落下，急喝：“快冲啊——”

一人一马立即扬步直冲，岂知那千里马一个腾步就超出一个马身，君小心只得在后头拚命追赶，口中叫骂不停。

金王玉和公孙炮没命为人类加油，可惜就是差那么一大截，两人已呵阿大笑，加油掌声更急更烈。

君小心眼看是不行了，那马匹少说也差他三四十丈，不得已只好抄近路，冲向马匹，一手抓住尾巴，任由它拖拉，绕了一圈回到原地，眼看终点将近，君小心勉强挤出脑袋，往绳索碰去，那马匹早冲得老远。

公孙炮围上来，瘥笑道：“人类输了，我觉得很没面子！”

君小心瞪眼：“有什么没面子？只不过差一个马身，它身躯大，占了便宜，算起来该是平手才对。”

公孙炮谑笑：“我不是因为这样才没面子，是你抓着马尾跑，有一点在吃马尾，所以觉得没面子。”

金王玉憋笑：“我也有同感……”

君小心斥笑道：“你们懂什么？我拉它尾巴，是在赶它跑快些，否则它哪有这种成绩？”

公孙炮、金王玉笑不绝口，不以为然。

君小心无奈：“好吧！宣布比赛：马类腿力惊人，人类脑力惊人，平分秋色！”

公孙炮和金王玉笑的更大声了。

君小心瞪眼：“你们不觉得我情急生智，拉它尾巴，是人类最完美的智慧吗？”

金王玉呵呵笑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是我们比赛的是赛跑啊！”

君小心摸摸鼻子，憋笑道：“这也不公平，人类只有两条腿，马类有四条腿，照理来说，它该比我快一倍才对，我实在很不服气。”

又把马匹唤来，瞪眼道：“人类认为你作弊，多用两条腿，你认为如何？”

马儿不知小心所言，愣在那里。

君小心道：“沉默是最好的认错方式，我接受了，现在为了最公平起见，本该把你两腿绑起来，但你已经习惯作弊，我就如你所愿，不过你得多跑一些路程才行！”

当下指引马匹如何行走路线，自己则挑了较短路线，终点仍设在原地。

公孙炮瞧瞧双方路线，知道君小心并没占马匹便宜，该是真正人马之争，不禁也为小心喝彩，要他赢过马匹才行。

君小心和马匹再次准备妥善，公孙炮一声下令，人马再次冲出。

马匹一马当先冲向前头，相差十余丈，但碰及坡路，君小心从侧面折来，又盯上千里飞马，一人一马各尽全力喝吼狂奔，一时形成拉锯战。

“加油啊——人类加油啊——”

公孙炮和金王玉喝吼得快要哑了声音，竟然也把音家母子三人和君小差给引来，见及人马大赛，四人也鼓掌叫劲。

再一转折，路面较平长，马匹已快速冲前，君小心可也不肯落后多少，咬牙使劲狠追，飞奔百余丈，又一斜坡当前，再一转折，该是冲往终点较陡山坡，君小心猛抄近路，又盯上马匹，双方尽命狂奔，满身大汗。奔至一凹处，马匹未绕道，一纵十余丈，蹿飞而过，几乎超前君小心，众人瞧得直冒汗，猛吼加油。

眼看距终点只剩五十丈，君小心横下心来，猛运真劲大吼，那没命地拚命，又使他追前怒马三四尺，已是并驾齐驱之态。

众人见状，拍手叫好，欣喜若狂。

登上陡坡，马匹占转坡之便宜，又推近一个马身，距目标不及二十丈。君小心眼看就要落败，他岂肯甘心？一时紧张，喉声尖吼，足可穿金裂石，人若飞星猛冲前，蹿近了马匹，眼看只剩三丈，两脚打地，滑垒般射过去，马匹只差半尺即得胜，岂知君小心以身当箭射来，一个脑袋探向绳索。

众人一声欢呼，金王玉和公孙炮相拥狂跳狂叫。

“人类战胜啦——”

“真是千里人，战胜了千里马——”

“人若火箭，所向无敌——”

“太好了，精彩万分，太了不起啦——”

欢呼声中，公孙炮和金王玉已奔向君小心，一把将他抬起，他全身是泥，鼻头也撞得发红，方才扑身是头顶撞绳，也不知赢了没有，赶忙问向公孙炮：“人类赢了没有？”

“赢啦！赢啦！半脑之差夺魁，太厉害了！”

“赢了？！哇哈——”

君小心也激动尖叫，一声不够，再叫一声，干脆使出尖喉声，虎啸般啸起，登时地动山摇，震得众人耳根生疼。

他正想得意之际，猝见屋前一道强光冲天，引来天空霹雳电闪，轰隆隆，震得山峰抖晃更烈，众人赶忙伏往地面。

远处则传来沉沉野兽咆哮声，天地显得风云变色，十分沉闷。

此时阴不救则已大声呼喝：“找到原委了！君儿快过来！”

原来方才那道强光，正是发自天雷镜，也因此让阴不救解开了此镜开启之谜。

众人虽是沉溺于人马大赛之中，但有此好消息，更让他们振奋，全然涌来。

君小心戏言道：“是不是铁尖吼声，又把这怪镜给吼醒了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如此！”

阴不救得意一笑，指着天雷镜八卦图案，说道：“这图案排法，乃以出土时间为基准，每过一时辰或一天，都要拨动一刻划，然后再对照地形方向，调整方位，如此方能吸收天地灵气，化为奔雷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这岂非太麻烦？每一时辰拨一次，要是隔了三年再来拨，岂不累死？”

阴不救笑道：“三年工作，一天做完，当然累，但若是每天拨，有若时钟，一时辰拨一格，比吃饭还轻松，它是照五行八卦运转，有规律可寻。”

君小差道：“难的是在方位的运用，爷爷可有方法？”

“暂时没有，因为每一处地理位置方位并不同，得有奇门阵式之能者方能算出，爷爷整理过后再告诉你们如何操作。”

君小心弄笑道：“那我的叫声呢？难道这天雷镜也得发骚，要人吼，才会放出光来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方才八卦格数都排对了，就是不能开启，原是少了一道劲，你的叫声刚好帮了这个忙。”

他指向反面阴阳太极图，居中有两颗桂圆大阴阳眼。

“就是这秘眼了，若要发动它，还得运劲向秘眼逼去不可。”

“我来试试！”

君小心好奇往天雷镜抓去，相准不远处一座小凸坡，问对了八卦格数之后，双掌猛地往秘眼打去。

忽见阴阳太极图猛旋，八卦铜面发出强光，照向凸坡，轰然一响，那屋般大坡岩竟被炸得稀烂，还冒白烟，跟雷击状况并无两样。

君小心睁大眼睛：“奶奶的，威力这么大？！”

公孙炮道：“要是照中人身，不被烧焦才怪。”

音水星道：“不愧是天下至宝，简直催枯拉朽，所向无敌。”

音夫人轻叹一声：“有了它，该可破去这雾阵了。”

望着浓雾，她感触良多。

阴不救频频点头：“此镜威力非凡，用来破阵该无问题，现在只要算好方位，往前推进，找出最佳地点，引来雷雨，雾阵将可打破！”

君小心道：“你们慢慢破吧！我得去为人类争光荣了，拜拜！”

招招手，他已往骏马奔去，方才那场比赛，得来不易，他得风光过瘾才行。

金王玉唯他马首是瞻，也奔过去。

公孙炮想想，还是马匹重要，也丢下他们，追向君小心。

阴不救瞧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摇头直笑：“这小子，竟然和那千里马比赛？连鼻子都弄红了，还乐此不疲。”

音夫人轻笑：“他是好孩子，就让他去吧……”

难得母亲有笑容，音水萍、水星兄妹也露出宽慰笑意。

一连三天探查，阴不救决定在雾区五王庙那座山峰架起天雷镜，因为那

地方可能是阵眼之一。

是以他利用用雷镜引来些许雨量，冲淡外围雾气。音夫人追问，何不引来更大雨量？阴不救告诉她，方位不理想，只能带动少许雷电，若有最佳位置，则天雷镜能吸收更多灵力或磁力，放出更大强光，则能呼风唤雨，威力无穷，音夫人只有相信他，多忍几天。

雾层慢慢破往五王庙，众人心头已涌现一分喜悦，虽然外围仍有雾气，却淡得多，不至于像以往摸着走，马匹也能纵掠自如。

眼看即将抵达五王庙，今晨一早，雾中忽然传来阵阵刺耳琴音，让人听得血气翻腾，十分难受。

音夫人甚是激动：“是惊天醉仙琴？！独孤放他没死？！”

音水萍和音水星亦为之动容。

阴不救却暗自叫糟，说道：“若是七音城主独孤放有意阻止，恐怕我们是过不去了。”

他素知独孤放琴术造诣之深，普天之下恐无人能出其右，尤其他若施展“七音穿阳”绝功，在场除了君小心天赋异禀之外，恐无人能抵抗得了，他不得不做此悲观推测。

音夫人可不这么想，急急叫着音水萍：“快拿琴来！”

虽然琴在住处，音水萍仍飞奔回头，拿她爱琴，再回来时，君小心和金王玉以及公孙炮都赶来，想瞧个究竟。

音水萍方赶至此，已摆下七弦琴，开始弹奏，不时和雾中琴音交会。

音夫人仔细聆听，除了刚开始有接触性地转换音调外，后来全都差不多，仍然极力排斥众人侵犯他领域。

音夫人不禁有些失望：“若是独孤放，他应该有回音才对。”

君小心闻言，觉得奇怪：“你们跟七音城主有关系？”

音夫人脸容一沉：“不关你的事，你没看到他正弹琴阻止大家前进？”

君小心碰了钉子，摸摸鼻头，暗自瘪笑：“弹的人又不一定是七音城主，我看你们一定有关系了。”

君小心虽如此认为，却不敢再问，只能暗中猜想这母子三人到底和七音城是何关系？

音水萍弹了一阵，得不到回音，已泄气地立起，一筹莫展地瞧着母亲。

音夫人心下一横：“不必弹了，闯！”

音水萍和音水星跟着母亲掠往雾区。

只听得琴音更炽，虽刺耳，却未伤人。

忽而青光一闪，封住三人去路，再一反掌，三人唉然惊叫，全被逼退。

君小差沉喝一声，电射那人，双方照面，连劈十余掌，皆感对方武功甚高，倒射分开，立即又反罩过来，再度交手，打得难分难解，忽而琴音转强，逼得君小差头晕目眩，这一分神，也被击退。

那琴音更急，迫得众人走退十余丈，方自减轻压力，马匹又开始悲嘶，似为第一当哀嚎。

大家都退开，唯独君小心不怕琴音穿脑，站在最前头，一阵得意涌向心头，自得直笑。

“你们都输啦？看我的！”

当下大步往雾区行去，果然碰上那青光，仔细一看，原是一高手身着白衣飘掠雾中，头上也蒙着白面罩，那青光是发自他眼睛，渗亮亮而深沉，显

然武功深不可测。

君小心对青光特别深刻——以为即是天下第一当，此时也如此认为。

“喂！第一当，躲了那么久，也该出来亮相，否则我这新第一当就要取代你啦！”

那白影并未说话，两眼闪茫茫仍盯着他不放。

君小心暗中用超级脑力感应，却只测得那白影所想，只要求自己闪退此处而已，心思十分单纯。

他道：“你要我们退去，我们却不能退，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想解开第一当生死之谜，你若是第一当，就站出来交代一下，咱们也省得麻烦再进去七音城，你省事，我

也省事。”

大大方方往前行去，想再瞧清楚这白衣蒙面人。

岂知那人也不用他，右掌一抬，掌风冲来，打得君小心滚往后边，弄得灰头土脸，自我解嘲笑着：“真没面子，一招未到就败阵下来？”他转向白衣人，乞求道：“那么多人在看我，你让我多耍几招如何？”

不管白衣人有何反应，君小心已再次攻前，叱喝声响，打得甚是激烈，可惜连人家衣角也未沾着。

外头众人只见青光乱闪，又加上君小心喝声不断，还以为两人真的大打出手，拚得死去活来。

君小心本想感应此人用招方式，但发现他只是在一刹那之间决定如何应付，根本让君小心来不及感应，几招下来，不得不相信这怪人身手不凡。

那人突然冷喝，一掌打出，君小心可不愿再跌出去，反身背向那人，由他发劲逼向自己臀背，如此一来倒若拖皮球般将小心给拖出来，自不会再倒滚地面。

双足方落地，君小心已嗔叫道：“那人太不像话了，接我三四招，还有气在，实是命大！”

众人自是不相信他所言。

君小心马上改口干笑：“我命也真大，能接他一掌还不死，真是旗鼓相当啊！”

金王玉已传来呵呵笑声：“再教训他，让他尝尝大侠的厉害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君小心猛然又往雾区扑去，准备大干一场。岂知那人似不再客气，一脚端向君小心屁股，他有若弹丸倒射飞退，叭

然一响，掉在众人面前。

君小心窘笑道：“我终于觉得那边大侠比我更厉害，至少他这一脚就比我高明多了。”

摸摸屁股，已闪向后头，不敢再逞能。

除了金王玉和公孙炮，没有人敢发出笑声。

音夫人不甘受困，又自下令攻击，此次连君小差也参加，然而冲入雾区，还不到三招，又全被迫退回来。那白影忽而飘出雾区，声音冰冷：“走吧！这里没你们想要的……”

琴音忽然大作，硬将众人迫得好远，显然已不愿他们再越雷池一步。

白影也飘入雾中，只留青光在雾中晃来晃去。阴不救轻叹：“走吧！咱们回去再从长计议。”君小心道：“把天雷镜搬来，照得他们落花流水。”

阴不救道：“可怕的还是那琴音，能近能远，根本让人无法抵抗，又怎能摆天雷镜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我不怕琴音，我来摆。”

“话是不错，但那青光功力通神，你未必能照到它，保况我们被琴音逼退，只剩你一人，那青光罩来，你只有挨打的分。”

“这么说，难道无法制住他们？”

“至少要花时间想出对策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！”无计可施之下，他们终于调头回去。

那琴音此时音调已转为幽怨，雾中青光也暗淡不少，终至消失，琴音也为之中断。

众人回到住处，已是夜晚。

音夫人和音水萍、音水星似乎心事重重，先进房去了，阴不救和君小心、君小差、公孙炮和金王玉则在屋外平台闲坐，谈论今日事。

君小心问：“爷爷你看那人会不会是第一当？他武功高得出奇。”

阴不救来不及开口，公孙炮已得意洋洋道：“一定是他，他的声音虽然冰冷低沉，但我可以感觉出他就是第一当，否则怎会有如此高强武功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不管他是不是第一当，他却是阻止我们进入的最大阻力之一。”

君小心问：“如果他是第一当，这般阻止我们进去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也许他另有目的，或而不愿看我们冒险，才出此下策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七音城一定有秘密，否则七音城主怎会联合第一当这种绝世武林高手来对付我们？”

金王玉追问：“什么秘密？重不重要？”

君小心瞄眼：“我要是知道，也不必拚老命地想破去七音城雾阵，说话用点头脑行不行？”

金王玉干窘道：“我以为你猜得出来……下次不敢乱问了。”

左手掩口，他不敢再乱说。君小心则露出一丝得意：“其实我是猜得出来，只是事关重大，非得真相大白之时，不能说的。”

阴不救问向君小差：“你跟那人过招，有何感觉？”

君小差道：“那人武功甚高，似也知道我武功门路，抢去不少先机。”

“你自信能接下他几招？”

“大约三十招左右。”

“如此果真是绝顶高手……”阴不救沉思良久才道：“或而尽我们全力，可抵他五十招，咱们自可利用这段时间占上五王庙，将天雷镜威力展现出来，难的是在那琴音……”君小心问：“天下难道就没人抵挡得了那魔琴音？甚至任何方法来预防？”

阴不救轻叹：“音律穿脑，非一般功夫，只能运功抵抗，若抵抗不了，只好让琴音所伤，除了中和或扰乱琴音之外，就只有你的超脑袋承受得了琴音压力了。”

“这该如何？难道要我再去收拾那七音城主？”“他在雾中，你根本寻他不着。”

“总该有法子吧？”

阴不救沉思半晌，说道：“或而找来魔笛和玉箫，可以抗衡琴音。”

君小心问：“魔笛是谁？玉箫又是谁？”

“魔笛即是跟爷爷同据七毒虫之一的天绝魔笛华秋风……”

“是他？！”

君小心和金王玉面面相觑，说不出瘪笑，事情怎会如此刚好？一波方去，一波又来？

阴不救问道：“你们见过面了？”

“不但见过，还同吃同住一段日子呢！”

“这么熟？”

君小心呵呵捉笑：“算啦！算啦！别人，我可以去请，要是这色鬼，你还是找别人去吧！我无能为力了。”他和金王玉想起得意事，呵呵笑个不停。

阴不救心知又是一段精彩故事，含笑问道：“你们跟他……有过节？”

“仇可结大喽！”

“何时结的？爷爷为何不知？”

“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了吧！”

“那不就是在苗疆，你寻天雷镜之时？”

“答对了！”

君小心笑不绝口，将那段在毒龙山和华秋风相遇，以及如何因祸得福，误食水晶果，又寻及天雷镜，以及华秋风用药失手，变成一脸白一脸黑之糗事，加油添醋，说得有声有色。

阴不救听得直摇头，君小差亦是笑不绝口，公孙炮早已捧腹大笑。

君小心笑出泪水：“爷爷，你想这个仇还能化解吗？”阴不救笑声不绝：“很难，不过对你来说，该没什么办不到之事。”

“这事不办也罢，我承认输啦。再怎么样，我总不能叫他再生出四颗大门牙吧？”

金王玉笑道：“门牙早挂在长江渡口，供人欣赏去了，要不回来啦！”

君小心促狭笑道：“我看只有爷爷能叫他再长牙齿了。”阴不救道：“你能把人找来，我即能还他牙齿。”“可惜我碰上他，恐怕就会被抽筋剥皮，鲜血准被喝光。”

“你對自己那么没信心？”

“这不是信心问题，而是明哲保身，何况又误食水晶果，功力时高时低，很容易失手……”君小心忽而想到还有这么一回事，赶忙问道：“爷爷那水晶果是啥玩意儿？怎会把我搞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有毒？”

“你说说看，它长得如何？”

“它圆大如牛眼，全身晶亮如水晶，五片尖长叶，枝干呈蛇形，长在冰层，细根如网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是在龙口，有条毒龙蛇守住，月圆时会吸收月光，发出晶亮光彩。”

阴不救闻言，不禁动容，急道：“你是如何服下它？！”

“我看摘下果物，汁液将流出，只好整棵采下，用吸的。”

“连同枝叶冰汁一同吸入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还好。”阴不救这才嘘口气，笑出声音：“你们能活到现在，我也该想到是整棵服下，否则早已血脉分崩爆裂而亡。”

君小心眉头一缩：“这么严重？！”

阴不救点头：“这灵果该是冰魄化龙胆，传言万年灵蛇非得服用此果，方能脱化成龙，是以此果附近必有灵蛇守候。照你遭遇，可见传言不假，而此果必须长于龙脉之中，还得阴阳共济，阴者：吸于地阴之灵，该是玄冰之地，阳者：吸于冷月光华，万年方能成形，可说万载难逢。”

君小差不解：“冷月不是属阴吗？怎又称阳？”

阴不救含笑道：“月本属阴，聚光则为阳，火亦有阴火，照样可以烧掉东西，只是没像烈火那般感受强烈而已。”

君小差颌首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懂了。”

阴不救继续道：“此冰魄化龙胆，既然吸收天地阴阳灵气，自然形成阴阳变体，若单服果实，则为阳体，必然阳火大炽，功力不足或服用过量，则血脉暴裂，七孔流血而亡，若服枝叶，则为阴体，服用不当，则全身冻结成冰而亡，自该两者一起服下才是。”

君小心暗自庆幸自己命不该绝，随手一抓，竟然搞对路，干笑道：“好人有好福，怎么搞也不会死……”

金王玉问道：“可是后来怎会滚热难当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这是因为你们没把细根一起挖出服下，所以果实药劲强了些，才让你们痛热难熬，幸好你们浸在冰层，又被挨揍，无形中肌肤被揍得红肿，散去不少热毒，而那玄冰细根也被捣碎，化为流汁，多多少少被你们从肌肤吸入，终于解了热毒。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原来被揍，好处也不少，真是贱骨头。”

金王玉干笑道：“可是后来被揍，还是疼痛了。”

阴不救道：“那是因为你们虽吸食灵药，却不懂得化为内力，当药性中和时，只有靠自己导引运用，你们不会运用，只能辜负灵丹妙药功能了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我正为这个烦恼，爷爷快教我如何化去药性，也好功力大增。”

“难！”阴不救调侃道：“冰魄化龙胆药力非凡，常人只服一点滴已消受不了，你却吞了一大口，怎能消化得了？”“所以才要爷爷帮忙了。”

“难！很难！”

“别老是啊，你说说法子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去，否则体内两股冷热流好似两条蛇在游龙戏凤，想起来心头都毛毛的，

还时常出差错，怪难受的。”

“你当真想解去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得以条件交换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我都答应你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一定！”

阴不救淡笑一声：“好，爷爷相信你，条件是……去把天绝魔笛和玉情箫找来。”

“这……爷爷你这是找我麻烦嘛！”

“要去、不去，随便你。”阴不救望着天际明月，笑的甚促狭。

君小心瞄眼不停：“爷爷何时变得如此搞怪？硬要坑孙子？”

“爷爷可没强迫你，何况那也是你私人恩怨，怪不得我，爷爷可没叫你把人揍得如此凄惨，这条件你接不接受，想清楚再回答。”

“我不接受！”君小心狠下心回答：“我岂能受人威胁？”阴不救稍愣，他本以为小心会答应，现在却反言拒绝，是有点意外，不过他不露痕迹，淡笑道：“好吧！那你就保持现状，以后吃饭别用力过猛，把碗捏破了，或是把筷子插到别桌去。”

公孙炮呵呵笑道：“我担心的是，要是他上茅坑，一不小心，那……”笑声不断。

君小心听得心里发毛。

阴不救淡笑：“这还小事，要是你走在路上，一时无法控制功力，往人家女孩抱去，第一当英名从此一扫涂地，很惨呐！”

君小心体内劲流似乎就快窜出体外，让他更是难忍，终于受不了刺激，叫道：“好吧好吧！找人就找人，你快把方法告诉我，我快受不了啦！”

阴不救轻笑：“答应了，可不能反悔。”

“一定，只要方法有效，我不反悔。”

“很好，方法很简单，即是……叫个人，把你的血吸光便可。”

答案一出，众人皆愣住。

君小心叫道：“这是什么答案？血被人吸光了，我不就翘了？”

阴不救淡笑：“可是它的确有效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不能接受这答案，再想别的。”

“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”

“当真无解？！”

阴不救肯定点头：“要是有解，爷爷何必坑你？”君小心一张脸快急哭了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两道劲流不去，永远没好日子过了。”

金王玉也愁眉苦脸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们是天涯沦落人了。”

“爷爷你是什么神医？连种小病也医不好？”“这不是病，是奇迹，爷爷对奇迹一向束手无策。”“什么奇迹？简直害死人了！”

君小心和金王玉唉天怨地，好似一命难存。

阴不救不忍，说道：“其实他们也别泄气，这两股劲流若能化开，普天之下将无人胜得了你们，只是你们要勤练功，每天催化些许，积沙成塔、积水成河，终有一天会将这劲流化去的。”

“要多久？”君小心苦丧地问。

“少则十年，多则……一辈子吧！看你们用功程度而定。”

“十年……十年，简直是我现在的半辈子，那多辛苦？”

君小差道：“爷爷，是否可用我的功力催化它？”

阴不救摇头：“不能如此，因为那两股劲流十分强劲，非一般内力所能催化，若一不小心，你的内力还会被它吸去，将落得终生残废。”

君小差道：“如果有必要，我愿意一试……”

阴不救轻叹，他两兄弟情深，或而小差真会如此。

君小心见及哥哥难过，一时也不忍，什么唉声叹气都憋起来，急道：“哥你千万别如此，我认真练功即是，反正迟早终能解去，我不要你冒险。”

君小差拍拍他肩头，含笑道：“只要你好过，哥牺牲一些，并无多大关系。”

“我不要，我现在并不难过，你放心，这劲道还让我打不死呢！”

兄弟俩四目相对，两眼含泪。多少年来，两人相依为命，从未分过彼此，任何事情也不能拆散他们。唇齿相依之情，骨肉相连之身，喜同喜、悲同悲，

让人瞧来特别感人。

君小心为打散愁云，干笑道：“爷爷，没那么严重吧？吃饭把碗捏破，出门还乱抱女人，上茅坑会掉进去？”

阴不救淡笑道：“其实只要你不运功力，一切如常人，这一二十天，你不也过得好好？”

“对呀！我怎么设想到？”想通事情，君小心又不怕了，欣喜笑道：“这样也好，多两道劲流，有时候用起来还真过瘾，就像前几天赛马，还把马类给打败了呢！”

金王玉也放心不少：“只要不乱抓坏碗筷，我自会特别小心。”

他想的是，若父亲要他练剑，一不小心搞过头，岂不叫糟？所以非得更加小心。

阴不救道：“你能想通此点，自是好福气，偶而运对了劲，把力道发出，可吓人得很。”

君小心笑的开心，阴霾尽扫，才又回过头，找阴不救算帐。

“爷爷你在坑我，方才条件不算。”

“可是换血的方法一定有效。”

“血被吸光，人就翘了，还能办什么事？说话要凭良心呐！”

“可是只有你知道天绝魔笛住处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，你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你想失信？”

“爷爷可以耍我，我为何不能耍回来？”君小心笑的甚促狭。

阴不救轻叹一笑：“好吧！这条件不算，另有条件你可不能赖了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你不是以天下第一当自居？无所不当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那好，我准备当你替我办这件事情。”

君小心一怔：“爷爷你在整我是不是？”

阴不救轻笑：“不是整你，咱们是公平交易，除非你有让我心服理由，否则，你就不能拒绝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此事新鲜又刺激，合乎标准，小心眼你接是不接？不接，我接啦！别忘了，我也是当铺一份子。”君小心邪笑：“你接了，若办不成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，名誉扫地，当铺关门。”

君小心瞪眼：“你是在找麻烦！”

公孙炮笑道：“你不是说越麻烦越来劲？我是照你意思办事而已。”

君小心也横下心来：“好吧！接就接，否则你们全把我看扁了，这还小事，要是被你们念一辈子，我的人生就完了。”阴不救笑道：“有进步，别人念没关系，家人念，可让你一辈子受用无穷。”

君小心瞄向他，讪笑道：“爷爷你别得意太早，我倒想看看你拿什么来当这笔生意？不特别的，我是不要喔！”“这还不简单。”

阴不救伸手往头上抓去，揪下一根灰发，交予小心，笑声不断。

君小心哭笑不得：“一根头发？”

阴不救轻笑：“有何不可？你已接受，我当什么有何关系？”

“可是……要特别的……”

“头发长在我头上，天下找不出第二人拥有，这不算特别，什么才算？”
众人已轻轻笑起。

君小心已感受到被捉讪的好玩，瘪笑道：“好吧！算你通过，迟早总有一天，我会把你头发全赢过来，等你只剩三根时，看你如何再耍我？”

阴不救摸摸头发，讪言道：“这还得再等个十几、二十年再说吧！”

一阵勾心笑意后，君小心已问：“天绝魔笛，我自能找到，但那什么玉情箫，他是男是女？如何找得着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你只要找到魔笛，他一定知道玉情箫下落，她乃江湖四大美女之一，姓文名千茹。”

君小心问：“为何找到天绝魔笛，即能找到她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因为文千茹以前是华秋风未婚妻，两人曾经有过一段甜美日子，可惜华秋风生性风流，不停传出韵事，有一次被文千茹逮个正着，她一气之下，割发而去，现在虽过了二十余年，但华秋风仍对文千茹美貌倾心不已，不时打探她下落，所以只要找到他，自该能得知文千茹下落才对。”

君小心谑笑：“原来如此，难怪老色鬼要找灵药治皮，敢情还有未婚妻未追着，不过要把两人一起找来，好像不是什么容易之事。”

“否则爷爷为何一定要你去？”

“呵呵！这可好玩了，把两个吵架夫妻弄在一块，还要他们琴瑟和鸣，恐怕月下老人也难办喽！”

“这得靠你爱神的箭是否能生效。”

君小心斥笑道：“爱神箭岂能射向色魔，天下女人岂不遭殃？”

阴不救笑道：“随便你如何搞，只要把两人弄来即可。”“好吧！要是不行，抓也要把两人抓来！”

“你可不能乱抓，华秋风还好，那玉情箫洁身加玉，谁碰了她，不是你死，便是她亡，何况我们还得求人家帮忙，若抓来此，她未必肯帮忙吹箫音。”

“那只好用请的啦……”君小心感到无奈。 月色凉美，众人再谈些琐碎事已回房入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君小心和金王玉又自下山请人去了。寒冬将至，雪花渐浓，山头已见白。

第十九章 牛肉场

不一日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已抵川境，若再行一日，将可进入云南，很快可抵毒龙山附近。

两人遂在一小镇打尖，一边果腹，一边想办法，要如何摆平华秋风。

君小心叹息：“早知还要用到他，也不该把人揍得没头没脸，现在连碰面都会出问题，哪还顾得跟他谈生意？”金王玉道：“不如先抓人，再逼他说出玉情箫下落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这是最后一招，没到生死关头，岂能乱用？”“除此之外，我实在想不出其他方法了。”

君小心沉吟着：“这色魔最是喜欢女人，可叹我们不是女人身，否则还可以用来勾引他……”

金王玉道：“我回去叫姊姊来勾引他如何？我姊姊很明理，一定会答应的。”

君小心敲他一个头，斥笑道：“要是你姊姊被他勾走了，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”

金王玉干笑：“会有这么严重吗？”

“谁知道？不过我可以确定，她来了以后，你从此就不能再踏出金玉楼一步了。”

金王玉这才想到自己是偷溜出来，算算日期也该三月余，玩的有些过火，但就是舍不得君小心，赶忙说道：“还是另想办法的好。”

此时君小心已邪笑起来：“想到了。”

“什么方法？”金王玉急问。

“变女人！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男扮女装啊！”

金王玉不禁糗笑：“这成吗？怎么扮？我们是男人，他一定能看出破绽。”

“我们可以训练，就像把王胖胖变成中原小姐一样，照样迷死那些没眼珠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像女人……”

“唉呀！人要衣装，涂点胭脂，画上眉笔，谁还认得你是男是女？”

金王玉虽不敢尝试，但君小心如此认真，他又不知如何拒绝，拖拖拉拉也被拉往卖女装用品小店，一口气给买了一大堆化妆品，还有两套美丽衫裙，匆匆忙忙租了客房，两人开始研究如何美化自己。

然而照向铜镜，金王玉那瓜皮头，再怎么看都弄不出女人模样。君小心这才发现头发最为重要，再次出门买假发，然而小镇哪来这玩意儿？百般要求店家介绍之下，才在西村一穷家女，买得她割下长发。君小心一时欣喜，半是救济，一口气给了两锭黄金，少说也有七八十两，那穷家女吓呆了，

待她醒来，君小心已走，她还以为是神仙暗中相助，赶忙唤回田中工作者母，膜拜天地，感谢神仙使她母女生活得以改善。

君小心回到客栈，兴冲冲将头发分一半给金王玉，由于头发过长，挂在他背后，就快拖地，只好将它再剪一半，免得太长。

“可是怎么黏上去？”

金王玉正为后脑勺光秃的脑袋烦恼，君小心研究结果，决定把假发分一小撮一小撮地编向头顶，从左耳际编到右耳际，再全部往后撮梳，终于盖住整个后脑勺，编接部份则缀以朵朵珠花，垂向左耳再来个坠马兰花，还梳了小浏海，果真变了女人样。

金王玉窘笑着：“要是我爹知道我搞成这模样，他不知做何想法？”

金王玉窘笑着：“一定很高兴，要男就男、要女则女，这是绝顶功夫哩！”

“可是我总觉得怪怪地……”

“也没什么好奇怪，易容之术，在武学上也是一门大学问，有人还学不到呢！”

金王玉苦笑不已。

接下来，君小心开始替他化妆。金王玉本就长在富豪之家，长得细皮嫩肉，而且年龄又小，并未特别显出男性化，只要穿上玫瑰红衫裙，再上粉腮、胭脂，已是一位漂亮小姑娘。照向铜镜，他看得都想笑，原来自己装扮女人，竟也有几分姿色，跟姊姊比起来，也差不多美丽嘛！

君小心则把假发编成两条辫子，挂向双肩，头缠了红丝

线，再挂上黄玫瑰，也梳了刘海儿。他本长得可爱，又是双下巴，脸容较为突出，画上胭脂和粉腮红，淡中带美，美中带雅，尤其是他那须须的小髯和鬓须，更让他显得不同于其他女人，英柔可人。

金王玉瞧向他，两眼瞪得发直：“大侠客，你现在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女人，那音水萍跟你比起来，还少个双下巴、粗眉毛呢！”

君小心弄笑：“少拍马屁啦！”

“真的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”

“就算是真的，可惜我不想当女人，眉毛会过粗？要不要修？”

“不必啦！粗粗直直，更具味道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懂得欣赏女人？”

金王玉脸一红：“哥哥说的，到现在我才想清楚。”君小心逗笑：“别脸红啦！你现在是女人，得先学会欣赏女人，才扮得像。”

“我尽量努力。”

脸妆已差不多，衫裙也穿上，绣花鞋也换了，该是一切顺利。

金王玉瘪笑道：“现在可以出去了吧？”

他也想试试效果如何？

君小心伸手拈了一下莲花指：“等等，还有最重要的女性象征没弄上去。”

金王玉不解：“什么女性象征？”

“别问那么多，马上你就知道，你几岁了？”“十一岁……”

“那是荷包蛋！”

“荷包蛋？！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君小心作态地往床上行去，抓起棉被，掏出棉花，分成两撮，再用布中包起，然后往金王玉胸部塞去，呵呵笑道：“看见没有？似凸非凸、似扁非扁的就叫荷包蛋。”金王玉窘红着脸：“当女人还真麻烦，那你呢？”“我喔……荷包蛋再加两粒葡萄干！”

金王玉瘪笑不止，君小心则一本正经拿棉花塞去，虽是尖尖地，却不够耸高。

“那只好变肉丸啦！”

再加些许，果然迷人多了。

金王玉轻笑：“女人一定要……这样吗？”

“不一定，馄饨皮就不用了。”

“我可不可以当馄饨皮？”

君小心敲他一记响头：“只有你这种女人想当馄饨皮，尽失女人魅力，可别忘了，我们是要去迷人的。”金王玉干窘直笑，也莫可奈何。

君小心照照镜子，觉得十分满意，才又说道：“剩下的就是走路还有声音了，走路可以慢慢学，声音却要先装，你叫叫看。”

金王玉年纪仍小，声带未变，装声叫出，也凑合凑合。君小心则早有练习，现在说起女人腔，十分顺口。都差不多了，两人收拾东西，准备退房离去。掌柜见两男进、两女出，一时诧异当场，君小心则慷慨多付银子，媚眼一勾，可把掌柜心肝给勾得怦怦乱跳，以为两人是女扮男装，却未想过两人是男扮女装。

试过了这一关，两人信心大增，慢步往街道走去，引来不少骚动。在边陲小镇，何曾出现过如此美女？男性差不多都晕啦！女性则既羡慕又嫉妒，两眼盯着两人不放。

两人招摇过镇，男性已憋不住，喧叫起来，哨音四起，两人却娇柔作态，住镇西行去了。

过了郊道，两人才呵呵笑起，大呼过瘾。

金王玉笑道：“成功啦！他们已把我们当成女人，被我们迷死了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那些凡夫俗子，懂什么美人？华秋风一辈子在女人堆打滚，想瞞他，并不容易，我们还得多练动作。”

“你怎么教，我怎么学，呵呵！当女人也蛮好玩的。”

两人在路上慢慢学着女人动作，心血来潮，君小心干脆唱起“贵妃醉酒”，耍的甚是开心。

此时郊道已有一男一女行来，男者孔武有力，若土匪，年约四十余。女者半老徐娘，浓妆艳抹，有若老鸽子，两人行近十余丈，已挡在前头。

君小心但见有人，又和金王玉装出女人声态。

老女人含笑走来：“两位姑娘贵姓？要到何处去？”一双贼眼不停往两人身上溜来溜去，似在打主意。

君小心含笑几声，温柔地蹲身为礼，说道：“我叫君小花，他叫金小桃，要到桃花乡去。”

“好一个桃花乡，那里一定是温柔乡了？”

“大概是吧！我们还没去过呢……”

老女人含笑道：“没想到你们年纪轻轻就出道了，真是看得开，他们都叫老身王妈妈，两位也可以这样称呼我。”

“王妈妈好……”君小心和金王玉叫得又甜又嗲。

王妈妈听的甚是舒服，笑声不断。

“咱们既然碰上了，自是有缘，不如到我那儿坐坐，说不定你会喜欢那儿呢！”

君小心问：“王妈妈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……呃……是带戏班的……”

“带戏班的？！那么你一定会教人怎么摆姿势喽？！”王妈妈见两人如此兴奋，满口笑言：“当然会，甚至还教你如何迷男人呢！”

金王玉十分激动：“哇！太棒了，咱们找到师父啦！”王妈妈暗自浪笑：

“小的竟然比大的骚，看两人姿色，老身我可发了。”笑意又送来：“拜我为师准没错，我教出来的徒弟，在台上这么一抛媚眼，台下男人差点想冲上台抱住她呢！可想而知老身功力有多高。”

君小心拍手叫好：“还请王妈妈多多指教。”“好，一定好，咱们回去再说，一道走！”

抓起君小心和金王玉，奔向那大汉，原是她保镖王猛，四人即往郊道奔去。

走走绕绕，来至一处小村落，只有十余户古厝，不知是否住人。

王妈妈领着两人走入一间大木屋，原是戏台，排了不少长椅，台上倒了不少女子，正在睡觉。王猛先赶在前头，将那群女子赶往后台，女子怨声四起，还是走了，衣衫十分不整，有的还露出胸乳，她们好像十分习惯。

君小心皱眉：“这是什么戏班？”

王妈妈含笑道：“歌戏舞团啦！唱歌、演戏、跳舞都有。”“还真复杂……”

“久了你就会习惯啦！你不是要学姿态？老身教你几招，保证迷死男人。”

王妈妈跳上戏台，耍了几招极尽粗俗挑逗姿态，弄得君小心和金王玉有些失望，这不是他俩所想学的。

君小心问：“还有别的吗？”

王妈妈媚眼笑道：“你们两人胃口不小，放心，学会了这几招，到了晚上，我再教你们。”

“好吧！反正天也快黑了，先弄点吃的再说！”

“当然要让你们吃最好的啦！不过你们得答应我，晚上要上台演出才行。”

君小心想在观众面前耍几招，若未被识破，大概可以瞒过华秋风了，遂点头：“没问题，耍几场都没问题。”王妈妈登时快笑裂了嘴：“你真好，真上道，凭你这长相，一定大红特红，老身这就替你弄来酒菜，尽管喝，别醉了就是。”

她赶忙奔向后台，临入门，还转向王猛大叫：“快呀！去宣传，今晚来了两位苏州大美女，保证叫他们看的过瘾。”王猛有点意外：“这么顺利？”

“唉唉！人家是内行人，一说就通啦！”

王猛往君小心瞧去，君小心摆出一副内行人的骚样，弄得王猛色眼昏花，登时哈哈大笑，宣传去了。

金王玉窘笑：“我们真的要演戏？我根本不会……”君小心道：“怕什么？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好戏班，凭我们姿色，随便耍他几招，准把观众耍得眼花缭乱。”金王玉只好相信小心的话了。

不久，王妈妈弄来酒菜，摆在戏台中央，两人开始大吃

大喝，女人味尽失，但咬了几口肉，君小心发现有不少女人在后台偷瞧，赶忙暗示金王玉要吃的淑女样。然而那些女人似乎不在乎两人吃相，而是想瞧瞧有资格在戏台上吃饭，这可是了不起的恩赐，通常除了老板和台柱以外，谁也轮不到这种光荣。

见着两人容貌，那群女子自知比不过，有的叹息，有的同情，却很少有嫉妒者，瞧了几眼，也都走了。

君小心听见她们叹息声，自是得意万分，暗自夸赞自己化妆术不赖。

酒菜吃完，天色已黑，王妈妈把两人带到一间布置还算舒服卧房，要两

人休息，说是睡足了，待会儿上戏才有精神，两人也就大大方方躺下，王妈妈这才高高兴兴离去。

然而此卧房脂粉味过重，两人睡不着，只好起来戏耍一番，反正要上戏，能耍什么则耍什么，总是生平第一遭，耍得风光一点，自是应该。

酉时一过，戏台前陆陆续续有人进场，清一色是男人，而且大都挤在前头，再过一刻钟，竟然客满了。

观众叫嚣赶快上戏。

王妈妈但见人嘲汹涌，自是心花怒放，捞了这一票，足可吃上半年，而且时间还长，人潮又多，自可再开一场。

在观众至上之下，她已奔往卧房，老远就叫着：“君小花、金小桃，快起床啊！观众大爆满，快上戏啦！”

君小心立即回答：“没问题，随时奉陪！”

王妈妈奔来，看两人已醒，还在比划动作，真是有心人，甚是高兴：“你们有带衣服吗？”

君小心含笑：“先穿这件上场如何？”

“也好，先吊足那些人胃口再说，马上来啊！我先去招呼观众。”

说完，王妈妈又报以暧昧笑容，方自离去。

君小心瞧向金王玉，笑道：“听见没有？大爆满啦！正是你出风头的好机会。”

金王玉瘪笑：“不知有无金玉楼的人？”

“放心，就算有，也认不出你了，走吧！咱们是台柱，要好好耍两下子才行！”

两人笑不绝口，也步往后场。

王妈妈很快回到台前，张口即说：“台下热滚滚，台上火热热，本团不惜重金请来苏州大美女，君小花和金小桃，两人美色天生，保证诸位瞧一眼，已经神魂颠倒，再瞧一眼，则已魂销魄散，当风流鬼去了！”

观众已按捺不住，有人喝叫：“快叫仙女出场啊！我们等不及啦！等得四肢都快发软了！”

王妈妈媚笑道：“四肢软了，小意思，别一支软了，那才叫麻烦！”

此话登时引来哄堂大笑。

王妈妈开了黄腔，见群众情绪已鼎沸，这才说道：“说的总没看的过瘾，上菜啦——”

一声喝令，全场鼓掌，王妈妈走向后台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两边出场，群众见其美绝天下，惊艳之余，大拍其手，色眼瞪的又大又圆，没有一个坐着，全挤向台前。

君小心皱眉：“怎会全是男的？！”

金王玉道：“他们怎么色眯眯？”

“当然是被我们美色所迷啦！”

“要醉不醉？”

“管他是男是女，先醉再说！”

君小心当下耍出教王胖胖的“贵妃醉酒”飞向台中，两眼一瞄，双胸撩颤，登时顿住，媚眼送往观众，霎时引来一阵掌声。

有人吼道：“好一个苏州姑娘，又媚又骚，有看头啦！”“大的国色天香，小的楚楚动人，嘿嘿！幼齿的更够味！快摇啊！”

群众尽兴大吼，君小心和金王玉则在上头使出浑身解数，醉得群众方寸大乱，每一次旋飞，裙子飘起，群众都倾头低瞧，两眼快喷出火来。

可惜君小心有意整人：“你们色，我就吊足你们胃口！”裙子一旋高，马上又伸手下压，惹得观众又急又爱，又兴奋又失望。

后台王妈妈瞧及君小心表演，不禁大大佩服：“果然是内行人，个中高手，老娘这下可有得赚了！”

两人在台上耍了十余分钟，观众有人已忍受不了，喝叫不已：“脱啊！脱一件，大爷赏五两银子！”

银子立即往台上丢去。

君小心暗笑：“妈的，全是色狼一群，叫我脱，我就脱！”当下摘往左发辫黄玫瑰往那人丢去，嗲声说道：“五两银子，只能买一朵玫瑰花儿……”

媚眼再勾，观众已鼎沸，一窝蜂伸手抢那玫瑰花，花瓣一时散开，观众乱成一团。

“美人花儿好香，就像她的嘴唇，我亲、我亲、我吞了它！”

“我怎舍得吞下？我要放在心肝里头，做我的美人梦啊！”

抢着花瓣者，或吞或塞往胸口、裤裆，任何粗鲁动作皆做得出来。

“脱啊！再脱啊！五两不够，十两如何？”

“我再加十两！”

“我给黄金二十两！”

一时碎银满天飞。

君小心暗啐道：“小气鬼，要是在中原，大元宝、大珍珠、大碧玉早就擢上来了，还以为多有钱？”

然而在边陲小镇，有如此出手，已是够吓人、够风光了。君小心和金王玉照例，能抛的都抛向群众，观众已然欲火熏心，怎能满足？有人忍不住已爬上台，想脱两人裙子，群众更是血脉贲张吆喝着，快把戏台给挤垮。

君小心哪能让他逮着？媚笑道：“相公太猴急了……”“不猴急，就快死疾了，美人啊！别走啊……”君小心故意让他追赶，若即若离，算好方位，故意绊跤，那人猛地扑来，君小心一扭身避开他，身躯也立起来，那人扑个空，摔向台下，唉唉大叫，压得人群一团吼。“一个不行，咱们上啦！”

又爬上台五名色眼昏花汉子，四下包抄，想逮着美人。君小心眼看要糟，唉呀唉呀娇媚直叫，跳向后边，见着汉子冲来，一手抓下背景布条，拉着金王玉掠向左后台，躲得老远去。

布篷被扯，刷拉拉全塌下来，罩得那五人没头没脸，群

众却是一阵欢呼，眼冒奇光九彩，原是后台十余女子正在偷瞧君小心、金王玉两人如何惹得观众鼎沸，现在布篷掉下来，她们有的仍未上妆，甚至未加衣衫，全身赤裸裸露在观众面前，难怪引起一阵骚动。

那群女子哎呀尖声直叫，四下乱散，极大部份却往前冲，因为台上银子不少，抢一锭，是一锭，有的观众为了大饱眼福，又抛来不少银子。

王妈妈见状，哪甘银子平白损失，赶忙出来吆喝，赶鸭子般，想把女子赶回去，但效果并不好。

此时爬上台的五名观众已钻出布篷，乍见裸女四处奔走，也借此毛手毛脚，逢人就抱、逢人就亲，那群女子并笑嘻嘻地半推半就，还是银子好，有的干脆伸手掏向抱来男人的裤袋，抓来大把银子，男人却抱得更勤，亲得更

凶，女人也就笑的更浪了。

君小心和金王玉见着此幕，已傻愣了限——这是何种剧团？怎会光溜溜，耍起来比妓院还快活？

金王玉窘红着脸：“他们在表演什么？”

君小心瘪笑：“原始人的欢呼。”

“怎会有人光溜溜？”

“那是光光秀。”

“可是还有的穿了轻纱……有点透明……”

“那是透明秀。”

金王玉窘笑：“怎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秀？”

君小心叹笑：“时代不同啦！什么名堂都有。”

“那我们刚才上的场……”

“叫做牛肉场！”君小心瘪笑：“现在的牛肉场不卖牛向，卖的是人肉。”

金王玉嗔笑：“他们当我们是什么人？”

君小心对答如流：“牛肉女郎。”

金王玉笑瘪着嘴：“这如何是好？要是传到金玉楼，我爹不打死我才怪？”

“那还算是幸运，若要把你嫁掉，那才头痛。”

君小心笑的甚瘪：“方才还真卖的得意忘形，歌剧团也罢，要是知道牛肉场，我可不敢那么明目张胆，一生英名就此去了。”

金王玉窘笑：“还好我们没脱，否则更严重了……”

君小心敲他一个脑袋，讪笑道：“你脱什么？你又能脱什么？连荷包蛋都没有，想脱都没得脱！”

金王玉窘笑：“也罢，免得我失了身，现在如何？咱们溜是不溜？”

“溜，不溜，将来如何见人？”

两人已准备开溜，向全场再瞄一眼，做了后的自我解嘲，方想离去之际，君小心忽然发现远处门口站了一名白衣人，手持玉笛，在灯光下特别显眼。

君小心怔愕：“会是华秋风？！”

金王玉闻言也瞧向那人，惊诧道：“真是他？！”

两人潜近些再瞧，终于见得他脸容。

原来华秋风养伤月余已康复，每夜以苗女解性欲，久了也会腻，久闻此处有牛肉场，也就前来瞧瞧，虽是远了些，若有美女，亦是值得，瞧他目光不停搜向内场，似乎曾见过君小心和金王玉演出，念念不忘两人再次出现。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真是冤家路窄，这色鬼竟然来了？可

省了我们不少工夫，有牛肉场好掩饰，今晚他自该上当了。”金王玉道：“不走了？”

“你没看到他目光不停往里头瞧？已经被你的媚力迷住啦！”

“我有这媚力吗？”

“有啊！艳光四射，还不到十二岁，是幼齿的！”金王玉窘笑：“就算有媚力，可是王妈妈要是叫我们再出场，我们要演什么？”

“脱啊！”

“脱？！你不是说我连荷包蛋都没有……”

“唉呀！脱一两件就行，露露肩头，肚脐眼，然后闪退，也够他们疯狂

啦！”

金王玉只好照办。

当下两人在后台随便找来轻纱，便匆匆回房，换下衫裙，拿来布条把棉花包缠向胸部，再着短裤，然后穿上红肚兜，再加上轻纱，最后才将衫裙给穿回去。

方穿妥不久，王妈妈又来请人，说是观众闹着要两人再出场。

君小心媚笑道：“妈妈，人家可是有价码的唷！”王妈妈眼睛一亮：“你也接客？！”

“干我们这一行，当然是赚得愈多愈好，在前场脱，多没意思，只要客人出得了价码，人又可以，王妈妈不也是内行人？”

王妈妈笑的鼻眼都快黏在一起：“果然是内行人，好，没问题，以你的条件，接一次客，可比演十场还来得划算，不知你的价码……”

“第一次就算奉送，我的那份就送给姊妹们，算见面礼啦！”

王妈妈呵呵笑不停，直道君小心够意思，将来必定好好照顾她。

“我这就去安排，你的价码，至少也值五百两，说不定还是黄金呢！”

她欢天喜地离去，有了价码一事，王妈妈自不能让君小心太早出场，和群众周旋了一阵，再派三四场火辣辣表演，也拖去不少时间，最后才又把君小心和金王玉给请出场。

后排布篷已再次张上，全台只见着两人，灯光暗了许多，凭添了不少朦胧美。

王妈妈大声喝道：“内行人注意看啦！好彩头，可别放过啊！”

暗语已打出去，内行者皆骚动不止。

君小心有意勾引华秋风，表演的甚是火辣，惹得群众血脉贲张，就快崩裂。

他露完肩头露背后，露完脐露大腿，不久玫瑰黄衫裙给解下，透明纱中见着红肚兜，体态更是撩人，谁又想得到他是男人身？个个如痴如醉，连华秋风也瞪直眼珠，口水猛吞。

骚扭一阵，君小心知道差不多了，哎呀尖叫一声，和金王玉同时抽出肚兜往人群抛去，群众疯狂猛叫，以为可见着美人撩人胴体，谁知两人一闪身，又都溜入后场。

群众一阵喧哗，情绪十分激动。

王妈妈立即出场，大声笑道：“美人如玉，岂能随便暴光？该看的大家也见着了，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激动，说是咱们耍花招，但是姑娘非本团人员，她只答应在第十天中的其

中一场，做最精彩演出，以答谢各位，各位若有耐心，或是值得一瞧，不妨天天来捧场，自有一天会如愿，姑娘所以要如此，无非想替恩客们守身如玉，各位请见谅！”

群众情绪不一，有的谩骂、有的期盼，有的却喜上眉梢，若能和如此美艳姑娘一度春风，倾家荡产也甘心。

有人开始喊价，王妈妈只是笑着直摇头。

终于有一人出价五百两银子，乃是一位仕绅，胖而圆，喊完价，他威风凛凛地睨向众人，笑声不断。

群众一阵耸动，五百两，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。

王妈妈也向这仕绅报以微笑，价码似乎差不多了。

此时华秋风轻掠上台，伸手抛来一张银票，冷道：“你去安排吧！”

话声方落，人已闪退，掠门而出，群众始终未见及他面目。

王妈妈摊开银票一瞧，两手直发抖：“京城宝通钱庄发出，黄金千两？！”

千两黄金，足可买十家店铺，让在场千百人吃上三年，如此大手笔，连那仕绅笑容也僵住了。

他嗔叫道：“疯了！千两黄金，俺可买下那种女人十余名，怎由得如此花钱法？”然而他却仍舍不得，只好自我安慰：“今天不行，明晚再来，总没人再跟我抢吧？”

想及明晚仍能和美人风流，他也露出色眯眯笑容。

王妈妈定过神来，频频笑道：“春宵一刻果然值千金，老娘混了大半辈子，除了一次在杭州百翠楼碰过以外，这还是第一次经手，真是老来行大运！”

当下也不再开第二场，打发观众走了，关起门，要那些牛肉女郎早早睡去，明儿分红，随后赶快找至卧房，告知君小心，还说那恩客十分英俊，是他修来福气。

君小心则千谢万谢她替自己找来客人。

王妈妈说及价码，短报了二百两，说是八百两黄金，要小心也留下一些，君小心就是不收，全要给那些姊妹们，要她们若想收山则收山，王妈妈表示一定转达美意，随后谈到安排接客，本来都在这卧房，但此客人身分似不同，得安排好些，乃决定在村落第三家，有个不错房间，只要花几两银子，叫那家人让出一晚即可。

她很快去办此事，也办妥了。

君小心怕金王玉出了纰漏，要他较晚再去，还得带一名女子去，那女子他已找好了，金王玉唯命是从，猛点头。君小心这才风情万种地往那温柔床——接客去了。

走不了几步路，进入此房间，还算宽敞，床铺为檀木所造，十分硬实，铺有丝花毯被，睡起来软硬适中，在这小村落有此床铺，也算是奢侈品了，床前还有小八仙桌，桌上蜡烛光线柔和，木桌左侧则为板花窗，除此之外，不见豪华之处。

君小心早想好要如何以美色迷惑华秋风，他先躺在床上，摆出楚楚动人姿态，等着鱼儿上钩。

约过一个更次，华秋风风度翩翩地已进门，见及美女在床，两眼闪过一丝淫波，笑的也邪。

“不知姑娘是何人氏？怎会沦落至此？”

君小心装得楚楚怜人：“不谈了，家父本在当官，哪知行官上任途中遇了土匪，父母遇害，我们姊妹遭蹂躏，又被卖来此，现在只想赚了钱还债，也好早日脱身。”

说到伤心处，泪水快滴出来。

华秋风不禁看呆了，这模样，他只有在二十年前瞧过一位美人，她正是自己心目中高攀不起的孟瑶仙子，尤其是那双下巴、粗眉毛，简直就是她的化身。

君小心暗中瞄他，发现他的左脸已故意弄得较黯黄，才不会明显露出阴阳差别，不禁暗笑。忽又见着他傻愣愣地望着自己，深怕露了破绽，赶忙装笑：“不说了，害公子情绪大坏，小女子过意不去。”

华秋风这才发现失态，淡笑一声：“怎会呢？在下是被姑娘花容月貌所迷，才会如此失态。”

君小心浅颦一笑，装得又娇又柔：“多谢公子夸奖，小女子一介庸脂俗粉罢了。”

华秋风想纵声大笑，又怕惊动佳人，把笑意敛小，轻笑道：“姑娘要是庸脂俗粉，天下再无美女可言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君小心脉脉含情，瞧得华秋风欲火大动，已靠向床沿，伸手往君小心下巴勾去。

“你是真的美，美若天仙，要让我心动的女子不少，你却是其中一人。”

君小心暗叫恶心，甚想咬断他手指，却又只能含情发笑，他现在觉得以色诱人，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

“小美人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杀了那土匪，还会赎回你身躯，只要你能陪着我……”

“真的？！若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会侍候你一辈子……”

“你……一定能侍候得很好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华秋风已欺上来，开始毛手毛脚，张嘴想乱亲。

君小心发现他四颗门牙已补齐，想是不敢以此见人，看他那张嘴，实是厌恶难忍，也顾不得再深一步调情，立即咬破嘴中暗藏迷药，轻轻吹往他脸上。

华秋风已被美人所迷，又哪知牛肉场女子会下迷药？而此药又淡又轻，他只觉得美女呼吸幽香如兰，愈吸愈舒服，愈沉溺于爱欲交流之中，眼睛也就朦胧了。

“美人儿，我要你永远当我妻子如何？”

“可以呀！只要你愿意，我愿侍你一辈子……”

“那……我要你了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怕……我要吹熄火烛……”

“不要怕嘛……你等等，我就来……”

君小心撒娇地推开华秋风，赶忙奔向烛台，猛将火势吹熄。

此时金王玉早就带来那名女子，见及里头烛火熄灭，马上推开木门，细声道：“来了……”

这声音还是被华秋风听去，迷糊说道：“什么来了？”

君小心赶忙嗔声道：“人家怕你等急，所以很快就来了！”

他牵那女子，她身材和小心差不多，酥胸耸挺，颇具弹性，只着一件薄纱，体态十分迷人，只是脸容较丑些，但在黑夜中也就没什么差别。君小心和她谈好五十两银子代价，要她只接客不说话，她也欣然答应，此时见着两人使出李代桃僵之计，也暗自觉得想笑。

君小心把她送往床头，华秋风摸得她只罩外衫，柔嫩肌肤尽摸得着，淫笑起来：“原来你在脱衣衫，为何不让我帮你

脱呢？”

君小心怒眼瞪他，话声却嗔：“人家不敢嘛……而且如此侍候您，不是更好么？”

那女子不说话，动作却推推就就，惹得华秋风欲火更炽，立即将她按倒，

上下其手开始乱摸。

“美人啊！你真是尤物，容貌美、身材更佳……我快被你迷死了！”

那女子被抓摸得似也欲火翻升，不停呻吟。

如此一来倒省了君小心不少麻烦，眼看华秋风药力已发作，除了欲喘之外，不再胡乱问话，两人已褪光衣衫，扭成一团，君小心这才溜出房外。

金王玉细声问道：“如何？”

君小心窃笑道：“狼儿发骚了，再也顾不得谁是谁？有女人便行，何需我这绝色女子侍候？”

金王玉呵呵笑道：“你的美色还真是天下难寻，我都快被你迷住了呢！”

“少色啦！要迷住，戏台那边牛肉女郎那么多，要我帮你挑，还是你自己选？”

金王玉干笑：“那个不一样啦！我还没到达那种地步，我只是想不出，有谁可以跟你相比……有了！有一个人……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就是在七巧轩，把你救出来那位仙子，她跟你有点儿像……”

“我有这么美吗？！”君小心反而觉得若有这么美，那该值得骄傲。

金王玉笑道：“你真的跟她差不多。”

“该不会是我们都有双下巴，你就说很像吧？”“不，还有眉毛……好像全部很像……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哥哥来扮，可能就更像喽……”

“该是如此。”

两人还想再扯，里头已传来急促呻吟声，想是快有了结果，两人遂收回心神，注意发展。

未多久，房门已开，那女子头发散乱却面带笑容走出来，拇指往里头指去：“摆平啦！小妹们，他可是好货色，不知你为何不要？”

君小心含笑：“我自苦衷，多谢姊姊帮忙，还请别说出去。”

又是一锭大元宝，那女子欣喜不已：“我自会替你守秘，明儿见，我走啦！”

边走边穿衣衫，远远却传来：“有如此多银两，怎会混在此？”……她满头雾水直摇头，淡笑不已。

金王玉道：“摆平了，现在该如何？”

君小心瞄眼：“换你上啊！去料理他！”

金王玉窘笑：“我不行，我是男的……”

君小心立时给他响头，呵呵笑起：“谁叫你去办那种事？我只叫你看好他，我累啦！想休息，真是人小鬼大！”金王玉瘪笑着：“我哪知你只要我看人？”

“其他的，你行吗？”

金王玉于笑着，猛摇头。

两人遂往里头行去，黑暗中仍可见着华秋风赤裸裸，呼呼大睡。金王玉细声道：“明天怎么办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当然是以美色迷住他，然后我就偷偷失踪，你就告诉他我回到七音城，在半月后的夜晚前去，即能找到我。”

“要是他没去呢？”

“那表示我的媚力失败了。”

“要是他去了呢？他不一定会吹笛。”

君小心谑笑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咱们把他逼入雾区，然后再引动琴音，这色鬼逃不掉、出不来，又受琴音干扰，在无法忍受之下，他一定得吹笛抗拒琴音了。”

金王玉频频点头：“对喔！倒不一定要他答应才行，可是若你走了，那玉情萧的下落该如何问他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待我明天套他话，套不着就用偷的。”

“那也是办法，你先睡吧！我看着他。”

当下君小心已倒地入睡，金王玉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华秋风，然而君小心折腾一夜，他还不是累得脚软，不知不觉中已睡着。

及至五更将过，华秋风幽幽醒来，天色仍黯黑，瞧不清四处，他伸手一摸，刚好碰及金王玉，一声淫笑，又腻了过来。

“小美人，你还好吧？”

他张嘴就亲，金王玉沉睡中被亲醒，登时尖叫，赶忙把他推开。

华秋风惊愕：“小美人，伤着你了？”

此时君小心也被吓醒，发现此场面，立时将金王玉拉往床下，他唉呀一声，摔了下来，君小心狠狠敲他两个脑袋，警

告他竟然如此不小心，金王玉虽疼痛，却两手掩口，再也不敢声张。

华秋风见他摔倒，一时心疼，欺身过来：“小美人，摔疼你了没有……”伸手即抓。

君小心立即迎向他，怨声道：“好疼喔！膝盖疼……”

“你替你揉揉……”

华秋风淫笑声起，尽吃豆腐地揉着小心膝盖，越揉越滑向大腿。

君小心立即给他一掌，打掉他右手，斥笑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要……”华秋风欺身将他抱住。

君小心甚是恶心，嗔声叫道：“不行……昨夜你要过了……”

“人家爱死你了，还要嘛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你不行，我行就好了……”

君小心挣扎，华秋风反而更兴奋，猛抱、猛亲，又想苟合。

君小心自不愿让他亲着，左闪右躲，华秋风硬是不罢手，玩的更来劲。

“他妈的！你当我是男妓？”

君小心实在受不了，顾不得什么美色迷惑他，一巴掌打得他眼冒金星。

华秋风愣住了：“你……你打我？”

“找你又怎么样？我还想宰了你呢！大色鬼，昨天要了，今天还要！”

君小心已变回男人声音，华秋风更是惊诧：“你……你是男是女？！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昨天是女的，一过天亮就变成男的了。”

“你，你是阴阳人？！”

“你才是阴阳人呢！”

“那……这……我昨夜明明……你是人妖？！”

“妖你的头，我是来收拾你的！”

君小心先发制人，一掌又打得华秋风滚跌床下，他猛扑下来，华秋风虽有反抗，但只一封掌，却未注意另有金王玉躲在床下，一不小心，穴道已被金王玉点着，整个人已软下，君小心刚好扑至，打得他落花流水，愤恨难消。

“你是谁？”华秋风怒道。

“我是你最恨的人。”

君小心往窗户推去，淡淡朝阳透来，房室已亮，君小心和金王玉绝美容貌已清清楚楚现在他眼前。

他见着的仍是绝色美女，更是不解：“你我曾经认识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不但认识，还结了一辈子的深仇大恨呢！”

“你会是谁？！”

君小心想想，拉往金王玉假发，金王玉唉唉痛叫：“别拉别拉，绑得太紧了……”

君小心没办法，只好把他假发往前翻去，露出光秃秃后脑勺，两人谑笑不已。

“看见了没有？这是他的注册商标。”

华秋风先是一愣，随即怒意激升又惊惶失措：“会是你们？！”

君小心哈哈大笑：“是啊！大冤家，咱们又见面了，第二回合，你还是一样，落水狗一只。”

华秋风又惊又怒：“你们怎会在牛肉场？！难道你真是阴阳人？人妖？！”

“你才是阴阳人！”君小心猛扯他眉毛，讪笑不止：“来牛肉场，就是专钓你这淫色之徒，怎么？昨夜还快活吧？”

华秋风实是想不通昨夜风流事，此时却由不得他多想，怒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让你报仇啊！你不是想喝我血、啃我肉？”

华秋风冷哼一声，未再说话，他此时如落水狗，又能如何报仇？恨得咬牙切齿。

君小心笑了几声，说道：“其实你也不必太难过，我此次前来，是想找你谈生意，不知你有无兴趣？”

“此仇不共戴天，没什么好谈！”

“你不想谈，我还是要说，只是想请你到太行山吹笛子，我的条件可十分优厚，足可让你心满意足，最基本就是告诉你，让你恢复青春美貌的方法。”

华秋风有点动容，却未开口。

“当然你会怀疑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爷爷就是阴不救，他懂得方法岂只千百种？随便说出一种，就能叫你三十年不必洗脸，还是一样青春永驻。”

华秋风暗道：“原是阴不救孙子，难怪懂得水晶果功效，自己虽心动，但颜面岂能挂得住？何况逮着两人，仍可取血，得到治脸功效。”态度又硬起来，冷斥：“你我深仇大恨，不必多说！”

君小心轻叹：“有时候机会只有一次，但仇怨却可以延后再算，不知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“唉呀！喧宾夺主，叫的那么大声？你吼什么劲？”

君小心一巴掌又打得华秋风脑袋猛晃，假牙也掉了出来。

金王玉踩向那假牙，讪笑不解：“好厉害呀！他的牙齿怎会长的如此快？一个月不见就冒出来了？！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如此宝贝，怎能糟蹋了呢？”

又把踩黑的假牙装入华秋风口，他虽挣扎，却奈何不了君小心力道，硬被装回口中，恨得他两眼喷火。

君小心道：“看样子，我们是谈不拢了，那该是你倒楣。”

抓起床边玉笛，指向华秋风，似笑非笑道：“现在你可以告诉我玉情萧的下落了”

吧？”

“你们……跟她有何关系？！”

“没关系，我们是月下老人，想替你们拉红线，谁知你硬是无情无义，我也莫可奈何，只好把她介绍给别人啦！”

“介绍给谁？”

“名气可比你大多了，譬如说七音城主，或是天下第一当，你惹得起吗？”

华秋风怒斥：“你敢？！”

虽然他风流成性，却对玉情箫一往情深，那是他初恋，也是最珍惜的爱情，不容他人侮辱。

君小心讪笑轻道：“我不是在进行吗？有何不敢？”

金王玉道：“那是你不要，我们只好再找别人啦！”

华秋风怒极反笑：“你们休想如意，我不会告诉你们她的住处。”

“我想你不吃苦头，也是不会甘心说出来！”君小心抓起玉笛，往他脑袋猛地敲去，咔然一响，华秋风闷哼难忍，他还是不说。

“当然啦！你这色鬼，脑袋并不怎么重要，卵蛋可就不一样了，你不说，我就把你砸成太监！”

玉笛往他下体打去，华秋风痛得脸色发白：“你……敢……”

“不说是不是？”

君小心砸得更猛，华秋风唉叫一声，吓昏了。

金王玉哇了一声：“这么没用，一下子就吓昏了？”

倒出桌上茶水，将他泼醒，君小心还要他把茶撒在地上。

君小心促狭谑笑：“这么没胆，连尿都吓出来了？”

华秋风脸色一阵青白，还是不说。

“你不说？好吧！太监是当定了。”

君小心不再留情，玉笛猛往他卵蛋打去。

华秋风吓得面无血色：“她在绝情谷。”

金王玉已欣喜笑道：“有答案啦！大功告成了。”

君小心却冷笑不已：“别人可以骗，你也想骗我？”

玉笛猛挥，疾往下砸，华秋风见状，没命尖叫：“她在天河山百花谷，不要……啊——”

尖叫一声，玉笛好猛砸下去，叭然痛响，华秋风又吓昏了，此次当真屎尿尽流。

“嗯，好臭！”

君小心和金王玉掩口跳开，瘪笑不已。金王玉笑问：“这次是真是假？”其实君小心早感应出华秋风所想的地方，没想到他却有意隐瞒，才恨由心生，一口气又将他左大腿给打得肿胀骨折，他终于说出实话。

君小心笑道：“屎尿都流出来了，还假得了？”

金王玉轻笑：“一代色鬼在此被吓或如此，也算是大新闻啦！不过我总觉得奇怪，他武功那么高，怎会老是栽在我们手中？”

君小心贼笑：“那是他没有把‘色’字研究得很清楚，当然要栽斤斗，呵呵！凭我的姿色，天不男人还没几个能逃得了我的美人关呢！”姿势一摆，更是动人。

“这是事实，大侠现在可以多封一个外号——天下第一美人，保证轰动！”

君小心耍耍姿势，仍收势，笑道：“也罢，咱们总是男人，何必跟女人抢饭碗？再说这一搞下来，不变成女人，也会变成人妖，尤其这身打扮，大堆衣服，

压得我透不过气来，还得天天梳妆弄头点胭脂，不烦死才怪，我还是觉得当男人好。”

金王玉抓抓头发，有此同感：“当女人果然麻烦多多……对了，何不把这色魔变成女人，要他一辈子麻烦多多。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本是如此想，但是这种事，留给跟他有深仇大恨的人去办，要我阉他，我还嫌脏呢！”

金王玉猛点头：“对，愈看他愈脏，连牛肉场的女人也要，有失武林风范！”

